

民國二十六年夏

武

進

禱

釋越

武

進

瑞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武德論一冊

精裝每冊實價大洋二元八角

著者 繆斌

代售處 開明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六年夏

武
酒
瑞

楊越



自序

頻年于役革命。鮮究學問。自經解綬。五歷星霜。潛居鄉里。閉門讀書。其間嘗遊美日。藉資考察。靜觀世變。風雲日亟。國難洊臻。有非余初衷所及料者。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今日之果。必有前日之因。於是益欲窮究其癥結之所在。友朋期望殷切。有以不赴國難。相責者。有以不應消極相責者。余均應之曰。學優則仕。古有明訓。以余譴陋。正當問學。况身膺國難。欲具撥亂致平之效者。又非有大識見大學問不爲功。是以雖痛心於國難。益慚疚於學問。數年以來。研究日本。深知彼邦所以興隆之故。以爲其精魂之所寄。厥在於有一武士道。武士道雖發源於鎌倉時代之武士。而實完成於德川時代初期之山鹿素行。本武士之素質。加我國儒教之精神。使文武合而爲一。士道而冠以武名。尤得儒教精神之真髓。於是聖學不行於中土。反昌盛於日本矣。惟然。兩邦維新。雖發機於同時。而局勢優劣迥異乎今日。以日本之土地。不如我廣。以日本之人口。不如我衆。以日本之物產。不如我富。彼則以蕞爾三島。雄飛全球。我則以泱泱大國。反爲雌伏。余思之。余重思之。無

他。有武士道與無武士道之別耳。

然武士道者。固我中國之產物也。我民族之所以能爲東方大陸之主人者。非武何。以至。自我黃帝降自崑崙。造弧矢之利。四征八討。削平異族。於是由夏禹之萬國。至殷湯而三千。由周初之八百。至東遷而百二十。由春秋之十二。至戰國而七。及至秦始皇而統於一。其間優勝劣敗之理。莫不由於武德之盛衰。武德者。文武合一之道也。吳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可知興亡之道。在於文武不可偏廢。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是桀紂之亡。非亡於武。而亡於德也。湯之興也。良車七十乘。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桀。周之興也。率諸侯八百。虎賁三千人。戰於牧野。遂滅殷。湯武雖以兵定天下。然均積德累仁。而後始可成功。卽以秦之統一六國。亦以孝穆以來。施行德治。荀子所謂「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秦以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非僅武力也。德也。自秦而後。武德衰矣。盜取天下。以爲家私。然歷代興亡之數。猶以武德之有無爲斷。若非秦銷兵器。鑄金

人十二。陳勝吳廣則不能揭竿而起。劉邦非約法三章。不能勝項羽而繼秦統。魏晉崇文。遂啓五胡之亂。隋唐尙武。故能威鎮四夷。然不旋踵而尙文之風又盛。浸以衰亡。宋明重文輕武。南宋北宋。雖前後有數十聖賢。不免滅亡。明末之際。忠臣烈士。指不勝屈。社稷亦屋。昔承桑氏之修德廢武。宋明固已蹈其覆轍。况比比者又德之不修者乎。元清之興。全尙武功。及其亡也。又食文弱之弊。以文不文武不武之宋明。驟遇一尙武之民族。不亡何待。時至今日。中國之文不文武不武。亦猶宋明之季也。而尙德尙武之民族。環視以伺我隙者。如虎狼之於牛羊。證之興亡之理。今當陽九之會。存亡絕續。千鈞一髮矣。

夫陰陽運轉。否極泰來。西洋不有中世之黑暗。亦無文藝之復興。我三代以下二千餘年之歷史。亦一黑暗時代也。東洋之文藝復興。殆將肇端於今日歟。自文武分而聖道微。亦藝亡而眞學失。三代而上。文武爲一。六德六行六藝。並以教民。三代而下。文武爲二。六藝改爲六經。德行變成文章。由是而文武才偏。徒相指訾。而眞文眞武失矣。古之取士。必以德行道藝。平居則雍雍揖讓。素習戰勝之具。有事則糾糾桓桓。執干戈以衛社稷。名之以文德。實歸於武用。人非武不能生存。而欲使武力强大者。則文德也。故武而有文德。

者。則爲止戈之武。武之至精而至善者也。自文武分爲二途。而文德之所以爲武用者。其道遂失。於是文之爲文。失其歸趨。武之爲武。失其根本。文人無武。流品夷於乞丐之下。娼妓之上。武人無文。世俗遂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之諺。文而夷與乞丐娼妓爲伍。武而淪爲流氓地痞。此秦漢以後二千餘年之歷史。吾所以謂之爲東洋之黑暗時代也。

雖然。東洋文明發源於我中國。文藝復興之責。舍我中國。其誰與歸。疇昔閉關時代。承三代文明之餘光。尙龐然而自大。自門戶開放。外侮迭乘。遂失其所以自信。以追逐西洋之文明。不知根基敗壞者。不可以建築。是以數十年來之維新。僅得沐猴而冠之怪現象。反致國力日敝。不可收拾。憂時之士。有提倡新文化者。有提倡舊文化者。有提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有提倡中國本位文化者。凡此種種。要皆對於中國文化。發生疑問。然中國之文化。未可一例而論。三代以上。與夫三代以下。截然不同。三代以上之文化。我東方文明之眞文化也。三代以下之文化。我東方文明黑暗時代之文化也。故以黑暗時代之文化。爲中國文化。致成中國文不文武不武者。宜其深惡而痛絕之可也。若夫三代之文化。正東方文明精神之所寄。正西方文明求之而不得。又正爲我今日文藝復興之所

託基也。夫有教無類。文化本不限於中外。道無古今。真理原可以普及。我三代之文化。三代之道德。真理之所在。固不僅適於今日之中國。且亦適於今日之世界也。然時異世變。今古不同。若欲事事復古。後聖必爲先聖所笑。復興三代之文化。殆復興其精神耳。

三代之文化。一言以蔽之。曰武德而已。余觀日本之隆盛。能得我三代之文化者。是以有武士道之發展。於是以東洋之武德。用西洋之機械。以十八世紀之生活。爲二十世紀之生產。故遂突飛躍進。不可一世。余讀其史。若吉田松蔭。西鄉隆盛。乃木希典。東鄉平八郎等。乃至一二八役之空閑少佐者。武士道之精神。實足媲美我三代之人物。反觀我國。若甲午戰役之將領。如衛汝貴。葉志超。龔昭瓊等。皆對太監李蓮英。奉厚贄。稱受業。卑鄙惡濁。人格掃地。故雖有南北洋艦隊之實力。定遠鎮遠二艦赴日之耀武。率如羊蒙虎皮。一擊卽破。辛亥而後。軍閥專國。其能以武德著稱者。殆不可得。而國是亦日益敗壞。雖然。亡羊補牢。未足爲晚。一言興邦。古有明訓。以余淺學。不敢不勉。於是窮一年之力。著成武德論三十篇。首述以武生存之道。繼述文爲武用之理。使文武合一而歸於武。繼將二千年來以爲文聖之孔子。指出其武德。以校正孔子非武之謬說。繼說明王霸之分。以王

道爲霸道之擴大。糾正王道尙德不尙力之偏見。繼述剛柔之理。說明柔道卽爲武道。非柔道之不用武也。繼述動靜出處之理。以示我易道之民主精神及其德治主義。於是更列舉固有之德目。如仁。義。禮。智。信。忠。孝。勇。節等。以及日常生活上習見之名詞。如榮辱。勵志。養氣。義利。質樸。器度。謙讓。公私。心學。敬慎。知行。慎言。兵器。技藝等等。一一爲之闡述。證以新義。以合於武。而古人之以武德著稱者。亦爲之羅列。以昭翔實。雖引例不免於駁雜。然明道務求其詳盡。所惜恩恩屬草。未能盡其所懷。倘能不墮往聖之絕學。開東洋文藝復興之機運。則茲書之作。豈徒救亡圖存而已哉。海內先進。倘不吝賜教。予以指正。則尤所企幸。是爲序。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序於上海。

武德論目錄

自序

第一篇 武德與生存

第二篇 武德與文德

第三篇 武德與孔子

第四篇 武德與王霸

第五篇 武德與剛柔

第六篇 武德與動靜出處

第七篇 武德與仁

第八篇 武德與義

第九篇 武德與禮樂

第十篇 武德與智（兼論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

第十一篇 武德與信

第十二篇 武德與忠

第十三篇 武德與孝弟

第十四篇 武德與勇

第十五篇 武德與榮辱

第十六篇 武德與氣節

第十七篇 武德與勵志養氣

第十八篇 武德與心學

第十九篇 武德與敬慎

第二十篇 武德與克己自省

第二十一篇 武德與物我公私

第二十二篇 武德與義利是非

第二十三篇 武德與清介廉恥

第二十四篇 武德與質素儉約

第二十五篇 武德與威儀器度

第二十六篇 武德與慎言

第二十七篇 武德與謙讓

第二十八篇 武德與知行

第二十九篇 武德與兵器

第三十篇 武德與技藝

武德論

繆斌著

第一篇 武德與生存

欲明武德之本義者。當先明生存之真義。生存者。萬物之所同欲也。然有時而不能生存焉。不能生存者何。無抵抗力也。天地一動力也。人生亦動力也。凡有動力。則必有反動力。此之謂抵抗。亦自然之法則也。能有抵抗力者。即能生存。無抵抗力者。必至滅亡。有生之物。莫不具抵抗力而生。然有優劣之別。善惡之分焉。優者善者。適於道也。順應自然之法則者也。劣者惡者。不適於道也。違反自然之法則者也。人爲萬物之靈。其抵抗力最大。然亦有優劣善惡之分焉。優者善者生存。劣者惡者敗亡。何也。優者善者。能適於道而順應自然。具較大之抵抗力也。劣者惡者。不適於道而違反自然。具較小之抵抗力也。天道至公。一依於動力與抵抗力相等之自然法則。而判其優劣善惡。而優劣善惡之道。則

求之在我。所謂自求多福。卽此意也。

然則我者爲何。考之說文。我者施之自身之謂。從手從戈而成之會意字。一曰古文殺字。由此可知以手持戈而成我。則我之眞義本持戈抵抗之謂也。故能持戈抵抗者卽有我。不能持戈抵抗者。卽不成其爲我矣。夫持戈抵抗者。謂之武力。武者何。說文。武之本字爲戈。從戈從止而成之會意字。武者撫也。戡定禍亂之謂。夫戡定禍亂。卽所以愛撫人類。司馬法曰。一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卽此意矣。說文又曰。止戈爲武。所謂止者。卽大學之所謂在止於至善之止。武與我本不可分離。我手持戈而止於至善。卽爲武之止善之義矣。

武者非僅戰鬪力之謂也。然世之所謂武者。僅指戰鬪力而言。此非武之本義也。吾欲明此武之別於彼武。故名之曰武德。武德者何。卽以我之抵抗力止於至善之謂。能止於至善。則我之抵抗力將沛然莫之能禦。善者何。道德之謂也。抵抗力之止於至善。卽武力與道德合一。卽我所謂武德之眞義也。故武力之表現。卽爲道德力之表現。道德力之表現。卽爲優者善者適合於道。順應自然法則而生存之力也。故人之生存必依道德而

道德之表現必依武力也。

世有以謂講道德者不必講武力。謬矣。講道德而不必用武力者有之。如孫子之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亦卽所謂神武不殺之道。能防止戰爭於未發。此武德之至善也。然有道德者。非無武力也。有道德者之武力。必大人將望而畏之。故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若夫講道德而無武力。則馴如羣羊。遇有暴力之凌侮。則無力足以抵抗之。蓋狼固不以羊之多寡而卻步也。我國往昔自以爲道德之士者。往往鄙薄武力。以爲談仁說義可以息干戈而退甲兵。茲誠所謂與虎謀皮。狼前羊鳴。徒爲敵所笑耳。然此輩豈真有道德之士哉。真有道德者。則仁者必有勇。孝者必力戰。義者不顧身。自反而縮。雖千萬人而往之。何其武也。由此可知講道德而不武者。非講真道德也。

今世又有講道德而爲和平論者矣。曰：「人類同胞也。四海兄弟也。人類相愛在平和生活。世界之理想也。」又論戰爭之罪惡曰：「戰爭者。殺人之行爲也。殺人而公然大殺。罪惡極矣。通常殺人。必刑以大罪。戰爭殺人。則愈多而愈有功。豈非世間之大矛盾。

耶。無論如何。戰爭犯殺人之罪者也。」又曰「爲平和而戰爭之說。詭辯也。戰而勝。不特確保其地位。抑進而不得不益修軍備。戰而敗者。則日夜以冀復仇雪恥。故養兵力整軍備。見機而行復讎。是故第一戰爭。卽生第二戰爭。恆久之平和。則終不可見。戰後之平和云者。不過下次戰爭之過渡期耳。故以戰爭而期平和。是以油灌火之類也。愈灌而火愈熾。欲求永久平和者。則必不出於戰爭。必也裁撤軍備。消滅武器。而後可矣。」此大類於墨子兼愛非攻之說也。

夫人之欲平和。猶飢之思食也。然人類之歷史。一動力與反動力相生相尅之歷史也。動力與反動力平衡之際。卽爲適合於道。順應自然之法則。而平和得矣。一旦動力與反動力失其均衡。則崎嶇立見。如水之有高下。奔流放決。而戰爭生焉。故戰爭者。正欲使不平者平。不和者和耳。不能使不平者平。不和者和。則非真正和平之說也。且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天道運行。適者生存。春生秋殺。優劣善惡。於焉以分。此自然之法則也。天之於萬物。猶園夫之治草木也。過盛則芟夷之而已矣。拳曲擁腫。則拔除之而已矣。夫惟如是。故其所養皆嘉葩珍菓。而種日進也。去不材而育其材。除劣種而養其優種。天之於人也。

亦何獨不然。保其善者而去其惡者。生其適者而死其不適者。故人類必向善以適其生。去惡以保其善。天道無私。惟善是佑。如此則人類之鬪爭。善與惡之鬪爭耳。適與不適之鬪爭耳。此無可避免者也。善與惡之分際。無他。抵抗力之大小而已。適與不適之分別。無他。善養其力與不善養其力而已。是故有爲善者而不敵惡矣。無他。不善養其力也。不善養其力者。亦非眞善也。牛羊非不善也。然爲人所宰割。無抵抗力耳。無抵抗力者。卽不能謂之善。不善者。卽不適於生存。此天道也。故牛羊雖善焉。而天未佑之。由此可知人而不養其力。則不能生存。國而不修其武。則不能立國。

我之爲我。必以手持戈而成。國之爲國。按說文。國。古文或。從一。地也。從口。以戈守之。西洋於國之解說。亦曰有土地之區域。而其民任戰守者曰國。中西字義皆謂國乃建立於武力之上。考之歷史。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陣。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自周以下。莫不以武開國。由此可知武爲立身立國必然之事。豈可廢哉。故墨子與平和論者之寢兵兼愛之說。實不知根本之論也。管子於立政九敗解中。力闢寢兵兼愛之說曰。一人君唯毋

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境之士，修百姓無圍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世，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責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欲生存，卽不能無戰。爲生存而戰，抵抗力之謂也。抵抗力發於自然，而能使抵抗力止於至善者，則武德尙矣。世亦惟有武德之戰鬪，方足以成功。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武德之戰鬪也。故武王一戎衣而安天下。古之帝王所以成功之道，莫不以武德勝者。方其紛擾之際，莫不有武力焉。而勝敗之所繫，則在於有德與無德。有德者則得衆，無德者則失衆。得衆則力大，失衆則力寡。於是勝敗分焉。夫「天下往之之謂王，」能善羣者之謂君。此卽有德者得衆之謂也。故桀紂失德而成獨夫，舜一歷山之農，而一年所居成聚。

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見史記）。天下之士已多就之。武王地方百里。而八百諸侯會之於孟津。而皆有德而能善羣者也。故舜雖未以武力取天下。而取天下之形勢。已不待受禪而早成矣。周已三分天下有其二。故一戎衣而安天下。此皆武德之功也。歐戰之起。由於德國之瀆武。其德行尙不足以服天下。而欲以武力征取。此所以犯衆怒而敗於聯盟也。秦之兼併六國。論者每以謂力征經營之果。不知秦自孝穆以來。施行德治。固非僅恃武力也。觀乎荀子疆國篇之所言。可以證矣。「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而不流汗。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枯。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荀子對於秦之內治。極贊。若此。可知秦之所以兼併六國者。豈僅武力哉。武德之功耳。

生存競爭固自然之法則也。然競爭與鬪爭相異。競爭者與萬物並存而各盡其力。以止於至善者也。如競賽然。以同一出發點而爭之勝負也。故競爭之爭爲公理的。爲人類共存共榮之進化的。其根本爲善。鬪爭則不同。其動機爲侵害掠奪獨霸嫉妒。故其努力不向前而向後。不與人爲善。而惟害人爲善。如軍閥之鬪爭。其動機爲個人之武功。帝國主義之侵略。其動機爲獨霸階級之鬪爭。其動機爲嫉妒。故鬪爭之爭爲私意的。爲妨害人類共存共榮之進化的。其根本爲惡。爲善之爭卽爲武德。卽爲義戰。爲惡之爭卽爲瀆武。卽爲混戰。孔子謂「春秋無義戰」。卽無武德之意也。

我國武德之義始見於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謂「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公。安民和衆。豐財者也。」管子亦有武之八德。曰「夫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由此觀之。武德之涵義範圍甚廣。立國之道可以武德盡之矣。武之意義本須止戈於至善。而至善者卽大學之道也。由大學之道所發出之武力卽爲武

德。故武德之涵義。乃經國安民之大道也。惜此義未能發揚光大。而世之所謂武者。僅指戰鬪能力而言。與武之真義相去遠矣。夫戰鬪能力者。隨有生以俱來。人之本能也。故古之造字以手持戈爲我。而我字與殺字通。卽此意也。然人類戰鬪之本能。不範之以道德。止之於至善。則將好勇鬪狠。互相殘殺。奔流決放。無有已時。而人類無文明之可言矣。故聖人出而象天之則。取法於地。以爲道德。使人之戰鬪能力。有軌可循。必使之殺人而能安人。殺伐之事。一以道德爲本。爲道德而殺人可也。爲道德而殺身亦可也。蓋道德者。人類共存共榮之正途。爲人類共存共榮而殺人殺身。此武德之所以爲經國安民之大道矣。

第二篇 武德與文德

武德非僅爲戰鬪能力。乃經國安民之大道。前篇已略述之矣。然世所謂經國安民之大道者。乃文德也。今又言之武德。然則文武者。一而二。二而一乎。抑文爲文。武爲武乎。所謂文武。一元乎。二元乎。茲不可以不明。考之我國之素習。每分文武爲兩途。是文武二元論者也。故於人也。有文士武人之分。國家考選。有文科武科之別。功業學問。有文治武功之異。乃至祭祀配享。亦有文廟武廟之稱。至今尙有長衫同志與武裝同志之說。文武兩途之觀念。固已深入於人心。習以爲然。不知此乃我國二千年來所以迭受外族之凌夷。與亡國之禍之癥結所在也。

夫文武合一者。天地之性。兼用文武者。萬物之道也。人之一身。固有文武之道焉。心爲之主。耳目口鼻手足爲之使。居常則以揖讓爲文用。有事則以格鬪爲武用。其居常則心元首也。耳目官吏也。而手足人民也。有變則心大將也。耳目偏裨也。而手足兵士也。且何獨於人也。龜鼈蟹蚌之類。莫不有甲。皆其守禦之具也。依其肉之大小周圍。設衛以抵

禦外侮。唯至於絕不倫者而後屈焉。兕虎鷹隼之屬。有爪牙角距。則皆攻取之具也。一依其養之多少。攬拏觸噬。以便攻取。唯至於已不敵者而後屈焉。下至無情之草。有根必藏之。至深之下。木有實必懸。諸至高之上。爲高爲深。皆設險也。而爲之甲以護之。爲之芒刺幹枝以格之。亦設險也。彼物之可利者甚衆。所以不能盡其類者。皆捍衛之功也。由此觀之。天下無物無文武也明矣。彼爪角枝芒之屬。何詎不爲飾觀而非文用也。又何詎不爲堅固而非武用也。故文武者。天地人性兼文武者。萬物之道也。一物之微。猶不可以有文無武。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國乎。

然而天地一動力也。如旋轉之輪。晝夜不息。有動力。則必有抵抗力。萬物之所以生存於天地間者。賴抵抗力與之適應故耳。是以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者。其抵抗力最能適於生存故耳。人之生存也。有文有武。文所以治生。武所以衛生。耕田力作。禮樂書數。文也。所以治生也。攻城野戰。斬將奪旗。武也。所以衛生也。徒文則無以爲衛。徒武則無以爲治。必也文武兼資。而人之抵抗力大矣。故文武之道。異用而同途。文有文之力。武有武之力。其文也。所以爲武。其武也。所以爲文。如人之有手足。鳥之有兩翼。

獸之有爪牙，車之有兩輪，皆相須相成者也。故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者。文武合一，適合於生存之自然法則也。

不知文武之義者，每分文武爲二途。於是爲文者則嗤武，爲武者則非文，各執其所以長而相是非。此猶以手笑足，以足非手，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夫文無武則弱，武無文則暴，文武分則人生之抵抗力弱矣。抵抗力弱，則不能適應自然之法則而生存，宜也。猶之人體之手足分離，則必至死亡也。是故不知文武合一者，則其所謂文，非文之所謂文也。其所謂武，非武之所謂武也。是以爲文者，流爲文章詩詞，與武事風馬牛不相及也。爲武者，惟粗暴狠勇，與文事風馬牛不相及也。由是而成文，非真文，武不足武矣。夫文者經天緯地之謂文，武者止戈至善之謂武，文武二者，皆經國安民之大道也。文章詩詞，與經天緯地遠矣。粗暴狠勇，與止戈至善遠矣。故爲文事者，必以武備爲本。如太公之以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管子之寓兵於農，商鞅之農戰，乃至近世之科工，使生產工具爲武器，皆文事而武備者也。若是則始可謂之文，爲武事者，則必以文備。如管子之武之八德者，曰聚財、論工、制器、選士、政教、服習、偏知天下、明於機數。此八德者，雖以爲武，而實皆

文事也。故文事大備者，然後可不戰而屈人之兵，而武可止於至善矣。故文武二者，雖異用而同歸，要皆經國安民之大道也。而豈可偏廢哉。

文武一道也。由三代而上，教出於一，而文武之才各適其用。由三代而下，教出於二，而文武之才徒相爲訾。古之爲學，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養之法，非有二也。禮曰：「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試馘告。」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周禮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祭祀或宿衛，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學，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令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故國子不惟於平時有祭祀宿衛之義務，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至於軍旅之役，諸子授之甲兵，合其卒伍，治以軍法，是直躬擐甲胄而親在行間矣。故天子出征，受成謀於學，可知三代之學，文武一途，而其所以爲學，乃學成而能出征執有罪，以歸功於武，則其爲學，直可謂之武學而已。蓋學文所以爲武也。文德之教，所以爲武德之成功也。明邱濬曰：「文武非二」

道也。爲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臯陶贊堯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爲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爲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爲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苟專以戰鬪曉方略爲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由此可知武所以濟文，文所以爲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文武固一道也。然有體用主輔之別。武體也，主也；文用也，輔也。武者譬猶機器之原動力，文者則由原動力所演成之各種應用，如電燈、電話、火車、輪船、飛機，乃至一切生產工具等是也。故無原動力，則不能有各種之應用；因欲各種之應用，則不能不有原動力。應用愈廣，則原動力必須愈大。反之，原動力愈大，則應用亦自然廣矣。是故雖原動力與應用相須相成，然原動力則爲體爲主，而應用則爲用爲輔也。又如武基礎也，文房屋也。有基礎然後可有房屋，因欲房屋故必須造基礎。國之基礎在於武力，而文教者則國之房屋也。專尚武力，不修文教者，猶以全力專造基礎，則結果仍未得有房屋之享用。故潰武之結果，必致民生凋敝，專尚文教不飭武力者，猶以全力專造房屋，屋愈高而傾毀愈

速。則所謂文教者。如曇花之一現耳。故尙文之結果。必至滅亡。如拿破崙多年之弄兵。法人爲之死者四百萬人。而民生凋敝之結果。影響於法人體格之退化。世稱戰後法人之身長平均減短一英寸也。又如威廉一世之野心。德人爲之犧牲者九百萬人。而戰後德人所受之痛苦。至今猶未稍減。此專尙武力之例也。蓋不修文德。則其爲武真所謂不仁之器。殺人之具。非止戈至善之武德也。若夫專尙文教而致滅亡者。其例殆莫過於我國之宋代。南宋北宋前後有數十賢人。而專尙文教。卒至爲蒙古野蠻民族所滅。西洋羅馬文明。非不燦然可觀也。然以不飭武力。終被日耳曼野蠻民族所亡。偏文偏武之弊。史乘所載。豈不昭然若揭者乎。然偏武之結果。雖民生凋敝。而基礎尙存。故德法民族。尙得復興之機會。而偏文之結果。則羅馬文明已成古跡。而宋亡慘史。亦徒使後人憑弔而已。故有武無文。尙可自立。有文無武。則不能生存矣。夫不以手持戈。則不成爲我。不以戈守地。則不成爲國。古之造字。固明明指以武存身。以武立國。而後世腐儒。偏至重文輕武。致被他邦譏爲文國。則其屢受外族凌夷滅亡者。亦固宜也。

我國尙文之說。始於漢儒董仲舒曰「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其言蓋出於孔子

之語。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然孔子之意，虞夏非無文也，特其文不勝質耳；殷周非無質也，特其質不勝文耳。而董仲舒略言之，爲尚忠尚質尚文，而流弊滋生焉。蓋虞夏之際，譬如機械之原動力，雖大而少應用；殷周則應用太廣，而原動力則不繼也。雖然，周之文勝於質，而其所爲文者，猶不失以武爲實也。明章大力論曰：「周以武取天下，而世稱周爲文，以今考之，周何嘗不重武也。彼所謂文，亦武之精者耳。特以治之於微，而武之亡耳。六藝之設，禮樂射御以相次，其意若曰：吾以禮樂防之，亦足以可無悖叛者矣。如其不可，吾有以制之也。而射御卽繼其後，平居以射御田獵服猛獸，如有事卽以禦四夷，威不軌。」又曰：「人必相爲以生也，而後可相爲以死。天下固情世界也。古之人知其然，故一以情行之，以今考之，夏商而前，略而不詳，而其可得而詳者，莫過於周。凡周之爲國，其名以禮，名以義，名以文教者，細思之，舉歸於爲兵，而人特不之審也。其道在於一民，則其歸固在於用兵耳。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所以憂其散者，何爲也？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所以多其繫者，何爲也？生而聯者，父子兄弟，法而聯者，夫婦君臣朋友比閭族黨鄉州比之矣。而又綱紀之，以君爲臣綱，以

父爲子綱。以夫爲妻綱。君爲臣綱。而民在其中。民亦臣之數也。夫爲妻綱。而婢妾在其中。婢妾亦妻之數也。父爲子綱。而兄弟奴僕亦在其中。兄弟奴僕子之數也。而因使下死上少死長。而以忠孝節義之名獎之。猶以爲未足。又爲之爵祿以勸其從。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名爲三物。合而言之。則一物而已。智仁聖義忠和者。其所以存之爲心。而見之於事。則爲孝友睦姻任恤。以合其族之道。若夫禮樂射御書數。則又孝友睦姻任恤所以爲用之具也。比其情而使之相生。卽比其情而使之相死。以文爲名。以武爲實。則歸於爲武而已矣。足乎未也。使民相爲死者。比志合力之事也。而非守土固圉之事也。周禮曰。藪以利得民。夫膏田美地者。利之所在。民之所戀。水地相比。於是在矣。此則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所以給公卿大夫。田祿所以賦。彼心知非父母兄弟親戚四維之不能相依以生也。故以爲身者。爲其父母兄弟親戚。心知非由宅事產不能爲其父母兄弟妻子也。故以爲父母兄弟妻子者。爲其田宅事產。心知非耕戰之民莫足以自養也。故以自爲之心爲其士卒。心知非主將無以約衆齊民也。故以自爲之心爲其將帥。心知非天子之重不能爲之覆庇也。

故以爲身家之心爲天子。從是將親其士矣。故其詩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從是士親其將矣。故其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將與士共以田爲命矣。故其詩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從是知天子四鄰之爲己庇矣。故其詩曰：芄芑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事。起於法，道成爲情。事起於情，道成爲勢。事起於相生，道成爲相死。此其所以比而能固，安而能殺歟。後世明此意者，無過於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盡以爲國者爲兵，兵有積素，其孰能勝之。天下之不强，武備之彈弛，皆起於事不師古。事不師古，起於論古之不詳，不得所以然之故，而效之如此。意不如此，事不成矣。蓋自周爲尙文，而周公太公之意久已不明於天下，而何言今日哉。夫古帝王之政，未有不歸要于爲武者也。自古帝王之功，未有不歸成於戰勝者也。盤古初起，亦必如今之東奴（指日本）北虜（指滿清）治生與衛生並營耳。又何有武與文之別名哉。一由上之說，周之文也，其實爲武，豈尙文乎。

自有尙文之說，而以武立國之義闕矣。自以武立國之義不明，而文武妄分爲二途矣。自文武妄分爲二途，而文武之眞義俱失矣。致爲武者，祇成爲殺人之具。爲文者，祇成爲筆墨之士。而又加以尙文之說，於是舉天下之俊才，俱淪陷於文墨之中。顏習齋所謂

「文墨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痛哉斯言！自漢儒尙文之說起，後世漸以章句詩賦爲文學，而以之爲取士任官之標準，於是離經國安民之道遠矣。此所以文士之無用，元代列之於娼妓之下，而雕蟲小技，反爲獵官之資，以若所學而責以國家大事，幾何其不日趨衰亡耶。

以武立國，古之道也。以文爲武，古之文也。是以兵民不分，而文武爲一。古禮，男子初生三日，用桑弧蓬六，以射天地四方，蓋禦四方之亂，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蓋指三日射罷之後，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此卽以示人生防禦爲第一義也。先防禦而後敢食，是卽先衛生而後始可治生也。古之五兵，以弓矢爲最利，是卽以最利之器防禦人生之意。當今之世，果能知古義而不忘本者，當取象飛機大炮，以爲初生之禮，誰曰不宜。

第三篇 武德與孔子

吾人今日可矜示於世界者。唯孔子而已。吾國民二千年來所以能搏控爲一體而維持於不敝者。實賴孔子爲無形之樞軸。故吾國文明實可以孔子爲代表。然自漢武罷黜百家。崇尚儒家以來。歷朝均以孔教爲官學。尊之崇之。有加無已。然尊孔愈甚。而孔子之道乃愈闇。分門別派。莫衷一是。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爲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爲非孔教。於是孔教之範圍日縮。日小。終身埋首。唯性命理氣訓詁箋注之間。雖或有所發明。然皆識其小而遺其大。重其體而輕其用。此皆歷代帝王以孔教爲官學。尊之太過。反致束縛思想之自由。而失孔教之真精神故耳。然此爲尊孔之徒之上焉者。若其下焉者。以誦孔氏書爲干祿之資。自漢武立五經博士。卽以此誘餌天下。其弊乃至科舉八股。專以詞藻章句。平仄帖括爲取功名之具。於是士子荒於德行。不求實學。不成爲迂腐文弱之書生。卽流爲放浪形骸之名士。其弊至於舉國皆成廢材。而孔子之道乃愈闇。智矣。

自五四以來一般學者外受世界思潮之激盪，內感尊孔之徒之迂腐，加以政制之變易，而以為官學式的孔教，乃專制帝王鉗固思想，柔靡人才之御用器具，遂以為孔子乃舊時代之代表，不足為新時代所楷模。於是崇尚歐學，廢黜孔教，東抄西襲，居然洛陽紙貴，五經四書，遂被束之高閣。二千年來所以維繫人心者，一旦喪失，或如無馭之馬，狂亂奔撞，或如喪家之犬，皇皇無依，抱壁求玉，因噎廢食，可笑亦可憐也。然倡廢孔者，固如盲者之不辨美惡，其自號尊孔者，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有孔子之文而不知有孔子之武，是猶知孔子之有手而不知孔子之有足也。則雖尊孔，猶與廢孔等矣。

自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姜尚為武仁王後，文武判然兩途。歷世遂以孔子為文聖，其廟稱文廟。元以後又封關岳為武聖，其廟遂稱武廟。千餘年來，文人以孔子為宗，武人以關岳為宗。一若孔子有文而無武者，流弊所至，儒者習為文弱，武人流為蟲豸。始而文武分途，繼而文武相沮，終至重文而輕武。自有科舉制度，儒子只須十年窗下，可以名列金榜，可以立登仕版，榮宗耀祖，封妻蔭子。自唐代之有募兵制度，則凡市井無賴，掛名軍籍，以橫行鄉里，於是社會養成一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一之流俗。而武人遂為世所輕。

視武人愈輕，則文人愈重，而孔子之武益無人道及矣。

我國之積弱，在於文武前途，乃至重文輕武，前章已詳論及之，其所以文武分途者，則在於偏尚孔子之文，而忽孔子之武。不知孔子乃尚武之君子，觀其教人，無不以禮讓爲先，好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克己以復禮，固未嘗與人爭也。獨於武則不能不爭，八佾章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夫射，古時武事必脩之藝也。孔子獨於射而爭，則可以知孔子之意，凡武藝不可不競，不可落人後也。故其射於矍相之圃，致無人與之比勝，蓋孔子知武爲人生必要之抵抗力，無武則不能生存，偃武而不用可也。故列子說符篇謂孔子之勤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惟尚文而無武，則不可也。故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可知武備在先，而後有文事也。武爲本文，爲用，故武不可不重，失其武，卽足以失其生，故君子於尚武，在所必爭。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夫子路孔門弟子，之以勇著稱者，夫子恐其好勇鬥狠，故勗之以義，尚勇而加之以尚義，是則所尚謂武矣。孔子又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則教仁者之必須尚武也。從井救人，無力

者得乎。誅暴鋤亂，無武者得乎。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文王若非大國畏其力，小國壞其德，武王若非會八百諸侯以伐紂得乎。故仁者必須有武，方可以成仁。無力而從，非救人，則同歸於死。其爲有仁心固矣，然其能稱仁人，則未可也。以救人之目的未達也。桀紂暴虐，仁者欲誅鋤之矣。若無赫赫鷹揚之武，則反爲所殺。其爲有仁心固矣，然其能稱仁人，則未可也。故仁者必有勇，無勇則不足以稱仁者。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然未必皆爲仁也。有惻隱之心而能濟之以勇，始可以成惻隱之事，是則所謂仁者矣。故武乃仁義之本。無武則無所謂有仁義矣。孔子生於春秋尙武之世，文武之政未墮於地，尙武之風始於初生。男子生而有懸弧之舉，當時人人尙武可知。孔子不能在例外也。日本佐久間象山曰：「射有禮，射武射之別。然其初也，專爲防禦而設。防禦之事，蓋男子立身第一義也。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然後敢用穀，亦示第一義也。自銃礮興，弓矢長兵皆失其爲利。男子生乎今之世，不知銃礮，其可乎。於其初生，亦宜以礮換弧矢，發於上下四方，以志其所有事也。」佐久氏蓋深知武爲人生之第一義者。然春秋之世，兵爭俶擾，故孔子揭仁義以明武之必須有德，初非僅揭仁義而不尙武也明矣。後世儒者，乃望文生義。

捨本逐末，抑何誤耶。

孔子於射，既必爭矣，不特言之於口，而又行之於事。禮記射義載云：「孔子射於罍相之圃，蓋觀如者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半入者半。」按賁軍之將，卽敗軍之將，是無勇者。亡國大夫，乃亡君之國，覲顏苟存，是不忠者。爲人後者，謂人有死無後者，既立後矣，而人復求爲之後，貪利忘親，是無廉恥者。此三惡，孔子皆不許其觀射，可知孔子對於無忠勇廉恥之人，何等嫉視，使其不能觀射而恥。此孔子明恥教戰之義，而同時足以顯示孔子之於射，何等重視。使觀射者皆爲忠勇廉恥之人，然後習射，才不致成爲賁軍之將，亡國大夫，與強爲人後者。此孔子借觀射而明武之目的，以激勵之也。左傳紀事本末，孔子仕魯，載孔子謂童子汪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古者童子荷戈以衛社稷，必葬以成人之禮，示榮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一家語云：「孔子北遊，登乎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

番於地。由也當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搯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韓詩外傳曰。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侑。道遭行人。卜商子夏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君晝寢而起。使我馳召勇士公孫侑。子夏曰。微侑而勇。若侑者可乎。御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延先生上。趣召公孫侑。俄而侑至。入門。拔劍疾呼曰。卜商。我取若頭。子夏顧叱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侑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北。見趙簡子。趙簡子被髮仗矛而見我君。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君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頭血濺君之衣矣。使反朝服而見我君者。子耶我耶。侑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海。遭齊君重。鞞而坐。從十三行之後。趨進曰。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侑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狷逐我君。與拔矛格而還之者。子耶我耶。侑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做乎匹夫。外立節矜敵而不侵掠。內禁旌殘害而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

致惡也。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勇。」又曾子孔門之孝子也，而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又家語曰：「孔子將之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良，有勇力，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出之。」又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對曰：「王請無好小勇，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又曰：「仁者無敵。」於此可知孔門之重勇矣。

孔門之重勇，其例甚夥，而孔子之勇，則爲大勇焉。曾子謂子襄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慄焉；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又莊子秋水篇曰：「孔子遊於宋，匡人圍數匝，而絃歌不輟，何也？」子曰：「由來，吾語爾。」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持甲者進辭。

曰。以爲陽虎。故圍之。今非。請辭而退。可知孔子之勇。乃聖人之大勇。雖臨大難而弦歌不輟。一若無動於心者。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非具大勇。孰能鎮靜至此。故太公六韜曰。大勇不勇。又曰。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一其孔子之謂矣。又禮記儒行篇。孔子對魯哀公曰。一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此則荀子所謂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孔子爲魯相。僅三月。而七日之間。卽誅少正卯。其果毅決斷。豈後之腐儒可及。而夾谷之會。及伐費人。尤見孔子僅在三月之間。已示其武勇。左傳。一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一事在穀梁傳。亦有記載。惟稍異。今併錄之。一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傳。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

也。爲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乘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讎、陰之田者，蓋爲此也。」所以孔子相魯，齊人問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楊士勛疏之曰：「一會之怒，三軍自降。若非孔子，必以白刃喪其膽胘矣。敢直視齊侯，行法殺戮，故傳於頰谷之會見之矣。後世慕其風軌，欽其意氣者，忽若如是。毛遂之亢楚王，藺子之脅秦王，俱展一夫之勇，不憚千乘之威，亦善忠臣之鯁骨，是賢亞聖之義勇。」夾谷之會，孔子豈毛遂、藺子展一夫之勇哉。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蓋先以武備之矣。否則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亦不能使公退而士兵之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設孔子無武備，何以得使司馬行法焉。孔子豈以匹夫之勇以僥倖哉。西諺曰：「弱國無外交。今易言之曰：不武無外交。孔子外交之勝利，乃尙武之結果也。朱子以此事爲附會，認爲

匹夫之勇，智者不爲。而宋儒多疑之。故至清欽定七經時，將左氏及穀梁之傳刪去，而胡傳亦不錄。此足見宋清之儒均忽視孔子之尚武。亦如犂彌所謂孔丘好禮而無勇者矣。識其小而遺其大，逐其末而忘其本，釀成重文輕武之禍，不亦惑耶。

孔子以弱魯而挫強齊，以全魯之國權。然魯之內政權不在公室，而在三桓陪臣之手。然揚公室之權，必須抑三桓之勢，而制三桓之策。在乎直覆其根據。當時三桓在魯，彼等居城皆其陪臣居之。如季氏家臣陽虎專國政，是其一例也。此等陪臣之強梁者，雖三桓亦苦之。故孔子欲抑三桓，須先決墮三都之策。三桓所以亦贊成此墮都策，孔子先使子路爲季氏宰。事見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二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令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之。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雖然孔子墮都之策，未能竟其全功。然知魯內政紛亂之癥結，故不惜以武力墮三都。區區三月之間，孔子已數用兵。

蓋處弱魯欲圖自存。惟恃武力也。故孔子者。易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者也。顏習齋對於此種自強不息之精神。名之曰動。曰「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動也。漢唐襲其動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晉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無。周邵程朱之靜坐。徒事口實。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聖道亡矣。而乾坤降矣。吾嘗言。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蓋自信其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誠哉斯言。夫所謂動者。非武力乎。個人有武力則個人強。一家有武力則一家強。一國有武力則一國強。天下有武力則天下強。聖人教天下以武力。而以武力造成世道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莫不用武。蓋武者。猶人身流動之血液也。血液循環。人遂以生。一旦血液不動。則人遂立死。故血液不能不動。武亦然也。一旦武事廢弛。則國未有不亡者。徵之歷史而皆然矣。故聖人教民。首注意武。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反言之。則有天下者。即必須教民以戰。無戰鬪能力之民。是猶棄之於死地而已。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於此更顯示聖人教民。首務在於即戎。雖以七年之久。其目的固在於戰也。朱熹曰。「教民者。

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然則孔子以武爲教之本旨。彰彰明矣。

孔子晚年。又有請魯伐齊之事。其好動之精神。誠自強不息者矣。左傳載。「甲午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論語集注載程子對於左傳所記孔子之言。疑爲僞託。可見宋儒之迂。而其重文輕武之情。亦昭然若揭。崔東壁在洙泗考信錄中。曾爲文駁之如下。

「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余按傳文前云。「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則已告哀公以義之當討矣。而公以魯爲齊弱致疑。故復言此以釋其疑。非以力不以義也。哀公之所懼者不

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尙何望哀公之肯討耶。程子未嘗詳繹傳文。但節其後數語。遠謂之以力不以義。不亦誣乎。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時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齊戰疾。聖人舉事。固主於義。然亦必有知己。知彼之明。謀定而後戰。烏有舉數萬人之命。冒然一擲。而不慮其事之所終乎哉。諸葛武侯之表懷帝也。曰。「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論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義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勝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蓋義以民心爲主。故孔子以民之。不與言之。非論力。正論義也。況當是時。天子已微。自晉失伯以來。天下亦無方伯與國。如宋如衛。皆不足與有爲。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齊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鄰國。謂因齊民爲以力。而率與國則爲以義。非獨迂於論事。抑亦疎於論義。此乃宋儒之失。非左傳之謬。」

於此可以知孔子不特獎尙武勇。抑且深知兵法。所以冉有之武功。乃學之於孔子。鄉黨圖考載「冉有爲季氏將帥。與齊戰。克之。」（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

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百姓而無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問之。康子遂公華。公賓林以迎孔子。孔子歸魯。乃後之。儒者往往誤會論語所載「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之文。遂以孔子爲口實。謂爲國者宜文不宜武。爲學者可知禮而不必知兵。是誠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矣。李恕谷在所著聖經學規纂中。對此曾有深切之解釋。其言曰。「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禍亂在彈指矣。不知以禮治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未學謝之也。若謂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何以對季氏曰軍旅學之於孔子耶。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頌伐費人而墮之。不用陳耶。」此非後之儒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重其文而輕其武耶。論語雍也章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楊氏釋之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以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見日本會津安娶著四書輯疏）於此足以明文質之輕重矣。所謂質者。萬物之體。文者。萬物之用。必也體用兼備。乃能生生。然有體

無用可也。有用無體，則不可也。武與文，卽體與用，質與文也。然則孔子豈重文哉？故顏習齊謂「吾輩若復孔門之學，習禮則周旋跪拜，習樂則文舞武舞，習御則挽強抱轡，活血脈，壯筋骨，利用也。正德也。而實所以厚生矣。豈至舉天下事胥爲弱女，胥爲病夫哉？」（顏習齋語要）

孔子繫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論語曰：「吾未見剛者。」中庸言「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而尙書洪範篇末之敘述，亦極以弱爲最下。以之與凶短折疾貧並稱。然則孔子六經重強立而惡文弱甚矣。故後之兵家亦宗自孔門。蓋吳起爲兵家之宗，而學自子夏也。總之，孔子者，乃道全德備，兼資文武之大聖。六經者，生存之具，文武之大學也。後之君相，託教旨以愚民賤儒，務曲學以阿世，誤六經文武之精意，失孔門武學之本旨，重其文而輕其武，識其小而遺其大，遂致武德不彰，衰頹萎靡，淪爲東方病夫之國。文教偏於藝術，儒者僅成彫蟲小技，而無實用。孔門之學，惟明代陽明一派稍復本真，而清朝考據學興，柔弱益甚，遂至聖教掃地，國勢益弱。考之秦漢以後，雖曰尊孔，實乃誣孔。二千年來，孔子之真面目，隱而不見。此實中國之厄運。反觀日

本孔學大行。豈吾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方今西洋文明破綻迭見。追逐之餘。茫無所得。返而復倡尊孔。吾人乃不能不揭示孔子真學。乃在武德。六經之學。乃在以武爲本。否則再蹈二千年來尊孔之偏。流爲文弱之弊。則豈今日救國難之本意哉。

第四篇 武德與王霸

古時本無王霸之辨。自孟荀論義利。德力。信義。權謀。而分王霸以後。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至宋儒洛閩諸公。辯析天理人慾。而王霸義利之辨乃大盛。洎乎近代孫中山先生。則以英國爲霸道。中國爲王道。而王霸之說。更爲當前急須闡明之問題矣。考之說文。王之意義。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凡王之屬。皆從王。天地人謂之三才。上爲天。下爲地。中爲人。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故與天地渾然爲一體。王者而貫之。使三位一體。猶人身之有血脈也。故王者能則天之明。因地之義。通人之情。董仲舒所謂參通天地人者。卽中庸參贊化育。盡人性盡物性之道。王者以善政治人。卽以大德配天。初學記引易緯云。德配天地。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卽此之道。總之王者之參天地人。乃代天地行事而相通也。天道春生秋殺。王者法天道以治人。故月令孟春之月。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孟秋之月。選士厲兵。詰誅暴慢。皆參贊化育之事。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善養生。

人者也。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也。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也。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也。故人悅之，四德具而天下往之，四德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之謂王，去之之謂亡。」兒笱錄曰：「按王字從二從十，二者天地也，十者四方也。十部曰十，類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是其義也。王者中天下而立，其德上際於天，下極於地，東西南北無思不服，故其字從二從十，而天地四方無不具矣。是謂天下所歸往，非特通天地人之謂也。」由此觀之，王者參贊天地之化育，爲天下之人所歸往者也。行王之道，謂之王道，甚明。

霸字考之說文，本當作伯。月魄字作霸，方合古義。段氏曰：後代魄行而霸廢，俗用爲王霸字，實伯之假借字也。按伯者長也。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此天下之長也。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周禮大宗伯九命作伯。又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霸者諸侯之長也。左氏莊十七年傳：齊桓始伯。僖十九年傳：諸侯無伯。荀子仲尼篇言羞稱乎五伯，皆用本字。因與月霸字同聲，通用久之，遂爲霸所專。因別其字，並異其音，爲必駕切。揚倬注荀子云：伯讀爲霸，已昧其本義。今且以霸爲非正道矣。其實伯之爲字，並無詐力之義。以其爲方伯，故謂之伯。以其行方伯之道，卽謂之伯道。

由此觀之。王道霸道不過大小之別耳。未見其有瑾瑜珉玦之辨也。謂之三王者。以其王天下也。謂五伯者。以其伯諸侯也。自其有三王之仁義。有五伯之智力。而後有是非誠僞之辨。孔子之於霸。稱管仲之功曰。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故霸之爲霸。未必非正道也。然一方又謂管仲之器小哉。蓋管仲得君如齊桓公之正而不譎。不勉之以王。而僅正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是則孔子以王道立場觀之。則霸道不免爲小耳。孟子因之。更說明王霸之優劣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與心服。以必有大國與以不待大。其治功之優劣大小彰彰然。故借曾西之言而責管仲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蓋孟子以行王道爲職志。而戰國之際。人君惟霸道之是求。故孟子不得不抑霸而揚王。一方則謂管仲之功烈。較之王道。則其爲卑下。又謂彼若得管仲之地位。以齊王猶反掌也。一方則曰。仲尼之德。無道。

桓文之事者。凡此皆以塞當世諸侯求霸之心。而伸王道之義也。蓋孟子亦居高視下。提倡王道。故鄙薄管仲之霸耳。固未必以霸道爲非正道也。至荀子之於王霸。則完全以客觀之態度言之。荀子曰。「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按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箴之言語。濟之曰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剖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鄘。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基

明與國信之。雖末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基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鬪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也。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賤。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基之而亡。齊閔薛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繇繇常以結引馳外爲務。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誅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就國亡。爲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一何者爲王。何者爲霸。辨析更爲詳明。

如上之說。荀子之於王霸辨之。豈非甚明。若以義利言之。則王者純義。而不言利。而利在其中。霸者雜義。而亦言利。權謀者則言利。而無義矣。純義者王天下。雜義者霸諸侯。

無義者亡國。其王霸之辨，亦以其治功之優劣大小而言。故霸之爲霸，亦未必以爲非正道也。至宋儒洛閩諸公，則以天理人慾辨析王霸矣。程子曰：「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伯道也。」楊龜山曰：「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張南軒曰：「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卽爲之，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朱子曰：「如管仲之功，伊呂之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王霸之道，至宋儒洛閩諸公，辨天理人欲，公私義利，於霸道更作誅心之評斷。於是霸道遂爲權謀詐力功利私欲，而霸字意義始成爲非正道之解釋矣。故後儒之於王道，空言無補，其弊流入禪家，馴至作自了漢，而忘却天下國家。雖日言王道，而王道不能興。羞言霸術，而屢以霸術亡國，皆誤解霸字之意義故也。國勢之於今日，亦旣瀕於亡矣。而尙曰我行王道也。西洋行霸道也。果若是，則王道者亡，霸道者昌也。然則王道豈非下於霸道哉。吾知其必不然矣。夫能有王道者，必不虞霸道。虞霸道者，則必無王道。西洋果霸道也。而我虞之，是我無王道也。我本非無王道也。於古有之，今則亡矣。漢唐之世，雖未能稱王，亦足以行霸。自宋儒羞言霸道，故宋以後之國勢

日趨於弱。霸道既不能見，而王道更邈乎遠矣。然而儒者尚不絕王道於口，唯知王道以德不以力，則流爲柔弱矣。不知德者非無力也，大力不見其力，故不覺其爲力也。四時錯行，萬物生焉，而不見天之力。王者既行天道，以德行仁，天下往之，其力豈不更大，特不見其爲力耳。故知宋儒於霸道之說，則言之過苛，而王道之天理云云，亦未能知其所以然矣。

西洋誠霸道也。我當以王道克之。然則王道之於今日，豈可不明乎哉。王者治國平天下之要術，其詳均載於六經。六經者，記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王道者也。漢志分當時之學術爲六藝，諸子、詩賦、兵家、術數、方技等六類，而此六類之中心卽爲六藝。師古曰：六藝六經也。由此可知諸子、兵家等等，不過六經中之支流，亦卽王道中之一部分也。漢志分諸子爲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而記各家之起源曰：儒家出於司徒之官，此官於堯舜時代掌教育者也。（書經舜典）道家出於史官，此官爲周代五史之類。（周禮之大宗伯）陰陽家出於義和，此官爲堯舜時代之天文官也。（書經堯典）法家出於理官，此官爲堯舜時代之士也。（書經舜典）名家出於禮官，墨家

出於清廟之官。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議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出於稗官。所謂各家者皆由此起。當大中至正之王道。（卽六經所傳之道正在施行之時代。無各種學派發生之可能。後因時勢之變遷。而遂實現。譬之六經之王道。乃平素健康狀態中之衛生法也。諸子者。乃疾病之際醫藥治療之方也。醫藥之治療。當依病態之變化而異。若曰必用此療法。必用此藥。此病體之所不許可者也。要之醫藥治療不外使身體健康耳。故漢志之著者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最後之小說家無學問研究之對象。故除之）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其他屈原以下之詩賦出於詩經。孫吳之兵家本於司馬（周禮之大司馬掌軍事者也）。天文歷譜等之數術乃本於史巫之學。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至醫術等之方技本於先王愛民之心。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

要之由漢志之說。上述之諸學派。於聖人治世之時。皆爲王道之一官。治國平天下之一法也。以時勢之推移。各派遂分化而發展。以成專門之學藝技術。然而王道之大根本。則在於六經。孔子於六經。編纂紹述。而漢志以孔子爲儒家而置之於六經之屬。致使今日以孔子爲開創儒家之人。以之與道家之老子相對。以致尊孔氏者則黜老子。尊老子者則黜孔氏。柳宗元獨曰。老子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何斯言之審且安也。要之孔子者。當位於九流之上。而漢代專崇儒術以罷黜百家。亦豈孔子之本意哉。

至於後世儒家。以六經爲專有。在先秦時代必不然也。墨子多引詩書。韓非子則多引證春秋（內儲說上）於左傳則見當時之士大夫。莫不有詩書禮樂之教養。故莊子之天下篇中有內聖外王之大道。至於後世。或分掌舊法世傳之史官。或記載詩書禮樂。或更散記百家之學說。

修己治人，非儒家所專有。諸子百家亦莫不以修己治人爲目的。如道家雖若有獨善厭世之思想，而道德經五千言中論政事及兵法者頗多。故前漢之初，應用之而治績舉。漢志評之曰：此君人南面之術也。若夫法家墨家，皆信其所學而欲改變天下者也。故此等思想學說，皆反應於當時之社會狀態。彼等以謂大中至正之王道，不能矯正時弊，或建兼愛之說，或倡法治之義，譬之救人疾病，或服猛藥，或用外科手術。總而言之，六家九流及一切之學藝，莫不由六經之大海中所流出。由分裂之點而言，諸子百家雖不相容而互相論駁。然由總合之點言之，皆不得不謂六經之鱗爪也。故中國之學術可謂混沌沌之一團，而其間多共條同貫者。此無可疑之事實也。此與西洋百科之學問所大差異者，實漢學之特殊相也。（參觀小柳司氣太著支那之政治哲學）

要之六家九流莫不以治國平天下爲職志。今舉其著者略述如左。

第一，道家由周末之繁文縟禮所反動，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與法國經濟學派之放任主義 *Laisser faire* 略相似。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之意也。此學派以文化之進步，認爲末世之墮落，故理想後趨於太古之自然狀態。與瑞士啓蒙思想家羅梭氏 (*Jean*

Jaques Rousseau) 之學說略相似。其理想之國家見於老子第七十九章爲一狹小之版圖。使人民生活其中。自給自足。知足安分。陶淵明之武陵桃源記亦屬此類思想而稍兼小說化者也。

第二。墨家與耶穌教相似。本乎神而建其哲學學說。其君主之起源論曰。在未開化時代。人民羣居各是其義。以行鬪爭。天下之亂若禽獸矣。彼以謂天下之亂本由於無政長。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一同天下之義。(尙同中)君主之設立。由於人民總意選擇之結果。與羅梭之民約說同其歸趣。

第三。法家與現時勢爲最有密切關係之學派也。今日之所謂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卽法家之主張也。亦卽孫中山氏之所謂霸道也。西洋霸道之國莫過於德國。而其致霸之由。則托賴起克 (Treitschke) 之政治學說有大影響焉。按托氏之說。以國家建立於權力 (Power) 之上者也。國家之職務第一爲擴張軍備以當外敵。第二爲以法律治人民。以此比較我國之管仲商鞅韓非子申不害者。正相類似。而托氏之「神與戰勝者之劍外無他恐」之戰爭神聖論。以及戰爭爲國家最高道德之要求。及人類最美最壯麗

之道德之說。又與管子書中之兵法篇。及孫吳兵法六韜三略之類。其間之戰爭論。亦多相似。是則今日之西洋列強。所以稱霸者。固亦我國法家之流亞耳。然以法家之主張。富國強兵。其結果則必至成君主之專制政體。至小亦如當今西洋之狄克推多。自秦始皇採用法家之商鞅。併吞六國。改封建而爲郡縣。於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說。得以實現。而中國始有統一國家之意識矣。鼓吹忠君思想之必要。出於儒家之力。固不待言。而法家之助力。更不能否認。抑且法家之於君主專制政體。持論尤烈。韓非子之忠孝篇曰。「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韓子此說。最合日本國學者之論調。蓋天皇萬世一系。在其皇道中。湯武之放伐革命。固絕對所不相容。卽堯舜之禪讓。亦不能贊同者也。而韓非子更有三順之說。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此又爲日本神道學者大國隆正所本。故法家思想之於日本。其功不在儒

家下也。

第四。儒家以六經治國平天下爲主。諸子百家亦莫不然也。諸子百家於王道皆得其一曲。然比之儒家。其關係恰如本家之與分家而已。夫儒家本起於周代教育之官。而周代之教育則以詩書禮樂爲教者也。孔子教授詩書禮樂。編述六經。後世遂以爲儒家之祖。孔子之說雖見於論語。然其源則在於六經。七十四年之生涯中。僕僕四方。于七十二君。莫非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故孔子之道。亦卽堯舜文武之道。而皆不出乎六經。雖未得有君位以行王道。然繼承堯舜以來羣聖人之遺緒。以匡救當時之社會。其功甚大。故亦得稱爲玄聖素王。孔子雖未以王道爲言。而所主者莫非王道。於易之乾卦。則於彖傳中解釋聖人君臨天下之道。於詩經則始於關雎。以爲天下太平。須自君主之家庭爲始。於春秋則扶植綱常。寓筆削之意。至如尙書。更直錄堯舜以來聖帝明王之史文。以顯其治道。而孔子於論語中泰伯篇及於中庸之九經節。其主張更爲王道。張目無疑矣。

夫王道一語初見於書經之洪範。洪範者王道政治之大則。共分九疇。其第一疇至第五疇爲王道之基本條件。今述之如下。

(一)五行分水。火。木。金。土。之五者是也。此五者爲造化之資材。萬物之原素。分析言之。則有五者。包括言之。則天地也。故可謂之天地之疇。

(二)五事。分貌。言。視。聽。思。之五者是也。此舉示人類之官能。吾人稟造化五行之元素。而生。能作用此五官。而人之所以爲人。得以發揮矣。故可謂之人類之疇。

(三)八政。分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之八者是也。此八者爲人類之精神的與物質的兩面生活之最需要者。在治者之地位。必先調整此八政爲急務。食者。民之所恃以厚生者也。貨者。利用之以滿物質的生活者也。祀者。祭鬼神以致報本反始之孝。以遂其崇德報功之敬者也。司空定民之居所。司徒施行教化。司寇禁惡防賊。賓者敬客。以親外交。師者簡練將士以防寇敵。人能依此八政以營生活。以成社會。則安寧秩序可得而保持之矣。是亦可謂關於人類之疇也。

(四)五紀。分歲。月。日。星。辰。曆數之五者是也。此以規定人類與時間之關係。歲序。春夏秋冬之四季。月定晦朔。日正纏度。星辰紀其現象及其所會。曆數推其節氣。

之度。用之於人事。使民不失農時。皆王者之要務也。此規制人生與自然之關係者。是亦可得謂天地之疇也。

(五)皇極。居皇帝之寶位而建極。極者中也。建皇極者立大中至正之標準。垂訓發令。使兆民得有所依。所謂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好作。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人君之疇也。

此五疇者爲洪範王道構成之基本條件。蔡氏曰「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

右五疇之根本條件。約之可歸於左之三要素。

第一天。謂天者。卽指天地而言。造化之元素爲五行。其天體運行而所以示懸象於人者。總括之爲五紀。此天或天地之謂也。

第二民。五事及八政。乃關於直接人類之事項也。其造成國家社會之人。則稱之

曰民。此二疇者即基礎於民之疇也。

第三君。古時君之名稱有皇帝與王等種種名稱。然皆君之意也。君爲天下之主。而與萬民爲歸趣之標準者也。皇極者亦此意也。

天、民、君三者爲洪範構成天下的觀念之三要素也。所謂天下者非僅指天地而言。亦非僅指人民而言。更非指君而言。乃總合天、民、君三者而成。故干道曰天下觀念。有左之三特色焉。

(一) 領土無限之觀念。

(二) 國民無限之觀念。

(三) 天、民、君之三位一體。

由此三特色而觀之。王道天下者亦即大同之世是矣。

國家以主權人民及領土三者爲其成立之要素。此西洋國法學上之通說也。而洪範之王道的天下觀念。有天、民、君三者。而別無指示領土之觀念。非無領土以居人民也。蓋以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即一國國土之外不認有其他之國土。換言之。王道的

天下中凡未曾以善政德澤化及之地域。謂之化外。而不認其別有國土之存在也。第一疇舉五行。第四疇示五紀。以天地爲天下的觀念。構成之要素。第五疇皇極。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是卽以天下爲王之領土也。以天下爲領土。則其領土無限制矣。以天下爲領土。則不容有他國之存在矣。雖有之。謂之化外。惟用王化所及。以視其服屬之程度深淺厚薄而已。換言之。統治天下者。惟有王道。王道之外無鄰國。此與霸道之國家觀念。有內外四方鄰國接境者。迥乎不同。王道爲天下觀念。霸道爲國家觀念。有天下則國家在其中矣。有國家則未必有天下也。故王道大而霸道小也。

王道既以天下爲觀念。則凡天下之人民。皆其王道治下之人民也。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民。霸道之國家。如今之列強。所謂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唯與他國競爭。以強凌弱。擴充領土。以富欺貧。經濟侵略。視他國之民。皆可凌可欺。狹隘甚矣。若夫王道者。則以德化爲標準。無種族國界之別。有德化之推行。而無欺凌之壓迫。有公道之縱的發展。而無私慾之橫的流行也。霸道之國家。其國民限於一國。雖他國之民。一時被其征服。所謂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瞻也。故一旦其本國勢衰。而被征服之國。則羣起而

倒戈之矣。如歐戰後之德國。此其例也。若夫王道則以德化人。必使其同化於禮樂文明而後已。所謂有教無類。一視同仁者也。王道治下之人民莫不心悅誠服。可不待力取而從者如歸。王霸之優劣大小從可以知之矣。

王道的天下觀念之第三特色。爲天民君之三位一體。洪範之前五疇所謂天地也。人生也。人生而建皇極也。皆有連帶之關係也。君主立於天地與人民之中。一身當天意民心以行之於天下。故君主之行爲。卽爲天意之流行。民心之發露。所謂代天行道。王道如砥者是也。是以其政治爲天民君三位一體者矣。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王道本於天地之自然。而與自然之法渾然爲一。可謂科學之至。道德之極。宇宙萬物遵自然之法而生。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者也。由此可知自然力之偉大。不特在物理學的重力。風力。水力。熱力而已。在化學的。生理學的。心理學的。神學的。以及一切其他之力。莫不與自然現象抱合不離。故自然現象之力。充塞於天地之間。而無時無地不在發動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可知王道之力。亦與自然力同。無遠勿届。無微勿至。則王

道力量之偉大，豈區區霸力所能比擬者哉。

王道之天下觀念，在洪範之五疇中，已構成其根本條件矣。自第六疇之三德以下，至於第九疇之五福六極，此四疇者，乃關於王道之作用及效果者也。今更述之於左。

(六) 洪範之第六疇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此三德者，皆王道之張弛施行之作用也。在治平之世，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斜曲者，須在上者以正直之道治之。此之謂平康正直。遇強禦勿順之亂世，非理可喻，則必須以快刀斬亂麻之剛術克治之。此之謂疆弗友剛克。遇和順之世，風俗又安，則須施行教化，故可以柔術治之。此所謂燮友柔克。要之王道之作用，張弛隨時，剛柔相濟，非腐儒之所謂王道，惟增懦弱也。

(七) 洪範之第七疇 七稽疑：稽疑者，乃王者考正疑事，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爲卜筮人，謂立爲卜人筮人之官也。然而將舉大事之際，則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可知王者推行王道，非一意孤行之專制君主可比。在舉事而有疑之際，不特先盡心謀慮，且謀及於官吏人民。

徵求意見。若人謀猶以爲未足。然後向卜筮以決之。卜筮之事。體用難明。然卜筮之道。不出於易。易道本於自然。故推演易道。足以知自然之法則。而明其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此王道之所以天人合一也。要之稽疑一疇。在周禮爲小司寇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意義實等於近代之議會也。

(下)洪範之第八疇 八。庶徵。庶者衆也。徵者驗也。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蓋王者法乎自然。欲省察己之得失。則驗之於天。觀其五物之或時或常。則知己之

或得或失。故其總敍亦謂之念用庶徵。庶徵之目。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此五者。陰陽往來之現象也。四時者。卽此五者往來之時。若五者來而各依其時。當雨而雨。當暘卽暘。則庶草必蕃滋而豐縟。若僅有一極備。如或多雨或多暘。類則必凶。若有一極無。如或無雨或無暘。則亦凶。五者不可過多。亦不可不及。故惟在得其時者。則足以謂之休徵。若偏而至於恆。則不免爲咎徵矣。(吉也)是亦王者大中至正之道也。王者以一己之德驗之于天。以雨暘燠寒風之五

者。象徵五事。以爲天人之應。五事之與五者。各以類相感。事之得失。動于此而氣順于彼。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故王道之盛衰。可以庶徵驗之。

(九)洪範之第九疇。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此言王道盛衰之結果也。若禮樂修明。教化大行。則民俗淳厚。咸歸於五福。反之。若敗德亂常。則民俗澆薄。咸歸於六極。董仲舒所謂堯舜行德而民仁壽。桀紂行暴而民鄙夭。此之謂也。而弱居六極之末。可知弱者爲王道大衰之結果。奈何居弱者之地位。而曰有王道。此真不知王道之爲何物矣。

至於王道之政策。其一端則可見於中庸之九經。其言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聞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吾人見九經之王道政策。可得而言者有三。

(一) 治國平天下。必自近及遠。有一定之順序。

(二) 對內政策爲德治主義。自修身至於來百工之七項。皆德治者也。

(三) 對外政策爲外柔而內剛。外弱而內強。對遠人則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完全以禮讓示人。使其油然而生嚮往之心。對諸侯則恩義分明。義則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恩則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如此恩威并施。故天下畏之。然則王者非強有力曷克臻此。

王道之政策約如上述。若其詳細之設施。於周禮一書。載之甚詳。昔孫詒讓於其所著周禮正義序曰：「粵昔周公續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

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纍，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一故欲研究王道之制度及設施者，可於周禮一書見之矣。其詳不贅。今特就其立法之精神研究，可得如下之六端。

(一) 天子爲政治之中心，而行政大權則握於天官冢宰。此官任宮中事務而爲周禮六官之首。其他位若君主立憲國之首相也。故張橫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

(二) 以禮教爲治國安民之要諦，故重視祭祀及文教。

(三) 在制度中，應用親親貴貴之思想。

(四) 均富之井田制度，及兵農合一之軍事政策。

(五) 組織地方自治制度。

(六) 兵刑二者爲王道存立之要素，然兵不黷武，刑不苟免。

凡此不過周禮之要端總之。六經皆王道也。諸子百家皆六經之支流也。亦卽王道

中之一端也。惟王者能各用其長，以達乎大中至正之道。後之儒者，專崇儒而罷黜百家，反使孔子地位與各派相并，而儒者亦自狹，成爲一派。於是各趨其偏。道家則偏於清靜無爲，練丹養生。法家則偏於權謀譎詐，不尚信義。儒家則偏於空談性理文學，是皆失王道之旨矣。戰國之際，王道衰微，法家之偏，流弊已極。孟子王霸之辨，豈得已哉。然霸道云云，本非不正，不過爲王道之小焉偏焉者耳。今世列強俱以富國強兵爲事，要皆如我國法家之流。吾人憧憬於其富強之由，而欲追逐效仿，亦旣數十年矣。而國勢反日流於衰弱。猶之治病，內痼未去，而專敷外藥，於是內日潰爛，而外亦益傷矣。西洋霸道，非中國病之適當醫藥也。列強之於今日，已圖窮而匕見，來日大難。今日之富強，不過曇花之一現耳。何足法哉。猶之我國戰國之王霸，盛衰靡常，徒爲孔門所羞言者耳。以昔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如欲平治天下者，舍王道其誰與歸。此非孫中山先生之倡東方王道，以爲迎頭趕上之計歟。

第五篇 武德與剛柔

說文剛彊斷也。从刀岡聲。案剛俗作鋼。考工記越絕書之兵皆以鋼。且鑄而不鍛。鑄者質必彊。不能作繞指柔。故說剛以彊。言其體之不撓也。申之以斷。言其用之能剗截也。字在刀部。主刀而言。古文剛字爲估。段注估从亼。亼古文信。信者必剛也。從二者仁。從二之意。仁者必有勇也。侃剛直也。亦從亼。

說文柔木曲直也。从木矛聲。段注洪範曰。木曰曲直。凡木曲者可直。直者可曲。曰柔。考工記多言揉。許作燦。云屈申木也。必木有可曲可直之性。而後以火屈之申之。此柔與燦之分別次第也。詩荏染柔木。則謂生木。柔之引伸爲凡稟弱之稱。凡撫安之稱。爾雅太歲在丙曰柔兆。孫炎曰。萬物柔婉有條兆也。李巡曰。言萬物皆垂枝布葉。故曰柔兆也。

剛柔二字含義至大。直可謂天下之道。亦可以剛柔二字盡之。自乾坤之大。推至於萬物之微。莫不有剛柔之質焉。乾陽物也。屬於剛。坤陰物也。屬於柔。於晝夜之象。則晝爲剛。夜爲柔。於山川之形。則山爲剛。川爲柔。在男女之性。則男爲剛。女爲柔。在強弱之質。則

強爲剛弱爲柔。在文武之別。則武爲剛。文爲柔。君子小人之分。則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物類之硬者爲剛。軟者爲柔。武術中之硬功爲剛。軟功爲柔。甚至於應事之際。發揚者爲剛。隱忍者爲柔。凡此剛柔之例。舉不勝舉。要之天下之道。不外剛柔而已。

然而剛柔雖殊。其體則一。剛柔者。不過體中之質。而質之中莫不有剛柔焉。易繫辭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朱子謂「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繫辭曰。「剛柔者。立本者也」。然而剛柔皆非定質。有時而變。剛爲柔。變柔爲剛。繫辭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本義曰。「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天地之間。事理無窮。惟易之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能盡其蘊。所謂爻者。言乎變者也。案乾坤各有三爻。三爻交變而動。謂之六爻之動。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之道。亦可謂之三項原則。天下隨物隨事隨理而皆有。三項原則焉。如以一物言之。內一也。外一也。不內不外一也。亦三極也。如以一事言之。事之如何幹法。事之如何效果。事之如何實行。亦三極也。如以一理言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環中之得樞。亦三極之道也。說卦傳

曰「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故剛柔者，爻之體。六爻之動，則爲剛柔相推。剛推柔，柔推剛。而變在其中矣。惟變須合乎時宜。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能變而合乎時宜者，則剛柔正而位當矣。要之天地事物，一動一靜，吉凶悔吝，莫不由於剛柔相變而成。吾人苟欲盡探其源，則非理解全部易經卦爻之道不可。此則非本文所可盡述者矣。

今余所欲論者，惟剛柔與武德之關係耳。夫剛柔二者，質雖不同，等是力也。是故姜尚武韜有文伐之說。周書洪範有正直剛克，柔克之三德。又申之以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蔡傳曰：「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撻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元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林氏曰：「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爲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疆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一于剛則失之亢，一于柔則失之懦。聖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矣。」上所謂剛克柔克者，皆因時因地而變。夫克者，治也。亦卽克己克人之謂。秉質太剛者，則治之

以柔秉質太柔者則治之以剛此克己之道也。疆禦弗順之世則治之以剛和順之世則治之以柔。然剛之中有柔焉。柔之中有剛焉。是故乾至剛而其靜也專。坤至柔而動也闢。一動一靜。一剛一柔。動極生靜。靜極生動。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剛柔相推。互爲其根。是故鐵雖剛而鎔之成液。水雖柔而凍之成冰。剛柔無常。趣時而已。

剛柔而不能變通以趣時者爲剛則太剛。爲柔則太柔。於是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洪範之所謂惡。剛之過也。所謂弱。柔之過也。書畢命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王氏炎曰：「忿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遇之。則必玩。惟不偏於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詩經大雅崧高篇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慶源輔氏曰：「柔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文武兼資。」丞民篇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安成劉氏曰：「周子以柔善爲慈祥。柔惡爲懦弱。剛惡爲強梁。剛善爲嚴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剛惡也。不吐不畏。則有剛善而無柔惡也。有柔善而後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爲軟美。無剛惡無又柔惡。故其保身不至枉道。蓋其剛柔合德而發皆中節也。」商頌長發篇曰：

「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羞湯之爲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周子通書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揚雄法言先知篇曰：「甄陶天下者，其在和平乎？剛則甄（音恩，陶器之裂縫者），柔則坯（與坏通，陶瓦未燒曰坯子）。龍之潛亢（易之乾卦），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之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思罪而恐誅，則田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猛剛之所致也。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皆能密於剛柔之變，而得權制諸侯，令行天下，能密於剛柔之變者，則能得剛善柔善之福，不能密於剛柔之變者，則能致剛惡柔惡之禍，是則剛柔趨變之義大矣。

剛之勝柔，強之勝弱，夫人而知之。然我國老子之學，則謂柔能克剛，弱能勝強，余甚惑焉。余思之，余重思之，蓋知老子之所謂柔弱者，非真柔弱也。外柔而內剛，外弱而內強。

也是與姜尚之文伐。殆如一轍焉。所謂文伐者。伐人之國不以兵戈。而以文事。兵戈戰鬪。顯而易見。文事侵伐。隱而難測。有武事之功。而無武事之迹。今世之所謂經濟侵略。文化侵略者。殆即文伐之意也。文伐之道。即俗所謂棉裏藏針。殺人不見血之計。則其力量。豈非遠勝於剛強者乎。列子黃帝篇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常勝之道曰疆。」淮南子原道訓曰。「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汲冢周書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諺云。軟繩可以縛硬柴。亦即以柔克剛之意也。我國拳術中有所謂硬功與軟功者。太極拳爲軟功之一種。據傳說太極拳之老祖。能用軟功吸住鳥鵲於掌中。使不能飛起。聞者疑爲神話。然據物理學言之。亦非不可能者。牛頓發明有運動之第三定律 (Newton's third law of motion) 凡甲物體以力加於乙物體。則乙物體同時以同大而方向相反之力還諸甲物體。是謂運動之第三定律。由此定律觀之。有原動力 Action 必有反動力 Reaction 而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故此定律又謂之原動及反動之定律。倒如以拳擊牆。牆亦以反動力加於拳上。而

拳卽覺痛矣。假令以拳擊於軟墊。而拳卽不覺痛者。何也。蓋因手之運動漸漸消沈於軟墊中也。又如手持粗繩之兩端。足踏繩之中心。無論用若干大之力向上躍。身均不得起。是蓋因向上躍之原動力。與反動力相消故也。太極拳之傳說。亦同此理。蓋太極拳者。用氣而不用力。功夫深者。卽能將掌中之力。完全化爲鳥有。則鳥鵲站於其掌上。卽站在最無反動力之所。凡鳥之上飛。其兩足必須着力。今掌中既無力。則鳥之兩足便不能着力。故亦不能飛起矣。如人之墮於沙漠之中。愈用力則愈下陷。蓋沙漠無反動力故也。又如汽車。雖駛行恃其動力。但亦須藉地面之抵抗力。方能行駛。若汽車行於雪地上。其滑無比。則車輪雖旋轉而亦不能行也。太極拳之軟功。柔道也。雪地之無抵抗力。柔道也。太極拳之柔動能使鳥不能飛。雪地之柔道。能使車不能行。此非以柔克剛之科學的理論耶。說苑「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尙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老子又曰。「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按物之常理。

精者在_上。粗者在_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强大也。老子又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老子予奪翕張之術。以柔克剛之法也。蓋剛者太過則折。惡者不積不足以滅身。柔之勝剛。唯一之法。令其自滅而不費人力。故曰微明。若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句踐事吳。以及張良之待秦項。漢文帝之待佗溲。亦皆是也。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曲則全。枉則直。如魚之潛於深淵。此守柔藏身之道也。然後張者更使其張。強者更令其強。興者更爲其興。欲者更足其欲。使張強興欲過其限度。物極必衰。盈滿必損。此自然之道也。當其張強興欲未足而治之。則其機未極而已反危。故制治之術。惟有順而使其極。於是剛強持滿。以與天下爲爭。而吾獨以柔弱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柔勝剛。弱勝強之術也。是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江海雖大。而下於百谷。能強而示之以弱。剛而示之以柔。此所謂柔葆和也。

老子之道。以昧爲明。以弱爲強。然老子而非不明。外若昧耳。內非不强。外示弱耳。其

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守內之方。故曰「自勝者強」。自勝者克己之謂。能克己即能守柔。能守柔故能積柔爲剛。積弱爲強矣。克己即所以克人。以武德之極則也。故老子之道爲孫吳兵法家所宗焉。兵略訓曰「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剛。示之以弱。而乘以強」。心書將剛篇曰「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此皆老子之遺意也。我國秦漢以後。崇尚文墨。武德之衰久矣。不曰老子清靜無爲。趨於絕滅。即曰老子縱橫捭闔。趨於權術。是以孫子兵法有云「兵者詭道」之句。遂誤解爲謠詐之方術。君子修辭立誠。遂不屑於謠詐之方術。武德之衰。此亦一大原因也。夫詭道之本義。詭者危也。可恐可誠之義。亦即論語所謂危言危行之義。故危从人厂口。口者即古文之節字。人厂在節字之上者。即爲調節其身危之意。（參觀鈴木禮太郎著武德極意）設人而無此調節。而高在上。身將墮於千仞之谷。不亦危乎。故兵之爲詭道者。即爲調節人之危險之道。非謠詐之方術也。吾人欲調節危險。則詭道不可不尚也。而詭道之精。舍易經之剛柔相推。與夫姜尚老子之剛術柔術。無他道矣。

第六篇 武德與動靜出處

世界各國講人道者（即所謂人生哲學）莫我國若。我國古聖發明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天地之間。按天地自然之道而行。則與天地合其德矣。天地人物之間。有一共同之原質。先儒名之曰元氣。西洋科學中名之曰伊太 Ether 或電子 Electron。此元氣伊太電子。在天地人萬物間流動。無時或息。空氣至爲虛靜。而所謂元氣伊太電子者。則在其中而活動無息焉。是以聲光色熱賴以傳達。地至靜也。而無時不動。是以有晝夜時刻之分。物至定也。若以科學分析之。則不知有幾千萬之電子。而無時不動也。即以人言。起身動也。睡眠亦動也。甚至一尸體間。亦有無數元氣伊太電子之活動也。佛教謂物質不滅。亦即此意。從可知天地人之道無他。一動而至靜。靜而至動。之動字而已。周子太極圖說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又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按周子之說。有三義甚明。一。太極具活潑潑之動性者也。二。太極動極後而生靜態。三。雖爲靜態。而

又向動態者也。由此可知活潑潑之動爲一切之本。天爲動。地爲靜。陽爲動。陰爲靜。晝爲動。夜爲靜。出爲動。處爲靜。凡此云云。皆以反復狀態而言之耳。因非動卽無靜。靜卽無動也。

太極函天地人萬物而無時不現。其活潑潑之動。然其動有道焉。循道而動。變化生焉。是以動極之後。則生靜態。靜極之後。則生動態。故曰動靜有常。此卽天地自然之道也。人之動靜亦有道焉。「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繫辭傳）是則天地自然之道。由庖犧而象之以八卦。更推演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文王一一依其次序。爲卦辭以明一卦之義。又爲爻辭以明一爻之義。孔子繼起。復爲伏羲之卦象。文王之卦辭作傳。凡爲十傳。於是發文王造辭之蘊。上合天道。下合地德。中合人倫。貫通幽明。而太極陰陽動靜之道。備於易焉。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者。蓋審乎動靜之變。而不違乎太極自然之道也。

有天地之道。而後有天地之德。德者得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卽由天地之道而行。其

行而所得者爲生也。人之動靜不違道而行，則爲有德。故有德者得生也。動而生，靜而生。在天地之間，由動靜而生陰陽，由陰陽而生五行——金、木、水、火、土，由五行以化生萬物。在人則爲動靜而生仁義禮智信五常。君臣（卽今之國家與人民之謂）、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由之以應事也。朱子曰：「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由此可知太極於人之動靜應事間，卽謂之理，合於理而動靜者，卽謂之合道。換言之，道者，人生合理化之行動耳。

動靜之於人生，在生理上則必須有晝起夜眠，在應事上則必須有出處之道。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家語執轡篇曰：「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連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莊子天道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又曰：「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

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按易之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與必出必處。必默必語。恰爲相反。蓋君子之出處語默。一皆循其自然之道。換言之。一皆視環境而定。可出則出。可處則處。故曰。或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納。冠掛而不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故出處之間。均不可失時。猶之火車之循軌。應行則行。應止則止。不失時也。若夫行止失時。則有越軌撞車之虞矣。此卽所謂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也。然而道之爲道。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已。無爲者。非不爲也。爲之而無形耳。亦猶朱子之解靜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夫無形之爲。則所謂不爲形所囿。天無形而爲。故四時行焉。萬物育焉。故和無形之爲。所爲廣大無極。世人往往囿於有我之私。致所爲者不能無我。卽不能無形。有我有形。則所爲不廣大矣。是故君子欲修身治人。兼濟天下者。則必有無形之爲。欲致無形之爲者。則必修虛靜恬淡之功。諸葛亮誠子書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此誠千古之名言也。

出處之道。於易備矣。而乾卦一卦。尤足以概括一切。乾元亨利貞。說卦云：「乾健也。」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又案元亨利貞配春夏秋冬。此以天之道言也。又配仁義禮智。此以人之德言也。若以人事推衍之。有一日之元亨利貞。有一歲之元亨利貞。有一世之元亨利貞。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者。乾道變化。卽爲元亨利貞之變化。在天道言之。有春夏秋冬之變化。在人事言之。有仁義禮智之變化。天道有春夏秋冬之變化。而後萬物可以各正其性命。人事有仁義禮智之變化。而後人類可各正其性命。惟天道變化。必須使太和之元氣。保合於無間。然後乃利於貞固也。人事變化亦然。必須以貞固保之。合之。養其精。蓄其銳。然後乃利於幹事也。由此可知天能保合於太和。而後可變化。春夏秋冬。人能養精蓄銳。而後可發爲仁義禮智。所謂「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也。

我國古聖之學。主「爲政以德」。卽凡有德者。莫不可爲政也。上自帝王。下逮庶民。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故大舜一歷山之農夫耳。乃可一躍而爲治兆民之君王。我國君位。

向無神授天賦之義。惟以有德者居之而代天行道。大舜其徵也。故人人祇須修德。人人皆有君王之希望。如孔子雖有君德而無其位。後世亦以素王稱之。學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者也。」孔子雖不得位。而教育之德。普及於天下。是師德卽君德也。古者君師合一。故中國之政治。乃完全爲師治德治主義者也。後世不明是義。憑學者之理想。出而問政。其最大之希望。則爲宰相。從未敢作帝王思想者。反使天位落於大奸巨慝之手。遂以天下成爲私有。與上古之所謂帝王者。迥乎不同。是以文明進步。較之上古反形退化。是皆學者對於古學未能復興所致。其實易經之乾卦。按乾卦六爻三三。曰下而上。陽主長。故用九。敎最下一畫。稱爲初九。其上卽爲九二。九三。九四。九五。至最上一畫。卽稱爲上九。言用九者。謂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其中九十二陽爻。皆用河圖中宮一三五相加之九也。載之甚明。如「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無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無首吉。」此處之所謂龍者。象徵有君德之人而言。所謂君子者。古時對於君王及在野有德之士。往往通用。大人者。亦與龍與君子之意相同。按文言「初九

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君子修身率性。尊德樂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中庸謂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晦。論語謂人不知而不慍是也。且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若潛蟄之龍。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若夫時之未至。則勿用也。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出則有爲。處則有守。有道則樂而行。無道則憂而違。論語所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遇無道之時。惟有藏器勿用。憂於懷中耳。太公之釣於渭水。孔明之高臥隴中。皆初九潛龍勿用之例也。若修身未及於龍德。而欲汲汲求用者。是則不足道矣。

文言「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所謂見（同現）龍在田者。蓋指有龍德之君子。現其德於田野間者也。所謂龍德而正中者。蓋指有龍德之君子。雖在田野間。亦必居正中之位。爲羣衆之中心。如衆星之拱北辰。雖在田野間。與平民居處。所言不過平常之言。然而有信用。所謂庸言之信是也。所行不過平常之

行。然而極謹慎。所謂庸行之謹是也。言既有信。行既謹慎。自然不入於邪而誠自立。此所謂閒邪存其誠也。雖善行施於世。而不誇己之功。於是至誠感人。已正而物正。不特足以矜式鄉里。抑且德被所及。四方風動。而至博化。此所謂善世而不代。德博而化也。故身雖在野。羣衆已見其利。而認爲大人。此卽有爲君王之德者矣。故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修身率性。先有潛龍勿用之志。然後可恬靜無爲。雖未得時而用。亦能安心躬耕隴畝。而德化所及。社會均蒙其利矣。所謂「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蓋謂有君德之人。雖尙在田野間。然社會有其爲領袖。而德化所及。人人莫不親其親。長其長。而可不待在上者之治。天下自然變爲文明矣。舜之耕於歷山。天下之士從之如歸。此其例也。

文言「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君子雖在田野間。已被羣衆認爲大人矣。然仍必於日間。乾乾自強不息。夜間亦復小心翼翼。若有警惕之意。時

以爲危厲。然後可免於咎。蓋君子之志。在於進德修業。正心誠意之爲忠。言行一致之爲信。忠信所以進德也。有忠有信。然後內外如一。則發爲言論。莫不由於誠意。於是事業可成矣。此脩辭立誠所以脩業也。周子通書云：「聖人之道。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德行體也。事業用也。君子無論出處。所以終日乾乾者。惟在進德修業而已。李剛主周易傳註曰：「實心實事。所以進德。文謨有物。所以居業。」三居下卦之上。在上卦之下。知上尙有可至。是知至也。從而至之。則乘機圖進。故曰：「可與幾。知下已處其終。是知終也。從而終之。則以義命自處。故曰：「可與存義。是故進而不怠。又何驕。處而不援。又何憂。」君子在出處之際。尤須知幾。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若夫進退之際。不能知幾。則危矣。故朝夕均須自強警惕也。此爻象微君子正在可進可退之際。所當自守之道也。

文言：「九四曰：或躍在淵。無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無咎。」此第四爻。適當上下之交。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並龍而不稱。且或而不名。是無常也。王船山曰：「自初至三。皆象聖修之功。九二君道已盡。九三更加乾惕。以應物盡變。乾德成矣。自四以上。以學言之。則不思不勉而入。

聖以時位言之。德盛道行。將出以受天命之候也。故四以上皆以功效易之。程子曰。或躍或處。上下無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爲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恆也。故云。或。一君子在九三之爻。重在知幾。以免危險。今在九四之爻。已處萬全之地。進退均可無咎。然進退有時。故重在時字。雖時上時下。時進時退。上下交處之際。而所爲皆以中正。而不離羣衆。蓋君子非徒獨善其身而已。亦欲爲濟時也。湯武之應天順人。時至勿失。此其例也。

文言。一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一此爻指君子進德修業。而已居君位。如飛龍之在天。高居人上。得時行志。則凡君子之徒。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水流於卑濕之地。火發於燥旱之所。龍飛而雲從。虎嘯而風起。凡此皆比喻聖人而能得君位者。則賢人君子。如風雲際會。以類相從。莫不上下當位。佐命濟時。各盡其才。並發明處置萬物之方。使各盡其用。既盡人之性。又盡物之性。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本乎天。本乎地者。各親其親也。其聖人作而萬物覩者。

卽聖人造作法度。類別萬物。使萬物由混雜而顯明。人世也。於是普天之下。莫不受其利焉。此真所謂大人出現矣。「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言九五之大人。其覆載之德。同於天地。照臨之明。同於日月。發號施令。同於四時。福善禍淫。同於鬼神。是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四時之序。鬼神之吉凶。無不備於其身也。大人體天出治。旋乾轉坤。人定勝天。足以挽回氣運。創造時勢。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若夫天運已見。時機成熟。當奉天道。趨赴事功。而不失其時。此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有如此者。如堯舜禹湯文武皆是也。

文言「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王船山曰。『剛而不止。居高而不肯下。亢也。亢之爲道。率繇于不知。而龍之亢。非不知也。秉剛正之德。雖知而不自已也。惟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而不磷不緇者。不失正。乃能與於斯。忠臣孝子。一往自清。不恤死亡。亦有

聖人之一體。雖有悔而固爲龍德。時乘之亦所以御亂世之天也。上九一爻。無中無下。惟有上義而已。此爻指君子。旣在君位。若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則必至陽極。則陰至。物極則必反。是「窮之災也」。陽居陰。則失位矣。失位卽是無位。故雖在上爲貴。然已無位矣。上無失位。則高而不能君其民。九三之君子。九二之大人。皆陽處下卦。蓋自視過高。已不見下之尙有九三之君子與九二之大人。不能提掖後進。使賢人屈居下位而已。亦無輔助者矣。是故動而有悔也。上九一爻。是戒有龍德之君子。不可久戀君位。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蓋大道虧盈而益謙。君子居九五之位。至矣極矣。若再進而不退。則爲上九之亢。而至於陽極。則陰侵。故有龍德之君子。知盈之不可以持久。而有窮之災。則宜順天道。俾位於賢。如堯傳舜。舜傳禹。方可也。後世易道已失。不能奉行傳賢之政體。遂致放伐革命。篡弑相尋。歷朝帝王。鮮克善終者。皆亢龍不知悔之過也。夫位高則危。歷朝帝王。固非不知也。於是設種種防範之道。以絕正人君子之路。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遂使後世政治。反不如古。且愈趨愈下。至以爲古之傳賢政體。高不可攀。豈不悲哉。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所謂用九者，蓋以乾百九十二之陽爻皆用九，同於乾之六爻，而爲羣龍之象。羣龍者，陽見陰隱，是羣賢滿天下，君子道長也。又無首者，亦指羣賢雖有六爻之位，上下之別，然一皆以德爲本，代天行道，雖居元首之位者，不過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一體，政教合一，實一師位而已。師者，教爲君，學者，學爲君，故師者，卽非首出庶物之特異人物，而元首之位，亦非久居爲己有也。元首與平民，在人格上皆爲平等。大人之德，如天之大，天者一大也，天何有首哉？則大人者，亦豈有首人之心哉？無首心，則其大如天，故曰吉也。此爲政教合一與德治主張最明顯之辭。若徒言人治而不以德治爲本，則人以治人，必有不平等者矣。雖首出羣衆之上，而其人實非如代行天道之大人，蓋以天之德不可爲首也。若治天下，皆以德治爲本，用乾卦六爻之變，則進退出處，各有所守。九二言利，九五亦言利，九三無咎，九四亦無咎，初九勿用，旣勿用，何有咎，卽無咎亦不必言也。不以利爲意，利亦不必言也。上九不亢，何有悔，有悔焉，爲其自用故也。夫上九之辭，本戒辭也，其實未嘗亢也。統觀六爻，皆有利無咎，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蓋乾元

不自用。合衆陽以爲用。聖人不自用。合羣聖以爲用。故天下治矣。羣聖之道。皆爲天道。天道者。卽天則也。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總之。欲治天下。當用乾卦。用乾卦。以羣賢無首爲吉。蓋重在德治。而非人治也。今人往往言西洋爲法治國家。中國爲人治國家。實爲誤謬。孔子雖有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言。蓋嘆當時無有德之人繼之耳。若孔子只主張人治者。亦可不必言「爲政以德。譬如北辰。而衆星拱之」矣。可見所謂人亡者。德亡之意。故中國政治學爲德治主義也。惜乎古道不興。後世爲政。不以德治。而以人治。帝王以梟雄之姿。不以君位爲師位。而以元首之位爲私有。傳之子孫。以爲帝王萬世之業。而一般忠臣義士。惑於人治之說。往往奉一無道無德之帝王。盡其忠義。雖得聖人之一體。其實無補於當世。是以歷朝亡國之際。忠臣義士。史乘所載。可歌可泣者。千載之下。尙令人感慨係之。然而勢之於將亡。一木難支大廈。人力不能回天。是故亡者固有忠臣義士。而興者則有開國元勳。天道果公。不能有此矛盾。而其所以然者。天道在德不在人也。亡國之君。已無其德。雖有忠臣義士。亦無濟矣。且興亡靡定。盛衰無常。使天下不治者。此皆人治而無德治之過也。人治之弊。則如帝王家傳。雖其間亦有有德之君。以成爲小康之

治。然不旋踵間而亂又作矣。證之歷史。固極明顯。設以古之德治。用羣龍無首吉之傳賢政體。政教合一。則天下久治。豈有亂哉。後儒以爲一治一亂。不能避免者。無不信也。

上述之乾卦意義。於君子之動靜出處。關係天下之治者。至爲重要。吾人誠能於動靜出處之間。蹈道而行。正可至於莊子所謂靜而聖。動而王也。周末莊老主無爲。至宋儒而主靜。至清初而顏李等主動。後儒對於無爲之學。每多誤會。其弊至於苟且偷安。此皆望文生義之過也。所謂無爲者。卽古聖孔子德治之主張。亦卽易之羣龍無首吉。有德之君子。代天行道。無所爲而爲。虛靜恬淡。渾然無形。德大無極。以是得則若固有之。失則若固無之。得失無動於心也。所以然者。其大無比。則無大小之分。渾然無形。則無首足之別也。故君子相處。便無爭矜。則亦無所爲首者矣。由此可知無爲而治者。本與易道相同也。至宋儒主靜。僅及易道之半。故古之道德治主義。傳賢政體。政教同一之精神。仍未能爲之發揚。且主靜之學。往往偏於靜坐。寂然不動。甚至如李文靖。默寡言。堂下花檻傾圮。經歲不問。家人一日語之。文靖不答。累以爲言。文靖曰。豈以如故動吾一念哉。亦不之問。

（聞見雜錄）無怪清初顏李對宋儒極力攻擊。而曰「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

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顏習齋言行錄）以實行動而矯正宋儒之偏靜矣。若夫王陽明之學，則曰「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動靜皆有事焉。是之爲集義。」又曰「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又曰「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見答倫彥式書）大抵宗儒主靜，與陽明之學，所謂動靜云云，皆爲心學功夫。是以不善學，其極至於獨善其身而已。惟陽明有知行合一之說，似較宋儒爲進，然皆未能窺乎古道。而以君德自居也。顏李之動，較陽明又進一步矣。惜未能暢所欲言，使古道昌明。抑亦時之未及乎。今當西洋政治學說衰頹之際，反觀我國古聖之道，博厚高明，正所謂俟諸百世而不惑者。爲往聖繼絕學，其唯在今日歟。

第七篇 武德與仁

人必有生也。然有害其生者，則必抵抗之。此人之本性也。病毒之侵害，則人必服藥以抵抗之。務使病菌絕滅而後已。蕪草之害五穀，則必拔除之而後已。於人亦然。有害羣之馬者，必殺之而後可以免禍。非好殺也，不得已也。殺人而能安人，此仁術也。此武德也。日本熊澤蕃山曰：「日本仁國也。故自古多勇者。」以多勇者而爲仁國。故曰：人恆以仁國卽武國自命。然則武與仁，豈非一而二，二而一者耶。

夫仁按說文親也。從人從二。又古文仁從千心（忝）。所謂親者親親之謂。推己而及人也。由己而人，故以人二成會意字。又古文千心爲仁者，蓋爲萬衆一心之會意字。夫仁者生之性也。人莫不親其親，性也。所謂性者，從生從心。朱子曰：「生之理爲性。」且生性古字通。周禮大司徒辨王地之物生，謂物性也。左氏昭八年傳莫保其性，言莫保其生也。故繫傳通論曰：「性者生也。」人之求生，天賦之性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生之初，必依父母爲生。故須親其親，及其長也。非互助合羣不能爲生。故須推己及人。人人可以推

已及人，則必萬衆一心，而互助合羣之功得矣。故古文仁字，又爲從千從心，卽以萬衆一心爲互助合羣之道也。由此可知人之生也，非仁不能自存，故仁者生之理也。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能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此卽仁爲生理之意也。

禮記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大戴禮曰：「君子執仁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兄弟也。」莊子曰：「義人利物之謂仁。」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由此觀之，仁者豈非互助合羣之意，而何人之生存，賴有抵抗力與自然力適應，故適者得以生存，然抵抗力之發達，莫過於互助合羣。互助合羣，卽生存競爭最良好之武器也。凡有生之物，互助合羣之性，皆自天賦。惟有善羣與不善羣之別。善羣者，則種族必愈繁盛，知識必愈進步。反是，則其種族必愈衰微，知識亦必落後。蜂蟻雖微，而善合羣，故種族蕃衍。虎豹雖猛，而日以減少。不善合羣之過也。人爲萬物之靈，最能善羣，爲各種動物所不及。然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優

勝劣敗之跡斑斑可考。如美洲之紅人。澳洲之黑人。自與白人交通以來。其種族日益減少。伯林海之甘穆斯噶加。前土民數十萬。晚近乃僅數萬。存者不及十一。至如我國秦以前。與我炎黃一派之華族。比權量力者。凡得八族。曰苗蠻族。曰蜀族。曰巴氏族。曰徐淮族。曰吳越族。曰閩族。曰百粵族。（附蜒族）曰百濮族。此皆邃古以來居於中國者也。其間除苗蠻濮三族外。率皆已同化於炎黃一派之中華民族。當苗族盛時。蚩尤爲之酋帥。涉江逾河。伐我炎黃。黃帝戮之於涿鹿。復經顓譽堯舜禹數百年血戰。始驅之復南。漢光武建武中。劉尙馬援征蠻。歷隋唐宋元明清屢創之。今則侷促困居於湘桂貧瘠之地。以視華族真不可同日而語矣。若蜒族者。其族在粵。至今尙浩繁不下百萬。但其人居水中。以船爲家。與華族不通婚姻。考之隋書南蠻傳云。與華人雜處。曰蜒。曰俚。韓文公房公墓云。林蠻洞蜒。然則蜒族昔固洞居。而與華人雜廁者也。其由陸入水。不知始自何時。要之爲我族所逼。不能自存於陸地耳。至如濮族者。自先秦以來。至今仍窮處於雲貴一帶耳。觀乎此。則知劣者不得不敗。而讓優者以獨勝。夫優劣之道。不一端。而善羣與不善羣。實爲其總原。

我華族能善羣之民族也。考之歷史，我國自昔非統一也。由萬國（夏禹時）而三千（殷時）而八百（周初）而百二十（周東遷時史記稱孔子適周見百二十國寶書）而十二（春秋時史記有十二諸侯年表）而七（戰國時）而歸於一（秦）以散漫之民族，團結成一大民族，以敵視之小國，統一而成一大國，由散漫而團結，則合羣力量愈大，由敵視而統一，則互助之功愈顯，雖羣之合也，非戰不爲功，而止戰之道，則非羣無以息，以戰合羣，以羣息兵，戰後合羣，二而一，一而二者也。秦滅六國，固由武力造成統一，而統一之後，則六國之爭息矣，由此可知武與羣一道也，故武與仁亦一道也。

仁者無敵，何也能善羣耳。荀子曰：「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故舜以匹夫，而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湯以七十里，武王以百里，而天下歸之。六韜曰：「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茲卽能善羣之謂也。能善羣故可以爲君。荀子君道篇曰：「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

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呂氏春秋用宗編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由此可知能善羣者。則無敵。故曰：仁者無敵。在善羣耳。

人之於禽獸。飛不如鳥。走不如獸。而禽獸爲用。何也。人能羣耳。強國之民與弱國之民。同是人也。而一則以強。一則以弱。善羣與不善羣耳。更進而言之。領袖與羣衆。同是國人也。而一則爲領袖。一則爲羣衆。善羣與不善羣耳。人何以能善羣。荀子以謂在於有禮義。曰：「義以分（卽禮）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又曰：「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禮）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此理是也。然其根本則在於仁。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故知無仁卽不能有禮也。是以孔門之學。在於求仁。夫仁者求生之理。天下之所同也。故求生之理。在於親親。親親之道。在於合羣。人

能知合羣之有益。離羣之有害。則莫不願合羣矣。人人願合羣。人人能推己及人。人人能化小我而爲大我。則大同之世。可立而待也。然人往往蔽於私欲。知有小我而不知有大我。知有私益而不知有公益。於是小我爲大我之障礙。私益爲公益之蝨賊矣。公私衝突。而爭端起矣。一部人類之歷史。謂之公私之鬪爭史。亦無不可。然公私衝突之結果。最後之勝利。則必屬於公者。何也。公者能合羣耳。折一枝箭易。折十枝箭難。非箭之力有不同也。合則多力。多力則強耳。歷史之演進。皆逐漸由私而公。我國秦以前。由萬國而統一。此一例也。夫天下烏乎定。定於一者。亦卽此意耳。觀今日世界局勢之擾攘。有識者莫不欲求統於一尊之法。昔拿破崙嘗圖統一而未成。威廉第二亦遭失敗。威爾遜之國際聯盟。至今日已成強弩之末。卽列寧世界革命。亦已虎頭而蛇尾。雖然。今日之世界各國。亦猶秦以前之各國也。今日之企求統一之心理。亦猶秦以前之企求統一之心理也。然則其必有最能善羣者出而後定乎。

今日之世界。正公私善惡衝突最激烈之時期矣。惟仁者可以無敵。而求仁當爲今日之急務也。孔門之求仁方法。以「克己復禮爲仁」。克己者。卽爲克去小我之私。而成

大我之公。復禮者。卽謂制止妄動之爭而復於共守之羣。一則在於自動之求仁。而一則卽有強制求仁之意。人人而能克己爲仁。則天下不公而自公矣。不爭而爭息矣。然孔子當時已嘆「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禮記表記)。則可見克己之學。僅能行之於少數之君子。非可望於一般之民衆。故復繼之以復禮之說。其意若曰。不能克己者。則必以刑法制之。(禮爲刑法之說。另詳武德與禮篇)。可見孔門之求仁。其急迫有如此者。然我國之仁學。湮滅久矣。孔子而後。戰國之際。已有曲解之者。故有韓非子對仁之反動思想。曰「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六反)。蓋以爲仁只是愛人。兼愛博愛之說。只是矜憐憫惜。慈祥恩惠。而其弊必至於溺愛也。溺愛則善惡不分矣。昔周茂叔牕前草不除去。卽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故不忍去之。又張橫渠聞驢鳴。以謂是天機自動意思。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此宋儒之迂腐。眞善惡不分。人物無別者矣。不知仁之爲道。固以天地生物爲心。然天道流行而有四時之變。春生秋殺。顯示善惡之別。生其適者。而殺其不適者。天地至公之道也。且夫仁者。仁其類者也。仁于他物。不仁於人。卽不得謂之仁矣。牕前草不除。是仁於草而不仁於人也。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則豕鳴亦與自家呼喚一般。

耶。殺豕不類於殺自己一般耶。是則仁於禽獸而不仁於人也。以此而推。則盜跖可比堯舜。桀紂亦並湯武矣。若是則仁之意義。便根本無有是處。不知仁之爲道。當如天地之至公。生其善者。而殺其惡者。若不問善惡。唯以推愛爲仁者。非眞仁也。

仁爲求生之理。然有殺身以成仁者。何也。犧牲小我之生。以獲大我之生。犧牲一己之生。以爲羣衆之生而已。故仁人志士。視死如歸。蓋其所欲甚於生也。孟子曰。「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吾以謂殺身成仁者。是窮則獨善其身者也。蓋志士仁人爲羣衆利益而奮鬪。其濟則天下蒙其利。不濟則殺身以成仁。身雖死。而求仁得仁。又何怨。故文天祥之自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此求仁得仁之謂也。求仁而能得仁。非獨善其身之謂乎。世有以謂獨善其身者。等諸苟全性命之意。則大謬矣。苟全性命者。偷生之謂耳。君子有爲天地立心。爲生物立命之志。自強不息。雖不可爲而亦爲之。若生逢亂世。則更不能坐視而不救。苦心孤詣。以行其心之所安。雖舉世皆惡而已。則獨善其身。豈有仁人君子視亂世而不救者乎。不救亂世而惟偷生。豈足爲行善之君子乎。諸葛孔明雖有「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救聞達於諸侯」之語。然臥龍先生之名固早已聞達於當世。雖高臥隴中。而常以管仲樂毅自比。是以劉備三顧。而決策已定。若孔明者。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人。豈真苟全性命於亂世者哉。此其爲言。不過自謙之辭耳。後之讀者。不能以不肖之心。解釋之也。

然而殺身成仁者。不得已也。苟能成仁焉。雖苟全何害。昔齊崔杼弑其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卽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而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慶立。景公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左傳襄二十五年）晏子可謂能仁矣。其不死莊公之難。非苟活也。蓋其自信不死。可以利國家。卒定大難。以其君顯爲國民者。有死國而無死君。苟有國可利。仁者不死也。又論語「憲問恥」。曰。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孔子之所以許管仲爲仁者，亦以管仲不死小節之仁，而能九合諸侯，功濟天下，此則大仁矣。管仲與晏子皆不死小節，而苟全者也。然能成仁，則其不死者，而欲有甚於死者也。故成仁之道，未必以死，在於能仁與不能仁耳。

第八篇 武德與義

自我字之義明。則義之爲義。可瞭然矣。夫義从我从羊。我者以手持戈也。羊者祥也。以手持戈爲吉祥者義也。以手持戈者武事也。以武事爲吉祥者義也。故禮記樂記以秋斂冬藏爲義。經解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蓋秋斂冬藏者。天地之武道也。凡有害於天地者。於秋冬則斂藏之。天地以生物爲心。欲其生也。則不能不去其害。故易經乾卦以利者爲義之利。坤卦以義以方外。以義爲利。故謂之吉祥。以義方外。故必須用武事。

天下事未有不用武事而能得利者。木必待鋸。然後成器。鐵必待錘。然後爲釘。土非用犁。不能種植。穀非待煮。不能成飯。可知有武事而後始可有利。不驅虎豹。則人不能安居。不除凶暴。則人不能樂業。爲安居樂業而用武事。此之謂義。故湯武革命。爲民除暴。義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亦義也。平其所不平。正其所不正。此易經之義以方外。書經之以義制事也。故義者爲人生之準則。釋名之所謂「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使事物而各得其宜。則義安處便是利。然何者爲宜。何者不爲宜。則不可不注意焉。

人莫不欲利己。宜也。然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非宜矣。人莫不欲自由。宜也。然妨害他人之自由，則非宜矣。人莫不欲自衛。宜也。然嗜殺人者，則非宜矣。可知宜與不宜，在他人之自由。董仲舒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謂仁必推己及人，義必由中斷制也。我公私之別耳。董仲舒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謂仁必推己及人，義必由中斷制也。能由中斷制，自己制裁，故與人無傷矣。然人必有仁，而後可以知義。能知人之利害，而後可制己之利害。能知何者爲公，而後可明何者爲私。夫義者宜也，固無不利。然有長短，小大之別。（禮記表記）利於人，利於公，則其義長而大。利於己，利於私，則其義短而小。不利於人，不利於公，則謂之不義。論語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者，蓋指君子能明人我公私之別，而小人則唯利是圖也。

能行義者則必有利。然往往利於人而不利於己，利於公而不利於私，何也？木必待鋸，而後爲用。然爲鋸者未必有利也。鐵必待錘，而後爲用。然爲錘者未必有利也。然非有鋸，錘鐵木不能用也。鋸錘者物之利器矣。人之行義亦然。殺人而安人，殺人者未必有利也。然不殺人，人則不能安也。故義者人之利器矣。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魚取熊掌，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君子非

不欲生也。然非犧牲小我之利，不能成大我之利。其生也幸，其死也命。君子之於生死，惟義是從。吾讀墨子公輸篇，其救世之患，急人之難，無所爲而爲之，可謂義矣。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爲義，獨子爲義，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我，何以止我？人之難無所爲而爲之，可謂義矣。孟子稱墨子摩頂至踵以利天下，誠哉！其然哉！茲錄之如下。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百舍重繭，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海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旣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

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敵。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鼉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枿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攻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于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吾又讀史記趙世家。得程嬰與公孫杵臼爲趙氏存孤。苦心孤誼。杵臼死之以謂爲其易。程嬰扶孤成功。以謂爲其難。宜可不必死矣。然而大功告成之日。嬰竟踐前言以死。蓋旣以許死友以後死。則不能負初志也。茲誠生死之際。惟義是從者矣。茲特錄之如下。

「晉屠岸賈將誅趙氏。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

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世先君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而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

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以君矯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編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旣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吾又讀史記刺客列傳得荆軻。高漸離。燕太子丹。田光。樊於期五人。爲國復仇。事雖不成。而以死赴義。使人肅然起敬。蓋義之足以感動人心。非筆墨所可形容也。先秦之際。人多尙義。義之所在。視死如歸。荆軻之死也。先之以田光。中之以樊於期。至高漸離於秦。統一之後。仍不失其復國之心。終以死之。何其志之堅也。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信矣。今

將其傳錄之如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

有問。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緣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鷲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襪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鷲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

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闖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

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問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曰。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可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日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抱其袖。右手搃其脅。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其有意乎。樊於

期偏袒搯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纓。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卿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曠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羣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

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番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搵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逐荆軻。乃秦王而卒惶急無以軻擊。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

以我爲非人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吾又讀戰國策，魏策得縮高焉。縮高處於兩難之地，聽信陵君而攻子也。是使子陷於不義，不聽信陵君之攻子也。則安陵必陷於國難，爲全子之義，爲救國之難，出之以一死。縮高可謂善能行義者矣。抑信陵君之愛義若渴，亦有足多者焉。微信陵君曷能成縮高之名哉。今錄之如下。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也。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謝安陵使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凡此義蹟。例不勝舉。而要以先秦爲多。淮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

所以生。」故君子之重義而輕生也。蓋知義者天下之制也。管氏以爲國維。呂覽謂之事紀。總之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國無國殤。則無以衛國。人而無義。則不能相安。彼義士者。雖犧牲性命。豈真死哉。後世重文輕武。類多口說仁義。不能身體力行。儒者既多手無縛雞之力。又每以明哲保身爲訓。而義之真義失矣。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弗信也。」（見說苑）吾更進而言曰。不能手持戈以爲武事者。則不能成義。不能以武事制天下者。則不能有義。天下之姦惡凶暴者多矣。不平之事多矣。不宜之事多矣。將欲行大義於天下者。其唯武德乎。

第九篇 武德與禮樂

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禮之爲要，大矣哉。然則禮者何？說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示者明示之也。豐者行禮之器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禮以祭器爲表示。蓋我國之道，象法天地，尊天地，所以尊道。故禮莫大於祭。蓋謂本之所在也。禮運：「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左傳：「昭公六年，鄭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爲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尙之。』由此觀之，人之所以生者，賴有禮也。然人生之理，爲道德仁義，而禮則爲人生之法則。

如規矩之於方圓。無規矩則不能成方圓。無禮則不能成道德仁義。故禮者履也。意卽人生必由之徑也。故壞國喪家禮亡人。必先去其禮。蓋無禮則人無生路。如盲人瞎馬。必至竭蹶而後已也。

禮何以成爲人生之法則。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是故禮者人之防也。防者何。防其爭也。如何防其爭。在於使兩者相持而長。換言之。卽公平之道也。蓋「禮之用。和爲貴。」人生之理。非互助不能生存。互助者和也。而亂之作用。所以致和。而致和之道。則在於公平。公平者何。法也。按之說文。法古字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去其不平。去其不直。非公平之道而何。故禮者法也。荀子曰。「非禮是無法也。」可知禮與法是一而二。二而一者矣。

然而先儒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以謂聖人於禮。猶以爲大。以孔子之聖。猶以爲小人不足以知禮。猶且問禮於老聃。於是後人視禮。以謂高不

可攀之物。幾至望而却步。徒爲禮樂不興之悼傷。否則亦因畏之太甚。而致拘泥於古說。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甚至如王莽之迂。思復古制。不知禮者當因人之情。緣義之理。爲之節文者也。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儀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王五帝之禮儀法度。其猶柶梨橘柚菓瓜之屬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夫時移世變。情有不同。先聖後聖。其道則一。夏禮殷禮。悉以爲治。若必泥於古說。以禮樂爲禮樂。則不特禮樂終不可興。而禮樂之眞義。亦且沒矣。

夫禮者法也。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行世之宜。如順水下舟。以爲當然是。卽情安於禮之謂也。故禮非甚難之事也。能善推人之情而制爲法則耳。夫欲廉得人情。必博采衆論而後可行。蓋法者衆人之所行。非一人之事也。茲卽所謂大經大法。孔子每稱禮爲大者。卽大經大法之大耳。固未有若何不可思議之大也。若夫問禮於老聃。亦不過博采衆論之舉。孔子雖聖。固未可一手能造大經大法者。如是則禮固非高不可攀之物。而爲人生日用所必需者也。惟後世治亂頻仍。遂生今不如古之思想。於是祇知復古。

而不知通今，不能通今，則何能推人之情而制爲法則，不能推人情之法則，何能使人情安於禮。昔之弊在於泥古，今之弊在於盲從。世之不治者，法不善也。法之不善，在於不知立法之意耳。

孔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可知禮法之立，貴在於和。和者何？古之所謂一民，今之所謂團結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所以謂之散者，無團結也。能團結則內無爭而外有力，不爭則競尙事功，可以致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外有力，則不特足以禦侮，抑且足以禁暴除害，中大義於天下，故禮之作用，在於團結。而其功效則在於強國安民。古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所謂致一，卽一民團結之意耳。吾人苟能審一民團結之道，以從事於立法，則法有本矣。

人必相依爲生也，故必有相依之情。聖人推其情，以爲道德仁義之說，又恐其不能行也，爲之制禮作樂，使相習成俗，而天下治矣。俗之所尙，民由之而不以爲怪，故聖人治國，先禮樂而後刑罰。蓋以爲禮樂足以正其本，刑罰不過治其末，而俗尙之制裁力，實較刑罰之功效爲大。故古時犯法者，多不待刑罰而自爲制裁。左氏僖三十三年傳：「晉先

軫敗秦師於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向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仇，亡無日矣。不顧而唾。狄伐箕，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一嗚呼！先軫可謂知禮之君子，而自律甚嚴者矣。其於秦帥一事，以其關於國家大計也，雖以君主太后之過舉，曾不稍假借，直言怒叱，其愛國之熱誠，驅迫使然也。事過而自覺失禮，以爲勃逆，雖有大功於國，亦不肯稍事假借，至以身殉，其守禮自愛之熱誠，驅迫使然也。真古武士之代表矣。又左氏僖十四十五年傳：「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仇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可若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乘小駟，鄭產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

之弗聽。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溜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悛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號焉。遂去之。秦及晉平。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慶鄭之死。可謂守人臣之禮者焉。悛諫不從而去之。不免失之意氣用事。然有罪不逃刑。誠以有禮爲生。失禮則死者矣。又左氏襄三年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謂歸死於司寇。公跌而出口。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有罪不逃刑。非有武德之士。不能行也。而春秋戰國之際。成爲習尙。何其壯也。而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此二語亦可見當時武士之理想矣。又左氏宣二年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

諫。公患之。使鉏魍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魍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又說苑立節篇。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茲二人者。一則自以爲不忠不信。一則自以爲不義。而皆以死殉其所守之忠信義。其自律之嚴。非知禮者。孰能至此。又史記循吏傳。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李離不以文公之不罪。而以死殉職守。以死殉法律。武德之至也。是真能代表法治之精神哉。當時守法之精神。由於崇禮而成爲習尙。稍一不合於禮。卽以死殉之。可謂勇矣。勇於克己者。始可以復禮。而守禮之士。亦未有不能克己者。上所舉例。要皆爲克己復禮。

之士。所謂仁者必有勇。殆此類歟。

國之盛衰。視風俗之隆污以爲斷。而移風易俗。莫善於禮樂。昔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夫禮者所以致人生之序。而樂者所以致人生之和。序與和皆團結之力量也。序者形於外。而和者蓄於內。是故禮以理行。而樂以統情。人太重理智。則人生毫無意義。人太重感情。則萬事易受衝動。故禮記曰。一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一流者流於邪僻之謂。離者離散之謂。故太重禮。則人生處處受拘束。枯澀無味。必至精神渙散。太重樂。則興高采烈。至於忘形。必至感情用事。而失理性。是故禮樂二者必相須以成。樂以治心。禮以治行。禮樂大備。而風俗正矣。

古者崇尚武德。周禮以聘射之禮爲至大。春秋戰國之際。講武之禮尤甚。故吳越有五月五日鬪力之戲。秦則有角抵之戲。皆因戲樂以講武事。是以闔閭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于背。雖流血不止。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火死者千餘。而秦俗強悍。好勇輕生。尙功負氣。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鬪。卽婦人孺子。均染雄風。誦詩經小戎無衣之章。可以見矣。東瀛三島。傳我古風。其俗尙武。流行詩歌。大抵言從軍之樂。而戰士出征。親友則贈戰

死之頌。此無他。由禮樂而成風俗也。吳越秦楚講武之禮盛。故其民輕死而不辭。而講武之禮。卽寓於鬪力角抵之戲。以使其和。故楚越輕死。而火燄赴水之音作。秦修戰鬪。尙氣力。故士鼓息而瑟簧作。鄭衛輕蕩。則有上宮兩涑之詞。若夫日俗尙武。由於劍道之禮。所發音樂。類多悲歌慷慨之音。由此可知風俗之移人大矣哉。

今日中國之風俗如何。一言以蔽之。亦卽曾子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也。禮已失之野。樂已失之雜。是以風俗習慣。各地迥殊。廣土衆民。僅爲一盤散沙。是以內之則不和。外之則無力。當今救亡之道。莫過於團結。而團結之要。在於崇禮。而崇禮之方。尤在於嚴法。法者所以網民也。網民則團結矣。然以中國素所離散之情。一日網之。將不勝其苦。於是作樂尙禮。樂者足以感動人心。禮記樂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號令也）號以立橫。（橫者言壯氣充滿也）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辨別義利之謂）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泛濫廣及也）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

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一由此可知。樂之所發，本於人心。人心皆同，在於啓發。是以聽樂聲而眉飛色舞，聞悲歌而激昂慷慨。若尙武之聲，日習於耳，則人之情感，將爲之潛移默化，而尙武之風成矣。尙武之風成，則民之見戰，將如餓狼之見兔，民之赴死，將如衣錦榮歸矣。則法之所禁，不過苦其民，而樂之所加，將使民赴死而爲榮也。然法非徒苦民也，爲愛民而苦民。樂非徒死民也，爲生民而死民。苦盡甘來，死裏求生，欲救今日之危亡，舍此莫由。

或曰：救中國當以德治主義者，是惑於先儒以德爲萬能之說也。不知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以孔子之聖，不在其位，不敢作禮樂。是以雖懷仁義，以天下之大，弟子僅三千人。服役者僅七十二人，尙且周遊列國，以干人主。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以孔子之聖，反爲臣，以哀公之下主，顧爲君，何也？哀公有其勢位，而孔子僅有其德義也。以德義，孔子固不服於哀公，乘勢位，則哀公可臣孔子。由此可知，道德仁義，不乘勢位，則不能推行。不以禮樂，則不能成功。故與其提倡德治，不如提倡禮樂。然倡禮樂者，往往反對法治。茲又不知禮樂之眞義者也。禮者法也，樂者所以助法之推行者也。治國平

天下可無大經大法者乎。諺曰：無法無天。天不能無法，亦永遠存也。惟法治之極，形成風俗，然後可不待教而化，不待刑而成。人人自治，故雖有法等於無法。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是自治已至於極度，而法可不與民相干也。反對法治者，僅知其法治之極果，而不知此極果，固由法治逐漸之推行而成者也。知其果而不知其因，是忘本也。是何異持采票者，知己得獎，極而以采票擲之江中也。此所以儒者每談德治，其結果莫不成爲迂腐者，卽此故矣。夫鐵不鍊不成鋼，人不苦不知學，勤儉者固不如逸豫者之樂，然勤儉足以起家，逸豫足以亡身。亂世用重典者，勤儉之道也。治惡不嚴，則爲善不固，嚴刑峻法，聖人豈得已哉。

第十篇

武德與智（兼論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

昔漢劉邦謂項羽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誠哉斯言。夫人之所以勝於禽獸者，非力勝也。智勝之耳。天下勝負之數，本在於鬪智，不獨人與禽獸也。人與人亦然。國與國亦然。奈何項羽不明此理，欲以鬪力決雌雄。此其所以敗也。且夫鬪智者，非不鬪力也。不鬪體力而鬪智力耳。智力者何？一言以蔽之，凡文明所表見者，皆可為智力之表見。智力者，文明之母也。文明有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二種。精神文明者何？組織力是也。物質文明者何？機械力是也。組織力與機械力合致而文明成矣。

世多以為精神文明者，係一種內心之安慰。物質文明者，係一種形體之舒適。故精神文明者，都用功於內心之必制。物質文明者，則致力於外界之征服。二者常相為反。論者以印度文化為精神文明之代表。西洋文化為物質文明之代表。我國文化，介於印度西洋之間，而為精神與物質中和之文明。雖然此非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根本解釋也。夫所謂文明者，總精神與物質而成之總和。猶人之有手足，不可分離者也。無精神文

明則不能創造物質文明。無物質文明，則不能表現精神文明。二者必相須爲用。然後文明之跡可著。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賴有文明也。故偏於精神文明者，可與麋鹿爲友，梅鶴爲侶，而人與禽獸無別矣。偏於物質文明者，只知物慾之奉，不惜爾虞我詐，於是角逐爭鬪，同歸於盡。是故二者不可偏，偏則無有不滅亡者也。

今日之西洋物質文明誠燦爛極矣。然非無精神文明也。謂其物質文明過於精神文明，則可謂其無精神文明則不可也。今日之印度，物質文明固不必論，卽豔稱之精神文明，果何在耶？吾誠不知何者爲精神文明。吾所知者，印度亡國之餘，祇有精神之痛苦，而無精神之文明也。若以現在之精神痛苦而謂精神文明者，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奴隸文明而已。今中國爲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中，和矣。物質文明固不如西洋，而精神文明則亦有一半印度之奴隸文明也。何以言之？吾舉羅素之言而信然矣。羅素曾言中國苟非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大發達，能否獨立，實一問題。然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不提倡，則何以圖存。羅素答語謂：中國乃一世界最忍耐之國，他國終不能滅之。（見梁漱溟著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何爲忍耐？豈非以內心克制爲解釋之精神文明耶？

以羅素之說。無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之不能圖存。已意在言外。而以最忍耐一語爲他國終不能滅中國之理由。其語實可謂虐且諱矣。亡國滅種。本過甚之辭也。牛豕爲食。其類仍繁。印度雖亡。名猶存焉。以忍耐之解釋亡國。則世界上固無一國真已亡者。且考之中國之歷史。近千年來。固屢屢爲外族所滅亡者矣。若是則中國所有之精神文明者。殆爲一種忍耐的奴隸文明耳。豈真所謂精神文明哉。

夫精神文明者。決非忍耐之內心安慰與內心之克制而已也。精神文明者。必仁而且知。不特求一身之安慰。且須推己及人。求人人之安慰。不特能克制己之惡行。抑且能克制他人之惡行。故精神文明者。非一人之事。人人之事也。佛教而致於棄家棄國者。固不足爲精神文明。卽老子之學。亦精神文明之偏者。故有絕聖棄智之說。精神文明而須絕聖棄智。則人之所以爲人之道沒矣。所謂精神文明者。無他。卽人智之表現耳。智者何智者。知也。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此之謂智。若不能周萬物濟天下。則不能謂之智。故自以爲智者。曰我不爭也。我忍耐也。我自樂其樂也。不知我不與人爭可也。不能禁人之不我爭。我忍耐可也。不能禁人之不忍耐。我自樂其樂可也。不能令人不加

痛苦於我。故不爭。忍耐。自樂其樂之精神文明。不特不足爲智。是愚之極矣。牛豕被人宰割者也。而不與人爭者也。能忍耐者也。而自樂其樂者也。若是牛豕可爲精神文明之代表矣。智乎。愚乎。故以不爭。忍耐。自樂其樂之爲中國精神文明者。是牛豕之說也。中國有牛豕式之精神文明。則眞眞精神文明安得而生。謂中國精神文明勝過西洋者。非牛豕式之中國精神文明也。是易經之知周萬物。道濟天下之中國精神文明也。

然而以中國今日之知能周萬物乎。以中國今日之道能濟天下乎。自顧猶且不及。安能推己及人。然何以不能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者。在於人人。只知有向內之個人主義。而不知親親互助之道。明於小我而蔽於大我。何以不能有大我。由於人人。祇知有無組織之小我。而不知可有組織之大我也。由此可知。不智由於蔽塞。蔽塞由於向內之個人主義太盛。甚至個人主義之極。可老死不相往來。而習俗亦成各掃自己門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矣。由此個人主義而成爲無組織之國家。由無組織之國家而成爲任人宰割之國家。則精神文明之結果。而至於任人宰割者。豈殺牛豕式之非人文明乎。絕聖棄智者。本不欲智而欲愚。而論者有以精神文明爲智者。誠愚而好自用矣。

天下之事。往往失之眞。知灼見。而爲疑似之知。故呂氏春秋曰。「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人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孔子見少正卯而誅。蓋惡其相似也。向內之個人主義。似精神文明也。而眞眞精神文明。惑矣。明哲保身。智也。然知保身而不保羣。則非智矣。以應保羣之時。而爲保身之智。則惑矣。故應時爲智。徐偃王知修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不能應時而知者也。故與其言明哲保身。不如言明哲保羣。能保羣。則保身亦在其中矣。不能保羣。雖欲保身。亦未必可得也。故讀先聖之書。不能斷章取義。尤不能以辭害義。孔子雖有明哲保身之語。然亦有殺身成仁之語。保身與殺身。要在應時而知也。

論語曰。「智者動。」然後儒以一動不如一靜爲智者。雖有苟且一時。亦可以儉安者。然此區區之儉安。則非我苟且之功。而爲對方自動之止息也。亦猶之曰。我亡國可也。何必與戰。一動不如一靜。彼且有時而自弊。此卽羅素所謂能忍耐。他國終不能滅之者。

以不肖之心度人。以不肖之心偷安。其心理之鄙陋。固不待言。而株守待兔。其愚尤不可及也。

隋王通中說問易篇曰。「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卦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者之功也。」由此觀之。不能仁者則智息。不能動者則無功。今以向內之個人主義爲精神文明者。是卽不能仁而智息者也。故以中國四千餘年文明之古國。而智識程度之低劣爲世界冠。無他。此不仁之個人主義發展而絕聖棄智也。故救中國者。首須使愚者智。靜者動。不仁者仁。小我者爲大我。此卽新精神文明也。

有精神文明者。則必須有物質文明。舍物質文明。卽不成其爲精神文明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文明之所以異於野蠻。可顯而易見者。物質文明也。物質文明者何。聲光化電之機械也。然以向內之精神文明者觀之。曰茲機械耶。則必有機心焉。莊子天地篇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爲

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一精神文明者。因主於向內之克制。故能忍。能不爭。能自樂其樂。寧願過低級之生活。爲抱甕出灌之苦力。而於機械則羞而不爲。實反人之常情。以愚爲智者也。然而此種說素。無形中實支配中國二千年來之思想。致使機械不興。不能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山林礦澤之利不知取。貧病困苦不知救。物質文明落後。而精神文明亦反不如前。故中國文明二千年來所以停滯不進者。皆由此輩精明文明者。羞爲機械。致物質文明不能發達之故耳。

今日人類之生存。一劇烈競爭之時代也。一劇烈鬪智之時代也。不特勝負之數。決於帷幄。抑且勝負之數。決於機械。機械愈發達。則其國愈富強。無事用之於生產則富。有事用之於戰爭則強。茲機械者。實富強之母也。然欲發達機械。則必有征服自然之勇氣。故必須革除向內之精神文明。而爲向外之精神文明。然後始有勇氣以與自然奮鬪也。

今日見西洋物質文明之破綻。以謂皆物質文明之過。誤矣。西洋之弊病。非物質文明之過。而實精神文明之過也。西洋注全力於物質文明。而精神文明則衰退。而其弊則精神文明亦成爲個人主義。與中國相同。惟前者係向外之個人主義。而成所謂資本主義。以壓迫平民。後者則係向內之個人主義。其結果雖未有若西洋貧富懸甚之弊。而同歸於貧。故精神文明決非個人主義。物質文明亦非資本家御用之具。要皆一歸於公。故智不能獨行。當以仁守之。資本家者。爲富而不仁者也。獨行其智者也。其自以謂智矣。不知猶自掘其墳墓也。

智之爲用。當不離乎道德。有道德之智。鬪智可矣。鬪智而爲道德。是武德也。鬪智而爲私利。則爲惡也。故鬪智必有道德以範圍之。六韜之文伐。大夫種之伐吳。七術非陰謀也。鬥智也。管子之兵幸於權。荀子之力術義術。非權術也。鬪智也。所謂上兵伐謀。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兵先計而後戰。謀之善者。可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武德之極則也。昔一文王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一（見韓子）此文王之鬪智也。故爲道德之鬪智。小失而大

得。所謂大智若愚。君子公爾忘私。志欲得者。得之於公。志欲利者。利之於公。爲公而智。公是謂大智。而智者則未有不明而且哲者也。故能用智鬪者。武之至善者也。國語曰。「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可知武事當以鬪智爲始。後世腐儒。以謂智術謀數不合道德。此不知道德之說也。惟其有智術謀數。故可不殺而勝。不勞而成。此眞仁術也。道德之行也。若必欲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墮三軍之肝腦。流碧血於杵櫓。而曰我仁義之師者。豈不愚者。故自君子恥談智術謀數。而智之事功沒矣。而又益之以機心之說。於是物質之文明息矣。

雖然。世都有以智濟其惡者。陰謀譎詐。笑裏藏刀。陷害忠良。結黨營私。大奸巨惡。亦莫不以智術取勝。然而彼所謂智。不過智於一時。智於一己。智於近者小者耳。天下非無公論也。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民雖至愚。亦至聖也。爲奸惡者。其智豈能一手掩盡天下之耳目哉。既不能一手掩盡天下之耳目。則是非自有公論。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奸惡者可取巧於一時。固不能取巧於終身。卽能取巧於終身。固不能再取巧於千秋萬

世也。人生有限，而千秋無窮，得有限之利，蒙千秋之害，智乎？愚乎？故大智在於謀遠，小巧在於計近。謀遠者大智若愚，計近者則小巧似智，故奸惡之徒非智也，小巧耳。雖然，小巧亦足以害事。然真遇大智者，則明參日月而美惡不隱，顯微鏡下而巨細不遺。若是則小巧者，豈足爲害哉！然而世固多小巧之徒，而乏大智之士，何也？在於君子之不鬪智耳。小鬪智，則用以爲惡，君子鬪智，則發而爲善。君子徒知善之可行，而不知非鬪智則無以行善。君子非不欲智也，然一惑於重文輕武之說，再惑於機心權數之非，於是無爭不讓，有鬪皆非。智而用鬪，以謂非君子之道矣。是以君子不鬪智而日益道消，小人自私用智而日益道長。君子不能勝小人，是善不能敵惡也。善不能敵惡，是以世當亂而文明日衰，爲善而鬪智，是今日救中國之武德精神矣。

第十一篇 武德與信

論語「顏淵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可知信之重要，且甚於兵食。釋名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則信之意義，恰當今之所謂信條。所謂主義，爲政而能足食足兵，卽是富強。富強則民信之者，蓋以爲政之主義，本在富強。今既已得富強，是嚮所宣傳之富強主義，已見之實行矣。則民之對於富強主義，自然心悅誠服，而不認爲空頭支票矣。然遇不得已時，則不能不去強就富。裁去軍備以維民食，若更進而富強均不可能，則惟有主義與信條足以維持民心。雖遇困苦，亦覺有將來無窮之希望，而復興有日也。若併此主義與信條而無之，則民心渙散，各自爲政，國將不國。民安能立？人之於死，無可避免者也。然無主義信條，以團結互助者，則其不能立也，亦猶死之不可避免者矣。故以自古皆有死，以喻民無信不立也。

民無信不立，換言之，民無主義則不能立國。主義者所以團結人民之心者也。心愈

團結則國愈富強。是以主義必須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物。然後可不約而同。不令而行。故主義愈爲人人所要求者。則齊心團結之功亦愈易。人民能齊心團結。則主義未有不能實行者。雖然。民之於主義也。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可與圖成而不可與慮始。吾之主義未必卽能使人信仰。然吾之一言一動。必令人知爲非僞。於是則吾之主義。自可使人不信而自信。是以爲政之要首在樹信。「商鞅欲變法。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史記）又「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乃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能償此表者。仕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還來謁之。吳起見而仕大夫。又復立表。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呂氏春秋）又「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候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莊公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劌皆懷劍。至於壇上。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亦無生矣。均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案劍當兩陛之間。曰。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

君其許之。乃遂封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將劫君而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知、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也。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而之合，一匡而之聽，從此生矣。」（呂氏春秋）又「晉文公伐原，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呂氏春秋）由此觀之，凡一主義之實行，必須先得人民之信仰。人民之信仰主義，未必卽能明瞭主義，然既有信仰，卽民可使由之矣。孔之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之者，非不令其知也。蓋以知難行易，與其難而使知之，不如易而使由之。孫中山先生所謂不知亦能行者，然而欲使其行，則人民非先有信仰不可。而欲使人民之有信仰，則不如以事實證明爲有效。上所舉例，皆知所以得民之信仰者也。

爲治之要莫大於信。信者言行一致者也。言行一致者，則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定賞罰辨等級而制，可以信治而不待法治者也。古者有人治而無信治之說，然而人治者，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是以爲法治者所非。然而法治者，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是以人有時而亡，法亦有時而窮，惟信可不藉於人，不賴於法，更無時間之限制，人人能信，則人人守法，人人有法，則有法等於無法也。人人能信，則人人爲君子，人人爲君子，則上聖與下愚皆可拱手無爲而治，人存等於人亡，人亡亦等於人存也。昔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史記）又季布楚人，以任俠爲名，以然諾聞，楚人爲之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漢書）又楚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背之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背藁骨，况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

(賈誼新書)又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莊子)如季札者不特與徐君無約。抑且與徐君無言。然雖無約無言。而心已默許之。則認爲不能背心。且徐君已死。無可踐信。乃至解劍懸樹以行心之所安。此其信。乃至可以無須約束。無須言語。無須人存。若天經地義而必行者也。若楚文王更以夢寐之言爲信。而不欺枯骨。尾生踐約。雖死不去。季布一諾。勝黃金百斤。是知信之爲用。重於人治。重於法治。甚至重於金錢。余昔年遊學美洲。其國信用制度 Honor system 頗爲發達。購物均用支票。賣報則任人付取。乘車亦無車票。任客自付。在日本時。余友孫君失錢囊於某百貨店中。返而覓之。掌櫃遺物仍在。凡此歐美日本。世稱爲法治國者。而余所見。頗多信治之跡。由此可知法治之極。始有信治。人治之極。亦未有不法治者。自伏羲氏以儷皮爲幣。始制嫁娶。而後有婚嫁之禮。神農氏教民稼穡。而後有祭祀郊廟社稷之禮。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而後始有軍禮。唐虞之際。五禮明備。周公所制。文物極矣。夫禮者法也。禮備則法備。三代之際。賢王聖主。人才輩出。未可爲非人治也。而所制者。則盡是法治。邾治之世。不見法治之跡。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此信治也。故邾治

必有信治。治世必有法治。亂世必有人治。

天下之亂也。法不治也。法之不治。信不足也。欲立信也。必有人治。人治者。人不能自信。又不能信法。必待有人焉而信之。以人爲法。故聖人者一言而爲天下法。一行而爲百世師。救亂世則必待聖人焉。是以人治尙矣。然而聖人五百年而一出。非比肩隨踵而生也。聖人不出而所以治者。有聖人之遺法也。上不及聖。下不爲惡者。居其位而守其治。則世治矣。若夫賢聖不絕者。則必致邳治之隆。而聖人之遺法。已不教而化。不令而行。雖有法等於無法。唯以信治天下矣。反之而有若桀紂者出。毀法亂紀。暴虐於民。而天下又復亂矣。是以有人治而後有法治。有法治而後有信治。有人治。則不可不亟爲法治。不然。則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虞。有法治。則不可不亟爲信治。以信代法。否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以無信者行法。則法必毀矣。考之歷史。每一亂而一治。雖治亂之因非一端。而爲治不能立信。尤其要者也。

欲治亂世。在於立信。信之所在。人爭趨之。然而亂世多尙言而不尙行。尙言者。雖言滿天下。而未必爲信。尙行者。雖不言而人信之。何也。亂世之民。法既不足爲效。虛言更不

能取信。必須示以實行。而後民始信仰。故與其言也。不如行之。行而有信。則虛言亦可以賞罰矣。人之於信。無信不立。昔「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周本紀）而幽王遂逐。此行不信而失國者也。由此觀之。信之爲用大矣哉。得信則得國。失信則失國矣。

雖然信者。非僅信人之謂。自信亦謂之信。信人則團結。團結則生力量。自信則精神集中。精神集中。則足以進德。易乾文言曰。「君子忠信。所以進德也。」故自信亦能發生力量。謂之自信力。吾欲成功。則成功矣。吾欲富強。則富強矣。諺曰。「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有心人即能自信者也。所謂有志者事竟成。我國至於今日。貧弱極矣。貧弱之因不一端。而喪失民族之自信力。尤其要者也。曰我次殖民地之國也。曰我文化落後之國也。雖然。此我一時之病態也。我泱泱大國也。擁四百兆之衆。世界無有其匹也。我文化最早之先進國。有四千年之文明。世界無有其匹也。我元朝之武功。迫維也納。服莫斯科。橫掃歐亞。統一寰宇。世界無有其匹也。我山林川澤之利。蘊藏之厚。世界無有其匹也。我倫

常之制度。中庸之道德。高尚之性格。世界無有其匹也。我有無數之優點。世界不能與我爲匹。我之富強固可計日而待。且將來之世界。舍我華族之領導外。別無新文明發展之可現。今日之世界已爲西方文明爛熟而將屆崩潰之時期。惟東方文明。尙未發揚以爲新陳代謝之資。此新陳代謝之重大責任。舍我華族外。實無人能擔當之。此種自信力。我今日四百兆之同胞能人人有之乎。果有耶。則有志者事竟成。今日艱苦之奮鬪。正我將來揚眉吐氣之先步。愈困難之時間。將爲我志士愈奮發之時間。不有黑暗。不能顯我之光明。不有百鍊。不能顯我之金鋼。不有貧弱。不能顯我民族復興之力量。今日之中國。正我四百兆衆大顯身手之日。千載難得之機會也。將樂之無窮。奚暇悲觀哉。

夫精神所至。金石爲開。昔「子華有寵於晉。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也。出行垆外。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飢寒。潛於牖聽之。因之子華。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狎侮欺給。無所不爲。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之。形若飛鳥。揚

於地。肌骨無噉。因復指河曲之隈曰。波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獲珠焉。衆昉（昉始也）同疑。俄而范氏之藏失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焉。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徒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給子。吾不知子之有神而辱子。敢聞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其所以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信無二心。故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著也。心一而已。物無迕者。如斯已矣。今昉知子黨之給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臺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不知乎。夫至信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嶮。入水火而已哉。」（列子）我中國今日貧弱之情勢。正類商丘開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也。醉心於歐化者。亦猶商丘開聞子華之名勢也。然商丘開誠而信之。其所成就。且使子華之門徒。驚以爲神。我之效歐化也。能說不能行。既不能信而效之。又不能不信而改之。數十年來中。

西文明優劣之見。尙盤旋於心中而不能決。不中不西。莫知向所。何也。無誠信耳。西洋之富強。無可否認者也。我欲救貧弱。亦無可否認者也。彼何以能富強。我何以致貧弱。審於此。可決於瞬間也。能致富強者。有中法然。有西法亦然。中國之精神文明。果能致富強耶。當保之而勿失。西洋之物質文明。果能致富強耶。當採之而勿遲。若中國之精神文明。有害於富強者。當棄之而勿惜。西洋之物質文明。有害於富強者。亦當遺之而勿用。反之。吾人所欲者。富強也。不論中西。不論精神與物質。能資富強者。吾人均不惜採用之。反之。吾人均不惜拋棄之。無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吾人當改曰。富強爲體。中西學皆爲用。如是則學有所本矣。否則中西之文明。既有歧異而互攻。精神與物質。亦因差別而相辯。其結果皆舍其本而逐其末。日習於紛擾之中。而民族之自信力失矣。今欲恢復我民族之自信力。吾人當先立志於富強。去中西之偏見。去精神與物質之爭辯。信仰富強。若商丘開之信仰子華。信無二心。一以貫之。則民族復興。固非難事也。要在信之專與不專耳。

第十二篇 武德與忠

忠之字義。從中從心。中者集中之謂。心者心力之謂。集中心力。便謂之忠。又心力卽是精神。故集中精神。便謂之忠。先儒以盡己之心爲忠。盡己之心。亦是盡其所有之心力而言。古時無集中二字之術語。故以盡字爲釋。其意義實相等也。集中精神者。所謂盡乎內者也。己之心力。旣無一毫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不當。如修身則必集中精神以爲修身。則修身必至於當矣。如齊家則必集中精神以爲齊家。則齊家必至於當矣。乃至治國平天下。皆以集中精神爲之。則未有國不治而天下不平者。無論何事之成功。皆必集中精神以行之。譬如讀書。集中精神者。讀一遍不能記憶。再讀二遍。二遍不能記憶。再讀三遍。必至全部能記憶時。方肯罷休。如則是可謂忠於讀書者也。又如行路。懸一目的地。能集中精神以行之者。雖崎嶇嶮阻。不以爲苦。必至達到目的地而後已。如是則可謂忠於行路者也。又如爲朋友謀事。則集中精神以爲之謀。有十分力量者。則必盡其十分之力量以爲之謀。若有十分力量。僅用七八分者。是則爲人謀而不忠者也。故忠之

爲義施之於國。則忠於國。施之於民。則忠於民。施之於事。則忠於事。孫中山先生曰。『以自己所有之能力。使一事成功。是卽謂之忠。』是故忠者實爲萬事成功之母。而世之能成事者。亦未有不本乎忠者也。

大哉忠之爲用也。仁義禮智。非忠不行。不能盡力爲仁。則不能成仁。不能盡力爲義。則不能取義。不能盡力爲禮。則不能守法。不能盡力爲智。則不能求知。仁義禮智爲人道之本。而忠者又爲仁義禮智之本。猶之元亨利貞爲天道之本。而乾道又爲元亨利貞之本也。夫乾者健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道流行。因其行而健也。人道流行。亦因其自強不息也。自強不息者。卽集中精神。再接再厲之意。此卽忠也。故天道之本在健。而人道之本在忠。

人之心力所以能集中者。因其中也。心在於中。則集中矣。心不在中。則未有能集中者也。譬如磁石。四周之吸力相等。置之中央。則四周之物。均爲所吸。其吸力可以盡力發揮。若置之偏處。則四周之物。僅能吸其近者。邇者。其遠者離者。則不能吸矣。而其吸力實未盡也。非遠者離者之不能吸也。置之偏處。則力不逮矣。故欲收集中之效者。必位於中。

不能位於中者。僅得偏勝。未有能收集中之效者也。集中心力。亦猶磁石之於四周之物也。心在中。則無物不應。心在偏。則有障礙矣。中者天下之正道。集中心力於天下之正道。即謂之忠。故忠者。未有不本於正道。而本於正道者。未有不能自強不息。以盡仁義禮智者也。仁義禮智。亦猶磁石四周之物也。能忠者。則仁義禮智皆發爲用。不能忠者。則仁義禮智各有所偏。是故仁而不忠。則私其親。仁愈多而親愈私。親愈私而公愈疎。則非仁之道矣。義而不忠。則私其恩。恩愈厚則義愈高。報恩知己。而公恩闕矣。是以俠以義名。而以武犯禁。何也。義於私而不義於公也。禮而不忠。則私其法。法愈私則亂愈甚。人各有法。而國法亂矣。非必私法之不善也。唯其爲私。故不合於公。不合於公。則私法雖善。於公法則爲亂也。智而不忠。則文其詐。詐愈多。而智愈不得。以詐爲智。則天下無眞智矣。天下無眞智。則是非不明。進步滯矣。是故仁義禮智。不能有偏。偏則非眞正之仁義禮智也。故曰。仁義禮智。非忠不行。

忠者盡心力而爲之者也。有不盡則不可謂忠。盡之道。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故忠於仁。則成仁。忠於義。則取義。忠於禮。則守法。忠於智。則明達。仁義禮智之所在。雖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也。此之謂盡忠。爲天地間之正氣。人類國家之公利。而犧牲者。成仁者也。爲扶持綱常。助善驅惡。奮不顧身者。取義者也。法不私親。治不徇情。嚴正不阿。雖死不辭者。守禮者也。學而不厭。思而不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真理所在。生死以之者。忠於智者也。一齊有北郭騷者。結眾固。捆蒲葦。織履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嘆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常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迫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方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

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之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自己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春秋內雜篇上〕如北郭騷及其友者。非徒報晏子之私恩也。而實爲齊國之利益。非犧牲不能醒齊王而使晏子反國。非晏子反國。不能致齊於富強。其死也。爲齊之富強而死。豈非盡忠而成仁者哉。又一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晏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人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以徇於國。〔說苑立節篇〕夫君子一言一動。必計其影響之所屆。事有爲一時之利者。有爲百世之利者。若乃兩者之利害。不能相容。則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幾窮。而首鼠之輩。往往託以自文矣。惜也。未聞子囊之教也。既犧牲其名譽。以捍國民目前之患。復犧牲其身命。以爲國家百年之計。非眞忠於國者能如是耶。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尙之。子囊有焉。若爲天地間之正氣。以盡其忠忱者。宋有文天祥。明有史可法。

彪炳史蹟。膾炙人口。無待贅述。余讀荊駝逸史。載江陰城守記。全城數十萬衆。爲維持民族之精神。作壯烈之犧牲者。曠古所罕見。此種集團之奮鬪。眞我中華民族忠烈精神之表顯。余敍其事。撫今思昔。感慨系之矣。茲節錄如左。

「江陰以乙酉六月。方知縣至。下薙髮之令。閏六月初一日。諸生許用德。縣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曰。頭可斷。髮不可剃。下午。北門鄉兵奮袂先起。拘知縣於賓館。四城內外。應者數萬人。求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選許之。隨執守備陳瑞之。搜獲在城奸細。以徽商邵康公嫻武事。衆拜爲將。邵亦招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船駐江口。約邵兵出東門。已從北門協勤。遇戰軍。竟無功。敵勢日熾。各鄉兵盡力攻殺。每獻一級城上。給銀四兩。是時叛奴乘釁四起。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首掠西城。移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敵燒東城。火劫城外富戶。鄉兵死戰。有兄弟殺騎將一人。鄉兵高瑞爲敵所縛。不屈死。周瑞龍下船逃去。時舊典史閻應元已陞廣東英德縣主簿。以母病未行。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餘人。入城協守。敵四散。

焚劫。鄉兵遠竄。無復來援者。敵專意攻城。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餉無所出。應元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男子乘城。餘丁傳餐。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齎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罍。鉛丸鐵子千石。大砲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醕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時清兵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砲機弩乘高殺傷甚衆。又架大砲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墮處。乃攻北城。一人駕雲梯獨上。內用長鎗拒之。將以口納鎗。奮身躍上。一童子力提而起。旁一人斬首屍墮城。或曰此七王也。又一將周身服利刃。以大釘插城而上。內用鎚擊斃之。敵騎日益。依君山爲營。瞰城虛實。居民有黃雲江者。素善弩。火鏃發弩。中人而目。號叫而斃。陳瑞之子在獄製木銃。銃類銀鞘。從城上投下。火發銃裂。內藏鐵鳥菱。觸人立死。應元復製鐵搥。用棉繩繫擲。著人卽弔進城。又製火毬。火箭之類。敵皆畏之。乃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

昌泊降敵爲上將。設牛皮帳。攻城東方角。衆索巨石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四方菴。令僧望城跪泣。陳說利害。衆不聽。良佐策馬近城。呼曰。吾與闔君雅故。爲我語闔君。欲相見。應元出立城上。良佐謂之曰。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降早可保富貴。應曰。元。我明朝一典史耳。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今日反來侵逼。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而去。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寬。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殮。醅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明選寬厚。每巡城。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一夕風雨怒號。滿城燈火不然。忽有神光四起。敵中時見三緋衣在城指揮。其實無之。又見女將執旂指揮。亦實無之。敵破松江。貝勒率馬步來。江上縛吳志葵。黃蜚於十方菴。命作書招降。蜚曰。我與城中無相識。何書爲。臨城下。志葵勸衆早降。蜚默然。應元厲聲曰。汝不能斬將殺敵。一朝爲敵所縛。自應速死。奚喋喋耶。志葵大泣。拜謝城下。大炮日增。間五六尺地一具。彈飛如雹。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僵仆。又一人胸背洞穿而直立如故。會八月望。應元給錢與軍民賞月。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轉曲。令善謳。

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筰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鑕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砲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元且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

清兵從烟焰霧雨中蜂擁而上。遂入城。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奪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項。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罵不絕口而死。陳明選下馬搏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有韓姓者。格殺三人。乃自刎。訓導馮某。金壇人。自經於明倫堂。中書戚勳字伯平。家青陽。入城協守。力不支。大書於壁曰。戚勳死此。勳之妻若女子。若媳死此。闔門自焚。許用德亦闔室自焚。黃雲江故善彈唱。城陷後。抱胡琴出城。人莫識其爲弩師也。凡攻守八十一日。清兵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

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井中處處填滿。孫郎中池及沖池。髒屍數層。然竟無一人降者。」（荆駝逸史）

我中華民族實一忠義之民族也。史乘所載。忠義之蹟。比比皆是。世界無有其匹也。余雖欲盡舉而不可得。無已。述其尤忠於義者。以爲之例。使我四百兆之同胞。知我先祖之忠義。有若此者。其亦聞而知所興起乎。

若夫忠於義者。如孫讓之於智伯。五百義士之於田橫。乃至明末五百義士之於沈百五。蓋其事爲尤烈者焉。茲分別述之於左。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智伯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目。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

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愧天以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歎泣曰。嗟乎。豫讓。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戰國策趙策。史記刺客列傳同。）

嗚呼若豫讓者。可謂堅忍壯烈之士矣。以豫讓之才。臣事趙襄子。亦未必不以國士待之也。然報恩知己。有所先後。既以國士許之。則此身之爲智伯。非至死而已者矣。義之所在。不計利害。明知事必不成。而必欲爲其難者。曰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則豫讓之死。爲扶持紀綱而死。爲後世利益而死。豈僅報知己之恩哉。後齊之田橫。明之沈百五。各有義士五百以從之死。蓋亦豫讓之志也。其義聲流至今日。猶令讀者震盪心目。其所以感化社會。以發揚我中國精神者。至深且厚。孟子曰。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我今日之四百兆衆。知我中國之精神在此。知我足以震爍世界之精神文明在此。正其義不謀其利。盡其忠不顧其身。誰謂我中國懦弱哉。田橫及其五百義士之事蹟如下。

「（前略）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

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亭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呼。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家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史記田儻列傳）

又明沈百五及其五百義士之事蹟如下。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于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

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于不義乎。乃擊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于江寧。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履園叢話）

忠於禮者。史例最多。昔「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命。自刎而死。」（史記循吏本傳）如石奢者可謂忠孝兩全者矣。父罪非必子死也。然子不能

執法以罪父。則非忠於法者矣。既欲忠於法。又欲孝於父。處兩難之間。惟有盡心之所安。以死殉之而已。此非忠於禮者孰能自律至於此哉。又左傳莊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闇。謂之大伯。若鬻拳者。君敗而歸。則拒弗納。何以故。以辱國故。故重於君。君而辱國。吾弗君也。鬻拳可謂知愛國之大義矣。強迫其君使恢復國威。記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鬻子其愛君以德者歟。雖然。懼君以兵。有失臣子之禮。爲愛國不得不迫君。爲守禮不得不自殺。爲義爲禮。要皆出乎忠耳。又補逸禮傳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鱮數言之。蘧伯玉諷諫。木。衛史鱮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則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致尸於北堂。於是足矣。靈公往吊。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靈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鱮之力也。史鱮以尸諫。可謂忠不衰矣。白虎通曰。

「闕諫者禮也。」楚辭曰：「諫正也。陳法度以正君也。」史鱣以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其諫君禮也。死不當成禮，亦禮也。以史鱣之忠於禮而衛國以治，禮之爲用，不亦大哉。

忠於智者，能知至至之，至終終之者焉。能得一善而終身行之者焉。能朝聞道而夕死者焉。能知必行，行必忠，忠必信者焉。夫智者知也。大人之知爲道，小人之知爲利。故知道者，陸象山所謂雖不識一字，亦可以爲頂天立地之大丈夫也。世固多知周萬物，明察秋毫之輩，然而能發爲實用者鮮矣。非智之不足也，智之不由忠耳。夫智必先有忠，不忠則無以爲智。不忠之智，必荒唐縱恣，無所歸宿。或如莊列之乘風御氣，空爲理想。或如世之卑陋自小，溺於私欲，忠於智者，則所知皆在於中，而中者爲天下之正道，天下之真理也。君子之於真理，鏗而不舍。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周公之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尙書金縢篇）若孔子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若荀子之「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篇）若蘇秦之讀書，刺股流血。范仲淹之讀書，晝夜不息。古來英傑之士，未有不汲汲求知者也。蓋智爲成功之母，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

由上之說。忠之爲義。可約爲二端。集中心力一也。心在中正二也。心在中正爲體。集中心力爲用。心不在中正。則無以收集中心力之功。心力不能集中。則成爲偏勝。故世之不得道者。非不用心力也。用之於偏勝耳。偏勝則不能得大中至正之道矣。心愈偏者。則距中正愈遠。而邪愈甚矣。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忠者。清源之道也。仁義禮智之本也。武德者。仁義禮智之用。故忠者實爲武德之本也。

第十三篇 武德與孝弟

凡治國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重農重工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弟。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夫仁者生之理也，而孝弟者，生之行也。有理則必有行，猶水之有源，而後有江河淮濟，木之有實，而後有梧桐槭棘。人之有仁，而後有孝弟之行。故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而爲仁則以孝弟爲本。人之性有仁義禮智，而孝弟則包攝在仁之中，而爲仁之推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仁義禮智以忠爲本，而孝則亦以忠爲本也。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

人之生也，非依父母不能生存。及其老也，非依子女不能生存。故孝字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天下之父母，莫不愛其子也。拊之，畜之，長之，育之，顧之，復之，愛也。乃至煦嫗之，緣督之，鞭笞之，誥誡之，亦愛也。愛之者何？欲其生也。孝之於父母也，愛也。愛之者，亦欲其生也。父母之於子女，子女之於父母，所以相親愛者，皆爲生也。是知親愛者，仁之端也。生

之道也。一家親愛，則一家生；一國親愛，則一國生；天下親愛，則天下皆生矣。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子女之親愛父母，謂之孝；少幼之禮順長老，謂之弟。孝弟也者，子對父，弟對兄，新對舊，少對老之親愛禮順之道也。故子對父，在家則孝，在政則忠；弟對兄，在家則順，在外則敬。父兄舊老，皆我所相依爲生者也。身體膚髮，則受之父母；知識學問，則傳之兄長；提攜獎掖，則由於先進；有父始有子，有兄始有弟，有舊始有新，有老始有少，是知父兄舊老，皆爲子弟新少之本，猶之本之於木，本固則枝葉繁茂，本不固則枝葉雖盛，必早衰萎。父兄舊老者，本也；子弟新少者，枝葉也。是以欲樹木茂盛者，必先固其本；欲子弟新少發達者，必先尙孝弟。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孝弟也者，其報恩返本之道與？雖然，此未足以言孝弟之眞義也。人莫不須由子而父，由弟而兄，由新而舊，由少而老也。我之對於父兄舊老，致其孝敬者，爲父兄舊老之必待我孝敬，然後可相依以爲生也；及我成爲父兄舊老之時，我亦必待我之子弟新少之輩，以孝我敬我，然後可相依以爲生也。故我之孝敬人者，亦爲將來人之孝敬於我，爲人卽所以爲己，爲人爲己，皆所以爲生也。人人各孝其父母，各敬其兄

長則少長有序。上下親愛矣。少長有序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上下親愛而不能團結精誠。相生相死者亦未之有也。故孝弟也者實爲民族高度之組織法也。 High Organization 禮記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溥天之下無一人而不孝不弟焉。無一人而不親不愛焉。無一人而不相生相死焉。則天下未有不平者矣。

於此吾人所當注意者。孝弟有不可分者焉。人祇有孝則各私其親。各私其親則知有家而不知有國矣。故有孝者則必有弟。弟者孝之推也。孝於父母愛其老也。以愛父母老之心推之於愛他人父母之老。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之謂弟。故人則孝出則弟。而天下之父母皆有所養矣。古者道路之間輕任併重任分。頌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故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嘗觀西洋習俗。凡坐電車者。男必讓女。行路者。女必先行。女子攜荷者。男必代之。西洋之愛護女子。可謂至矣。（此種習俗。殆起源於騎士 Chivalry

時代。騎士心中。祇有上帝於女子也。(God and woman) 然未有愛護父母及長老若女子者。電車中之坐位。少不必讓老。行路之時。老不必先少。攜荷物件。少不必代老。甚至父母老矣。子女亦不必奉養。不但不必奉養。且可視同陌路。一飯之資。一宿之費。亦必斤斤較量也。故西洋之老者。長者。生趣寂然。孝弟之德。付之闕如。是以西洋民風。澆薄。雖極富強。而亂不旋踵也。昔賈誼批評商君之小家庭制。恰如今之西洋。其言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父借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故秦雖兼併六國。至二世而亡。無孝弟之行。以爲親親之道也。孝弟也者。德之本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父母。則天下之家庭。莫不親愛矣。敬兄長。則四海之內。皆兄弟矣。我敬人之父母。人亦敬我之父母。人人相敬。則天下親愛矣。天下親愛。則亂不生矣。故邗治之世。必尙孝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亦大哉。

由孝弟以推及於其他道德。幾無一非包含在孝弟之中。故曾子曰：「一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于親。敢不敬乎。」觀曾子之理論。其所以以孝推及於居處。事君。泄官。朋友。戰陳者。唯一之理由。恐災及於父母之遺體。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孝不僅對父母之親愛而已。且須進一步爲立身處世之道。知我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則當以愛父母之心。以爲自愛。自愛者。亦所以愛父母之遺體也。此不過爲孝之開始。當更進一步。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然後足以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芸芸衆生。默默無聞者。不知凡幾。爲人子弟。而能顯揚父母。則其孝。較之自愛父母之遺體。較之僅與父母之親愛。更遠勝焉。若此。則可謂盡孝之能事矣。故曰：孝之終也。曾子所舉之居處。事君。泄官。朋友。戰陳五者。要皆足以立身行道。顯揚父母者。然顯揚父母之道多矣。曾子所舉之五者。蓋略指其要焉者耳。故曾子又有忠爲孝本之說。則凡忠者。未有不盡孝者矣。然世固有忠孝不能兩全者。其實能忠者。卽爲能孝。能孝者。則未必卽忠也。若孝而不

忠。唯以私親爲事。則人各私其所親。而公道不彰矣。故曾子曰：「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可知孝之意義。在於利衆。而不在于私養。若誤以私養爲孝。則人人唯利是圖。知有私利而不知有公利矣。人人爲私。則起爭亂。而所欲奉以爲私養者。亦不可得。豈爲孝哉。卽幸而得所私養焉。而君子視之。亦非孝也。故孝與養之分別。不可不明。

韓詩外傳曰：「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

士哉。遂自刎而死。」又說苑記趙苞曰：「趙苞漢靈帝時爲武威守。夷戎畏其武毅。母及妻子自郡來。遇鮮卑萬騎入塞。爲其所掠。苞出擊賊。陳步騎六萬。鮮卑懼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作禍。今爲王臣。不得顧私。』母曰：『人各有命。何得毀忠節耶？立忠榮親。孝莫大焉。行矣。勉之。』苞曠日援桴。虜衆碎斬其帥。伏屍十里。母妻子皆爲盜所害。苞收母殯斂。奏請歸葬。天子策封爲列侯。葬訖。謂鄉人曰：『食祿避難不忠。殺母全義不孝。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悲哉。申鳴趙苞之志事不能兩全也。雖然立忠榮親。孝莫大焉。則申鳴趙苞死國之職。固已忠孝兩全者矣。然一則爲忠而殺父。一則爲忠而殺母。爲人子者。能無自愧於心耶？君子處此進退維谷之際。盡忠而不能盡孝。長恨綿綿。何以自解。唯有行其心之所安。以死報之。申鳴趙苞可謂大孝也矣。」

荀子子道篇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

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一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荀子以謂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換言之。孝於家者。小孝也。服務於社會者。中孝也。爲國爲道者。大孝也。若不以道義。專以從父從君爲孝貞者。乃不識孝貞之真義者也。故孔子斥子貢曰。小人哉。蓋謂其所見者小耳。孔子之於孝。不特不使子臣必須從父從君。且欲子臣成爲爭子爭臣。使家國不失於道義。而後始謂之大孝。然不從必依於道。若無道而不從。則成爲逆子逆臣矣。故孝必須有忠爲本。然後可勉於仁義禮智。而從不從之義亦可明矣。

又荀子子道篇曰。一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

之名也。此節之意更說明養與孝之不同。雖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亦未必爲孝。必須入則行篤，以修其身，成爲國士之材，出則友賢，以結識天下之英俊豪傑，以造成勢力，有國士之材，而後可以爲國，有賢友之勢，而後可不待自舉。若是則可以孝父母之心，以孝國人，孝於父母，不過父母知其孝，孝於國人，則國人莫不知其孝矣。故孝子非不多也，而有名者鮮，能有孝名者，則未有不能篤行而友賢者也。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者何？慎終追遠之道也。夫孝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所以不忘本也。一家有一家之祭祀，一族有一族之祭祀，一國有一國之祭祀，以至天下有天下之祭祀，祀天之義，卽天下之祭祀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故治天下之道，當知天地爲父母，而後四海之內皆兄弟矣。治國之道，當知國族祖先爲父母，而後國人皆爲同胞矣。治家之道，當知族祖爲父母，而後一族之人皆親兄弟矣。故孝弟行於一族，而一族治，行於一國，而一國治，行於天下，而天下治，故以孝治天下者，首重祭祀。我國之家族主義，先王孝治之遺法也。我四百兆衆，而姓氏不過數百，每一姓氏，皆有宗譜，其間盛衰遷徙，以及宗丁多寡，皆可稽核，誠能本孝弟之道，敦家族之誼，使四百兆衆，團結

於數百之氏族團體。再由此數百之氏族團體。團結成一國族團體。以各氏族人口之多寡。選舉代表參加國族之組織。以推行孝弟親親之道。則其教必可不肅而成。其政必可不嚴而治矣。故孝弟者。家族之親愛精誠也。家族者。國族之親愛精誠也。人人能親愛精誠。則皆願相生相死。如何而國不能團結。不能富強者。吾不信矣。

第十四篇 武德與勇

說文。勇从力甬。用力之謂也。又勇从戈用爲審。以用戈爲勇也。又勇古文爲恧。从心。心之所至。氣乃至焉。故勇者氣也。靈樞經。勇士者。怒則氣盛而胸張。肝舉而膽橫。背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由說文之說。勇之爲義。有用力。用戈。用心之三義。換言之。能用力。用戈。用心者。則謂之勇。然勇有大勇。小勇之別。用力用戈者。不過爲小勇。用心者。始可爲大勇。夫心者。力之帥也。力爲心之使也。大勇者。練心爲上。而用力次之。故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以力爲勇者。勇之小者耳。故太公六韜曰。大勇不勇。大勇者。非無力也。惟不欲僅以力爲勇。其所謂勇者。蓋有甚於用力者也。

周語曰。一勇。文之帥也。一夫。經天緯地之謂文。而所以能成文者。則必有勇爲之帥。故文之爲義。實以勇爲基礎。而勇之爲用。實爲經天緯地之文也。故文不可以無勇。而勇亦不可以無文。以勇爲文者。用心之勇也。大勇也。不以文爲勇者。用力用戈之勇也。小勇也。後世號稱文人者。鄙薄武力。不以勇爲文之基礎。惟以文章詩詞。以爲取悅之具。而其

效乃僅及於優孟娼妓之流。與經天緯地之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然則勇之爲義大矣哉。禮記聘義曰。一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一世都以謂勇敢僅用之於戰勝。不知勇敢且用之於禮義。知禮義之爲禮義。不知禮義且爲戰勝之本也。夫禮義者。克己克人者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人之視聽言動。皆有禮爲之規範。非能克己者。曷克臻此。鋤強扶弱。抑富濟貧。義之所在。奮不顧身。氣吞山河。義薄雲霄。義之爲功。其克人有如此者。故克己克人。非勇不行。克人而不本於禮義。謂之亂人。禮義而不以勇敢實行。則爲空談。故勇敢者。禮義之本。禮義者。勇敢之行也。內之不能順治。外之不能禦敵者。無勇敢也。故勇之爲義。始於練心。以養禮義。終於用力。以成戰勝。非練心。無以養禮義。非禮義。無以成戰勝。故練心者。用力之本。用力者。練心之果也。故君子以勇敢強有力之道。以爲練心。

於是心強力亦強矣。

勇之爲別多矣。孔子家語。一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己。一孔子此說。以心導耳目立義者。卽練心之勇也。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者。無練心之勇也。勇而不能練心。則心不能爲勇之帥。而勇無所主矣。故其勇也。必至不遜。好勇鬪狠。跋扈恣睢者。不遜者也。不遜起於好怒。好怒由於不能練心。故禮運曰。一用人之勇去其怒。一練心之學也。由此可知能練心者。則爲君子之勇。不能練心者。則爲小人之勇矣。荀子之於勇也。分別尤多。在榮辱篇中。分別勇有四類曰。一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避死傷。不畏衆彊。悻悻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悻悻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一又荀子性惡篇分勇爲上中下三類曰。一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

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儼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一觀荀子之說。勇之分別雖有數類。而其要則在於義利之分。有爲義而勇者。有爲利而勇者。爲利而勇者。所見者小。爲義而勇者。所見者大。見乎大則小者不勇矣。非不勇也。見乎小則於大者不勇矣。非不勇也。不知勇也。爲利爲義。等是勇也。而一則爲大勇。一則爲小勇。何也。在於不能辨義利之分。而所以不能辨義利之分者。則在於不能以練心爲勇耳。練心者。畜於內而不暴於外。如木之蕃殖。必培其根。根蕃而枝葉亦茂矣。若徒培養其暴於外之枝葉。而不培養其隱於深處之根。則本末顛倒。木安能蕃殖哉。人之勇也亦然。練心者培其根也。用力者培其枝葉也。培其根則枝葉自茂。練於心則用力自大。故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昔者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百里。勾踐脅於會稽而身官之三年。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爲愧。其卒桓公臣魯君。勾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爲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慎子曰。一有勇

不以怒反與怯均也。一然則豈真怯哉。持之以志。毋暴其氣。今日之怯。卽爲他日之勇。若以怯爲無勇。而爭一日之短長者。是不知其根本之不固。而欲其枝葉之繁茂也。豈不誤哉。

胡非子曰。一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鬪士而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折蛇龍。搏鼃鼉。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鶴立四望。顏色不變。陶匠之勇也。若連視必殺。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不可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而退。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一夫五勇不同。等是勇也。所不同者。惟在其結果之不同耳。君子之勇。其結果足以安定國家。匹夫之勇。其結果足以服猛獸蛟龍。若夫小人之勇。則好勇鬪狠。足以爲國家之暴亂。匹夫之勇者。可以爲善。可以爲惡。用之小人。則小人矣。用之君子。則君子矣。勇者人之本能也。不勇者不用力也。不用力也。能用力

用心者。未有不能成其勇者也。用力者何。尙武是也。用心者何。集義是也。能尙武。能集義。則成君子之勇矣。若徒尙武。則武無定向。若徒集義。則義不見行。是以尙武必須集義。集義必須尙武。尙武集義兼蓄爲用者。則成武德。昔之勇士。武技過人者多矣。而不知所以用之之道。遂成爲一種殺人之具。供人利用者有之。好勇鬪狠者有之。昔之文人。能文章。蓄道德者亦多矣。而不能發爲應世之用。或書空而咄咄。或規避爲明哲。是以雖知仁義道德。而不能用力也。此無他。用力者。不能用心。用心者。不能用力耳。是以勇之爲義。用力用心。并重者也。故論語中庸多以智仁勇爲天下之三達德。可知勇之爲義大矣哉。

晉之周處可謂勇矣。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徑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

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尙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暮年州府交辟。

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旣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兩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日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

田五頃策諡曰孝」(百將圖傳)

若周處者可謂得君子之勇矣。用其力則服猛獸蛟龍。用其心則折節爲學。終而用其心與力以成武德。夫人之勇非盡天資。必待學焉。用力者練武藝。用心者集義理。練武藝集義理。然後勇生焉。周處之服猛獸蛟龍也。豈盡由其天賦之力哉。亦必朝夕從事於武藝也。觀其折節好學。可知其人之能用心。亦必能用力者矣。故服猛獸蛟龍不必天人。殉節死義。夫人而能。乃至天下萬事亦莫不可以成功者。要在於人之有勇氣耳。呂氏春秋曰。「民無常勇。亦無常怯。」若周處者。始一無賴子耳。一變而除三害。以安地方。再變而効節授命。流芳千古。所以然者。惟能勇耳。周處可謂勇士哉。

俗云。「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用心者勇也。換言之。有勇則天下無難事矣。拿破崙云。「余字典中無一難字。」蓋有勇氣使然也。故勇者亦卽爲大無畏之精神。用力處用力。用心處用心。勇往直前。不避艱難。若則是何物不成。何敵不克哉。今日之事。難亦多矣。然多難不足爲慮。無勇則深爲懼耳。多難之秋。正勇士奮發有爲之時。新論曰。「手提萬鈞。而後多力見焉。處難踐患。而後貞勇出焉。」今日之事。非有大勇不克爲功。若夫

首鼠兩端。患得患失。徘徊歧途。心勞日拙者。此懦夫之行。豈有勇氣。豈有大無畏之精神者哉。若周處者。力能克猛獸蛟龍。則克之。不能經國安民。則折節好學之。能克猛獸蛟龍。勇也。而折節好學。亦勇也。勇而用其心與力。以止於至善。此武德之道也。當國者。不可以不察。

第十五篇 武德與榮辱

何謂榮辱。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荀子曰。「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榮辱之分。孟子以仁不仁。荀子以義利。合二子之說。則仁義者榮。不仁與利者辱。夫草木茂盛之謂榮。人之所謂榮者。亦猶草木之茂盛也。種族繁衍。國家興隆者爲榮。反之。種族衰微。國家敗亡者爲辱。於個人亦然。有道德學問。名位勢利。高於人者爲榮。反之爲辱。總之。勝者爲榮。敗者爲辱。優者爲榮。劣者爲辱。優勝劣敗。實榮辱之所由分也。仁義者。優勝之道也。不仁與利者。劣敗之道也。仁能生生。義能除惡。生生則繁衍。除惡則長善。繁衍長善。是謂優勝。反之。不能生生。則相殺。不能除惡。則邪亂。相殺邪亂。是謂劣敗。

然優劣勝敗。有大小久暫之分。有一時之榮而貽千秋之辱者。有一時之辱而得千秋之榮者。換言之。一時之優勝。未必千秋之優勝也。一時之劣敗。未必千秋之劣敗也。忍於小辱。未必有損於光榮。貪求小榮。未必不免於大辱。榮辱之分。要在於是否仁義耳。仁

義者必榮。然有時而辱焉。不仁與利者必辱。然有時而榮焉。文王拘於羑里。仁義者辱焉。桀紂踞於高位。不仁與利者榮焉。然而最後之光榮勝利。則屬之於仁義之人。而不仁與利者。未有不蒙辱而覆亡者也。由此可知。榮辱有時。勝敗有勢。是以荀子有義榮勢榮。義辱勢辱之分。其言曰：「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汗慢。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摔搏。捶笞臙脚。斬斷枯磔。藉靡舌繯。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爲堯。有勢榮無害爲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而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

榮辱之分。殆優勝劣敗之道。賢不肖之辨。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君子常榮。小人常辱。修行仁義。德業備節。是榮之自內者也。由之而名高位重。富貴榮華。無擇而不宜。是榮之自外者也。君子有諸內而外者至焉。實至名歸。猶之種之耕之。澤之肥之。而苗必猥大者也。而世謂之榮。是果不足爲君子榮也。以至貴於天下。立國家。偃然若固有之者。彼固

以天下之心爲心得之若固有之。又何榮乎哉。阨窮詈侮。暴怒橫逆。以至於繫粹逐磔。世所謂之辱者。是又果不足爲君子辱也。君子之辱。愈辱而愈榮。君子之心盡於天。居於仁義。君子有仁義之得失。而無榮辱之介意。管子曰。一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一果爲天下而成仁取義也。世以爲辱。而君子且引爲榮焉。夫仁義之道。必能成功者也。然成功不必自我。我之成功。幸也。我之不成功。時也。君子者有大我而無小我。失一小我而得大我。又何辱焉。故君子無榮。非不榮也。所以爲榮者。得行吾道耳。異乎世之所謂幸而榮者也。君子無辱。非不辱也。辱吾身而不辱吾道。吾道得行。雖辱何害。故君子不以辱身爲辱。而眞辱者。不在我而在彼也。小人有辱而無榮。曲哆險詭。突誕嫉賊。是辱自內者也。由之而得刑殺流放。是亦有諸內而外者至焉。是猶葳蕪之鬱澀之。而蓬亂疽結也。幸而盜竊勢位。高官厚祿。自以爲榮矣。而不知奇恥大辱。正接踵於其後也。有及身而辱者矣。有遺臭萬年者矣。則其所謂榮者。不過如鼠之肥肆於廩也。豕之腩澤於欄也。何榮乎哉。小人之榮。以一己之榮爲榮。以一時之榮爲榮。是猶燕雀處堂。魚游釜底而已。小人以爲榮。而君子視之。適以爲辱也。故小人有辱而無榮。在於不能行仁義之道。而唯一己之

利是視耳。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君子爲天下之公。小人爲一己之私。君子爲公而忘私。小人爲私而忘公。以天下之榮爲一己之榮。以天下之利爲一己之利者。君子也。以一己之榮不顧天下之辱。以一己之利不顧天下之害者。小人也。故君子不恤以一己之辱。取天下之榮。一己之害。取天下之利。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故君子無適而不自得。雖處縲紲之中。非其罪也。非其辱也。然儒有可殺而不可辱者。可殺者。身之辱也。不可辱者。道之辱也。與其生而辱。不如死而榮。與其枉道。不如殉道。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也。君子之生死。一依於道。可以辱而生者。可以辱而死者。可以行道。雖受萬辱。生之可也。不可以行道。雖受小辱。亦必死之。大禹不以誅鯀爲辱。文王不以拘羑爲辱。勾踐不以事吳爲辱。仲尼不以裂筴爲辱。襄子不以灌首爲辱。韓信不以袴下爲辱。茲數子者。皆自信足以行道。爲社稷而忍辱。蓋非忍一時之辱。則不能求將來之光榮。辱之所自來。固非一以意氣應之。以意氣用事者。未有不敗者也。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夫受辱

者。必求雪恥。人之情也。求雪恥而不度德量力。一以怒應之。以至於失敗。受辱尤甚。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忍辱正所以求榮也。

辱固不可以怒應之。然亦不可以忍安之。辱之於人。猶芒刺之於背也。豈可須臾忘哉。夫唯不能忍辱者。始可以忍辱。唯不能不求榮者。始可以求榮。知足不辱。能忍自安。此二語也。實我中華常辱而不能光榮之癥結所在矣。優劣相較。則優者榮。而劣者辱也。今劣者曰。我固劣也。爾固優也。我爲我。爾爲爾。爾以優爲榮。我以劣不辱。安於劣而曰知足。忍於辱而曰不辱。天下之無恥。孰有甚於此者乎。知足不辱。能忍自安。實奴隸自慰之語也。挨罵挨打。曰能忍也。罵必有罷。打必有休。待其罷休。而曰自安。挨貧挨賤。曰知足也。犬馬生活。曰不辱也。若是。則天下無復有可辱者矣。而人與禽獸。亦相類矣。夫光榮者。人之第二生命也。恥辱者。人之第二死刑也。失光榮。則失人之第二生命。受恥辱。則受人之第二死刑。故君子之於榮。必求焉。於辱。必雪焉。不能須臾以忍以安也。古之武士。有以名譽一玷。而恥其終身不可洗滌者。寧以身殉名譽。而不偷生以受辱焉。昔卞莊子華舟杞梁。及其母。皆以不受辱而身殉者也。新序義勇篇曰。『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

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齊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又說苑立節篇曰：「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我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閒，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

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一古之武士。立於國中。而蒙不武之名。若宣布其第二死刑。刻不能忍也。卞莊子事母以孝。杞梁華舟之母。教子以義。古之武德。雖婦人女子。亦足多焉。節士不以辱生。我古武士之信條也。彼於其戰也。雖已恢復其名譽。君帥重之。鄰國敬之矣。而猶不能不死者。彼以爲名譽一玷。則其恥終身不可洗滌。非死無以自明也。日本之乃木希典大將。於西南之役。失一軍旗。以爲奇恥大辱。屢欲自殉。爲明治天皇所阻。迨後戰勝強俄。開歷史上未有之偉蹟。宜其可以洗滌失軍旗之辱矣。而乃木於明治駕崩之後。卽夫妻自殉。蓋亦以爲名譽一玷。非死無以自明也。如乃木希典者。誠得我卞莊子杞梁華舟古武士之遺風焉。以今日寡廉鮮恥之國民。此種風尙。是可以厲末俗矣。

辱有爲一己者。有爲一國者。武士蒙不武之名。一己之辱也。國家受不武之痛。一國之辱也。一國之辱。卽人人之辱也。按之武士不以辱生之信條。宜人人有以洗滌之。非死無以自明也。人人有必死之心。以洗滌此國辱。其幸而成。固可反辱爲榮。卽不幸而不成。

亦可以死而榮。是知生死之際。榮辱之所繫也。事有可以苟全以求勝於將來者。則今日之辱。正爲他日之榮。若事至無可苟全。則唯有死中求生。要在察彼之如何耳。彼行仁義耶。則其曲在我。彼不行仁義耶。則其曲在彼。君子當以仁義之行不行以爲榮辱。彼不行仁義而以奴隸視我。則我必爲仁義正道而奮鬪。雖死不辭。余讀西史得二人焉。其人皆在亡國之後。不屈不撓。以爲復國之運動者。其人其事。可歌可泣。况之今日之中國。尤令人感慨係之矣。此二人者。一爲德之史德恆。一爲蘇格蘭之華來思。今分別述之於下。

史德恆 Heinrich Friedrich Karl Stein

十八世紀之末。民治思想瀰漫全歐。德國承大腓烈特克 Frederick the Great 之絕對專制。故步自封。自腓烈特克威廉肥人 Frederick William the Fat 接位之後。瞞瞞無能。政治日壞。法國則於是時拿破崙興起。於是一七九二起之普法戰爭。一再失敗。加以威廉第三 Frederick William III 接位。更形萎弱。及于一八〇六年之秋。拿破崙長驅而入柏林。以五萬方里之領土。僅剩二萬方里。一千萬之人民。僅剩六百萬。不特此也。波蘭被割。使普魯士失東方之防禦。奪去愛爾字 Elbe 與萊茵 Rhine 間之一切。使普魯士失西

方之防禦。凡國防要塞。悉爲法軍所佔領。且科重大之賠償。使普魯士人民窮無所告。白倫鄧普門 Brandenburg Gate 之銅翼 Winged Victory of bronze 移人巴黎。而且辱及皇后羅綺思 Prussian Queen Louise 普魯士在拿翁之鐵蹄蹂躪下。暗無天日。其時史德恆出焉。而爲之救星。

史德恆者。出身望族。喜讀史。尤善理財。性堅毅正直。不避忤旨。時爲普王所黜。惟拿翁進佔柏林後。操縱普政。以史德恆善理財。令爲執政。內政軍事。均在一人之手。乃實一殘破後普魯士之狄克推多也。史德恆支持危局。惟一要務。在謀心理之改革。鼓起人民道德宗教愛國之精神。復興民族之自信力。與爲國犧牲之勇氣。與夫得一機會爲復仇而流血。其思想遂爲當時德人反抗拿翁暴政之中心。於是一方爲新生活運動以謀民族精神之振奮。一方暗爲軍事之準備。以謀推倒拿翁之暴政。

其新生活運動所表現者。第一爲解放之大政。The Great Edicts of Emancipation 共有三項。第一爲廢除農奴制度。第二爲准許土地買賣之自由。第三爲禁止農田之兼併。由是四分之三之全德人民。得以解除農奴之羈絆。而爲王國自由之民。因而知其本身

與普魯士之關係而發生愛國之新精神。以後一八一三年之自由戰爭。一八六六年德國統一之戰爭。以及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爭。其成功皆賴於此。

史德恆之另一運動。爲地方政府之改造。當時普魯士人民於國家之存亡。漠不關心。甚至歡迎拿破崙於白冷鄒坡之門。史德恆以謂民氣之不振。由於國家與人民之無關。故認爲與人民以地方自治之權。卽分之以國家之任。使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除猶太人孟那人 Menonitis (信仰孟那西門 Meno Simons 之宗教者) 軍人與犯人外。皆有公民權。使地方政府成爲一合夥公司性质。每一公民均有六年至十二年之義務服役。惟國家官吏。牧師。大學教授。小學教員。以及醫師等。皆得免除服役。初行時。人民雖未習慣。及後則人民於國事興趣。逐漸濃厚。普魯士人民愛國情緒之發達。不得不歸功於史德恆之促進地方自治也。

史德恆又鑒於普魯士軍隊之暮氣。與法蘭西有革命精神之軍隊。不可同日而語。軍中官長。悉出自貴族。士卒有二十年之服役。而無升遷之希望。且屢施虐待。士卒更無生氣。農民既須納稅。又服兵役。中等階級有重稅而無軍事榮譽。最勞者最無榮譽。最不

勞者則最有榮譽。富者可買除兵役。貧者則不能免。以是不平之氣。瀰漫社會。人民視國家如大敵。故史德恆卽有軍事改造之計劃。而將軍項斯脫 Scharnhorst 適與史德恆甚相得。乃定每一公民有捍衛國家之義務。軍隊爲全國士兵公民之學校。然而拿破崙之偵探。密佈全國。不能不在表面仍以舊制度爲幌子。凡軍人改受訓練之後。卽歸還本鄉。每團出操。卽留大部份精壯於營內。或醫院。表面僅有四萬二千之正式軍隊。實際項斯脫訓練有十五萬人。

史德恆既得項斯脫練兵之助。益注力於行政之改革。廢除工廠專利。准許婦人職業。產生國務會議制度。採取法國革命之長。而無法國革命之暴動。且進而計劃改善人民之下層組織。惜不克久於其位。不能行其抱負。其時拿破崙之軍。初受折於西班牙。使全歐人民。知團結反抗足以驅除暴政。史德恆最爲所感動。每以西班牙反抗之榜樣。激勵國人。孰知竟有一信落於拿破崙之手。拿氏震怒。發令緝捕。並沒收財產。史德恆乃在親友苦勸之後。亡命於薄海米亞 Bohemia 之雪山中。病貧交迫。如是者二年。雖隔絕於世。而活動不少輟。其人格與影響。正如路得 Luther 之伏處桓埠 Wartburg 也。

史德恆雖逃。其人格之影響。益深入於德人之心坎。上至皇宮。下及茅廬。莫不認其爲歐洲之領袖。起頑立懦。發聾振聵。史德恆之潛勢力。乃益偉大。史德恆在亡命中。其思想乃漸由爲普魯士擴而爲全德意志。其時全歐均在拿翁鐵蹄之下。惟俄國獨存。然國勢貧弱。主昏臣庸。史德恆不顧一切。投入俄國。俄皇亞力山大。卽欲畀以財政。或其他要職。然史德恆不受。坦白聲明彼所作爲。乃爲德意志之利益也。一方聳動俄皇反法。一方鼓起德人起兵。以截拿破崙之後。拿破崙以謂俄皇旣屈伏於前。不料竟焚莫斯科而抗戰如故。卒致一敗塗地。此皆史德恆從旁激勸有以致之也。

華來思 Sir William Wallace

十三世紀之末。蘇格蘭爲英軍所蹂躪。愁雲暗淡。慘無天日。然人心未服。其時雖無帝王無領袖。而稠人中有一人倏然起焉。爲之領袖。其人雖未冠冕。而爲蘇格蘭人心中之王。其人爲誰。卽威廉華來思爵士是也。

華來思初非望族。僅一鄉紳之後裔耳。但其愛護祖國之蘇格蘭。與夫憤嫉英軍之蹂躪。忠心耿耿。至死靡他。

當約翰培里耳 John Balliol 被逐王位之時。華來思尙幼。但生長魁梧。迥異常人。武藝超絕。聞名遐邇。然慷慨仁慈。樂善好施。每傾囊濟貧。有求必應。

人皆失望。人皆屈服於愛德華 Edward 惟華來思不失望。不屈服。反英之心。沸騰於胸。一以恢復祖國自由爲己任。蓋華來思自幼卽反英也。

一日捕魚返家。途遇英人。中有一人問曰。一汝攜何物。華來思應曰。一魚。其人曰。一魚耶。汝何得之。一曰。予捕獲者。一英人曰。一汝乞丐之蘇格蘭人。尙需魚乎。速給予。一華來思曰。一否。設汝情求吾魚。吾將給汝數尾。今則一尾亦不給也。一於是英人狂叫。拔劍相問曰。一速與我。一華來思僅有一魚竿防身。但臂力勇健。將英人一擊而斃。於是卽取死者之劍。以敵其他。衆均奔逃。華來思乃攜魚安返家中。

英總督聞訊震怒。發吏捕華。華乃亡命山中。待事寢而返。華來思素與英人爲仇。英人漸憚之。

某星期日。彼往教堂。遇一麗者。不禁情往。後知爲鄉紳白蘭富特 Hugh Braidfute 之女。未幾而遽結伉儷焉。華來思自得嬌妻。樂而忘返。某春之日。華與友人散步於市。蘇習

在春日衣綠色。華與其友亦衣綠色。並佩寶劍。正行間。忽有英人在後。擲揄曰。「蘇格蘭人亦如此衣服麗都耶。」汝等視其雄壯。一若乃來自法國也。」汝等豈配佩劍乎。冷譏熱嘲。卒至動武。華來斯殺其一人。餘均奔散。華知不免。乃與其友逃回家中。亟告其妻。返身遁入深林以避鋒。其妻則嚴扃以待。未幾。果總督黑立荷 Haxeligg 親領馬隊。排闥搜捕。其妻堅不吐實。卒爲黑立荷所殺。乃懸賞通緝華氏焉。

靜寂之夜。一勇婦心儀華氏夫妻。蛇行密告華妻被殺慘史。華來思與其友格拉亨 Sir John the Graham 聞悉之下。痛不欲生。相對啜泣。繼而華來思躍起曰。吾等丈夫。涕泣何爲。有劍在。誓報此仇。於是相率返城。直擬總督邸。排闥而入其臥室。總督正熟睡。驚起問誰。華曰。「予華來思。乃汝懸賞通緝者也。」言未已。總督已身首兩分矣。於是全城震動。英兵到處仇殺。然人民莫不起而助華來思戰。殲敵甚衆。一夕之間。英人全爲驅逐。而華來思則成爲城中之主人翁矣。

自後華來思威名大震。從者如雲。惟貴族則身分自高。不願低首。且其中擁有英蘇兩國之地產者。頗不乏人。以是英皇愛德華來統蘇國。便無所動心。然華來思智勇兼全。

在短時期中。將英軍逐出於南蘇。國中老少男女。莫不愛之如父。願爲之死。

英皇知不能勝華來思。欲以狡計陷殺。假申和平。邀華來思及所有蘇格蘭之貴族。舉會議於阿爾。城。蘇地將士貴族。聞和平之音。欣然輕騎赴會。不知一入其中。卽爲所縊。幸有一婦。竊破陰謀。馳告華來思。遂不果往。

是夜英兵以狡計得逞。痛飲熟睡。當夜深人靜時。密告之婦。將英兵居屋各劃一符號。於是華來思與部衆。按號暗置燃料於各門首而焚燒之。凡英兵逃出。卽襲殺之。無一倖免。史稱所謂阿爾之黑議會是也。

由是華來思軍力日增。各堡英軍。盡被驅逐。愛德華皇乃調大軍進逼。華來思亦整軍禦寇。兩軍相陣於福斯河。但英軍有三倍之衆。華來思乃集衆於高崗。其下則故佈疑陣。使敵不知衆寡。福斯河間祇一小橋。僅堪並行。大軍通過。殊爲危險。英將知之。乃遣代表二人。前往華來思處。要求和平。許以只須解除武裝。可不咎既往。華來思答曰。「汝還告汝主。吾儕無須英皇之寬恕也。吾儕來此。非爲和平。正爲戰耳。吾人祇知爲國復仇。獲取國家之自由。任英軍來攻。吾人固準備疆場相見也。」英代表返復命。英將大怒。

立命攻擊。但橋狹僅並行過渡。蘇軍靜待。及大部已過。一小隊蘇軍繞山潛至橋端而毀斷之。使餘軍不得前進。於是華來思乃乘其未陣。襲擊之。斬獲沒水死者無數。凡過河之英軍僅三人生還耳。

對岸餘軍聞訊。奔逃回英。華來思乃進擊至英。及於紐開塞爾。Newcastle 居住凡三月。華來思之名益震。衆舉爲蘇格蘭之攝政。然因此乃觸貴族之忌。

英皇震怒。益集大軍九萬。進攻蘇地。步馬弓手。悉屬精銳。惜當時華來思僅擁右步兵。知難禦敵。乃探堅壁清野之計。使愛德華軍所過之地。悉成荒圯。既無食宿。又不令見有敵蹤。而華來思則採游擊方法。沿途截殺。愛德華雖長驅入蘇。既未遇敵。整軍將返。適有忌華之漢奸。密告華軍匿於福可克。Falkirk 且將華氏待英軍返途截殺之計。劃宣洩。

英皇驚喜拂曉前進。於是失蹤之敵頓現。驍前兩軍相較。衆寡懸殊。而華來思殊不介意。分四隊禦敵。然僅以步兵與精銳之英馬隊及弓手戰。自難取勝。然蘇軍竭力抵抗。不稍畏卻。華來思知戰事無望。統軍斷後而退。是役也。蘇軍死者萬五千人。格拉亨亦殲焉。

華來思既喪愛妻。復傷知友。雖憑勇戰。不能挽救危亡。在貴族漢奸之嫉視下。雖統軍亦難取勝。於是萬念俱灰。辭蘇格蘭攝政職。復爲鄉紳。

當時福可克之戰。未來之蘇王白羅斯 Robert the Bruce 則在英方參戰事。後與華來思相遇。彼二人俱爲勇士。而白羅斯之於華來思之勇敢善戰。尤歆慕焉。但謂華曰。「汝固奮戰於事無補。汝豈能勝偉大之英皇愛德華耶。縱汝能勝。蘇格蘭亦不能以汝爲王。汝曷不效貴族之降服。而自苦若此。」華來思答曰。「予非欲王而戰也。予既無此想。亦無此分。當然王位應屬之於君。但君貪圖安逸。使人民無領袖。故隨予而戰。予戰爲國家之自由。設君輩不阻撓。予必勝利。但君寧甘婢妾之安。而畏自由之危。反沾沾自喜。予則寧爲國而死。有生之曰。皆予愛國之時也。」白羅斯聞言流涕。後終身不爲愛德華而戰。

愛德華橫行於蘇格蘭。所過之地。悉爲荒墟。蓋人民堅壁清野。自焚其居。使英軍無住宿之所。乃不得不返英。而北蘇則仍未征服也。

愛德華離蘇未久。而南蘇之人民。又起反抗。盡逐守防英軍。愛德華乃再領軍返蘇。

如是者凡七年。而愛德華之軍五次蹂躪蘇地。雖摧破踐毀。而人民仍未服。抗戰如故。是皆華來思領袖有以致之也。

蘇格蘭之貴族。幾莫不臣服愛德華而戴爲主人矣。英旗展耀。遍於全蘇。每堡防守。莫非英兵。但愛德華尙未足。蓋平民均未心服。而華來思尙在逃也。崇山深林中。華氏與其死黨匿焉。雖懸賞緝購其頭。終因華氏智勇。難以捕拿。而人民愛戴。固無人願受英皇之賞金也。

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禍起肘腋。華來思之知友孟戴斯。Sir John de Meneith 爲英皇所買矣。某夕華來思僅隨二人而睡。其一卽孟戴斯之姪。而與孟勾結者也。待華睡熟。卽竊其刀劍。潛告孟戴斯。孟卽發兵往捕。華驚起。視刀劍已亡。尤力格斃二人。但終爲所擒。孟乃取問道出蘇境。華來思回顧祖國山河。泣然神往。至倫敦卒及於難。

馬希爾 H. E. Marshall 曰。英蘇之嫌。消釋已久。今二國已合併爲一矣。二國之入。固莫不以英蘇合併爲兩各最有利之事也。雖華來思終身阻此合併之成功。然任何英蘇人。至今莫不尊之爲英雄。蓋深知阻撓愛德華之征服蘇格蘭。乃大有造於現在二國之

合併者。設蘇格蘭在愛德華時合併於英。則蘇格蘭爲被征服國。則其合併。將永無真誠友愛之可言。惟待百年後。二國始合併。非因甲之勝乙。正因兩國相等。出於自願。然後合併。始堅實牢固。若是則華來思之有造於英蘇之合併。豈不偉大也哉。

第十六篇 武德與氣節

人之志操曰節。不肯阿附而獨立不懼者，謂之有氣節。左傳：「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聖達節者，卽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易經所謂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也。夫節之爲節，亦猶天地四時之節也。春夏秋冬四時各不相同，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各相爲用，而萬物以生。是天地雖有四時之變，皆發而中節也。聖人亦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知窮通之有時，抱樂天而知命，故無入而不自得也。是以剛柔之道，用各有時，趨時赴機，在乎知節。聖人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一剛一柔，而剛得中，剛亦通，柔亦通也。此所謂節亨。此所謂達節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聖人以濟衆爲志。天地爲生物而不失其節，聖人爲濟衆亦不失其節。四時之變，非變節也。正欲不失其節耳。窮通有別，剛柔互異，非變節也。正欲不失其節耳。聖人抱仁義之道，則不憂窮通。若夫道窮，則眞窮矣。道已窮，而尤苦守其節，則必不能貞固矣。故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猶之春之有夏，夏之有秋，秋之有冬，是春節窮而有夏節，夏節窮而有秋節，秋節窮而有冬節也。是則天地之節道，未曾窮也。

故雖變而通。若春節已窮。而無夏秋冬以繼之。則雖欲苦守其春節。而亦無節可守矣。於人亦然。及至無節可守。則以身殉之。以盡於心。若是可爲守節之士矣。若夫失節之徒。實不知所謂節也。天地無節。則四時無常。而百穀不生。人而無節。則朝秦暮楚。趙孟能貴。趙孟能賤。生死由人。何以爲立。故荀子曰。君子節者。死生此者也。又曰。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蓋以節之於人。亦猶節之於天。失節則不能成爲天。不能成爲人也。

氣節之義。實爲最高服從心與責任心之表示也。有以天下爲責任者。有以行道爲責任者。有以服從團體爲責任者。有以服從個人爲責任者。服從心與責任心。實爲人類求生存之最高道德也。夫人以合羣爲生。而服從心與責任心。實爲合羣之主要條件也。凡羣之所以能合者。必有一共同利害。以爲之維繫。有利者則爲道。反是則否。聖人以天下之利爲利。故其道所以利天下也。爲利天下之責任心所驅使。爲行道之責任心所驅使。擇善而固執之。信之彌堅。行之彌篤。於是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矣。人不能皆聖也。往往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之者。知其不能知也。已不能

知則人之知者當就有道而正焉。於是服從之德尙矣。三綱五常之說所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者。實爲提倡服從之德者也。君爲臣綱。於是而國民一體矣。父爲子綱。於是而家庭一體矣。夫爲妻綱。於是而男女一體矣。力量生於團結。而敗於離散。三綱者。團結之道也。服從之道也。雖時異勢變。今古不同。君臣之說。在民主國家已廢。然在黨政之國家。則黨員之服從領袖。猶臣之於君也。民主之國家。少數之服從多數。亦猶臣之於君也。蓋國與民非團結不可。而團結之道。非服從不爲功也。茲可以證之往古而不悖。質之後世而可以徵者。父爲子綱。則一家一主。而事權統一矣。夫爲妻綱。則外男內女。各守其分矣。西洋缺少父子夫妻二綱。於是孝道廢而家庭無樂趣矣。貞道沒而男女時勃谿矣。社會之不安。人口之衰弱。此其主因也。故由君臣之綱。而有忠臣。父子之綱。而有孝子。夫妻之綱。而有節婦。凡此皆由服從而生之德。更由服從而引爲天責。臣不得其忠。則不盡於心。子不得其孝。則不盡於心。婦不得其節。則不盡於心。志安之。樂行之。雖歷盡千辛萬苦。至死靡他。忠臣孝子節婦。以謂非此不足以利羣也。故寧犧牲一己之利益而不辭。其一種浩然之氣。凜凜之節。雖千載之下。尤令人可歌可泣。氣節之動人。可謂深矣。

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氣節之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說苑立節篇。「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歊賢。令軍中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歊之故。已而使人謂歊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歊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歊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歊布衣。義猶不肯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若王歊者。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矣。彼固不以齊王爲然。然亦不甘爲亡國之大夫。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愛國精神至於如此。可謂極矣。乃王歊死而齊卒以復國。精神所感。固不必計功而後爲義者也。

呂氏春秋。「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康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

非矛也。亡戟得矛，豈尤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古之武士，可謂絲毫不苟者矣。亡戟得矛，固可以塞其責，然而以戟自戟，矛自矛，失其戟是失其所守也，失其所守，則武士之心不能安，與其生而不安，不如盡心而死。平阿之餘子及叔無孫者，誠可謂守節之士也矣。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後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趨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極。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又魏志：「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

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拷問所傳語賊謂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遂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騎尋跡得像歸面縛繞城令整像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遂被害一路中大夫與劉整鄭像均臨難不顧畢志傳命守義執節雖死不辭武士信條重然諾况受命耶命之所在至死不違可謂烈矣

漢書蘇建傳「蘇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侯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第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令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爲坎置

焜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定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挾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綱紡。繳檠弓弩。

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日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

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一余錄蘇武事。竟覺氣節之於人。誠有懍然不可犯者。士可死而不可辱。身可沒而節不可失。觀蘇武之杖節牧羊。雖節旌盡落。仍鋏而不舍。其感動人心。爲何如哉。晉之何無忌。臨難之際。曰。取蘇武節來。握節死之。乃至後世。臨陣有頭已斷而手仍握軍旗者。皆蘇武守節之遺風矣。推此精神。以成風氣。豈尙復有失節之士哉。

魏志「嚴顏巴郡人。益州牧劉璋使顏守巴郡。劉備入蜀。圍成都。璋出降備。諸郡皆伏。唯顏守而不屈。使將張飛攻巴郡。生擒顏。呵曰。汝見將軍至。何得不降。今逆戰乎。顏曰。卿等無狀。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斬之。顏曰。斫頭便斫。何怒耶。飛壯其忠節。釋之。」古有守土之責者。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爲將軍者。有斷頭將軍。而無降將軍。降之一字。在武士最爲恥辱。與其辱而生。不如死而榮。此武士之信條也。

氣節者。至剛之德也。凡物之有節者。於節處最剛。人之有節。卽人之至剛者也。武爲

剛德。故節之於武。武德之要者也。兵之強者。號爲節制之師。節制之師者。軍中命令能絕對服從者也。令出必行。雖赴湯蹈火。肝腦塗地。必勇往直前以赴之。故絕對服從。實爲發揮武力之要道。此中外古今之所同也。節之極義。卽爲軍中之絕對服從。軍中人人有節。則人人能以必死之精神。以求命令之貫徹。近頃日本提倡有所謂肉彈者。卽以人與彈俱赴敵陣。人死而彈亦爆發矣。此種精神。實爲節之最高之表示。以此而戰。固未有不得勝利者。若以此種精神。普及於人人。則國未有不強者矣。是以砥勵氣節。卽所以強國之道也。國之不強。組織之不固也。組織不固。缺乏服從心與責任心之故也。崇尚氣節。則人民之組織如軍隊矣。古來氣節之士固多。而國家之強盛。尙不在此傑出之節士。而在於一般有氣節之人民。每讀史至亡國之際。氣節之士。風起雲從。非氣節之士。特多於亡國之際。正惟有氣節者。祇限於少數之士耳。是以雖有氣節之士。而不足以挽回劫運也。國家之事。端在共策共力。非少數士大夫可得而辦者。是以氣節必須普及於人民。然後武德發揚。而國運亦可昌隆矣。

第十七篇 武德與勵志養氣

春秋穀梁傳曰：「心志不通，師之罪也。」凡爲士者，必有我心，心之所向，卽爲立志。古之師責，在於使士立志，然而立志之道，必先明辨士之意義，然後心之所向以爲志者，不出於士之範圍。此其志方合於正道，爲師者必教以士之眞義，而後所志可不入岐途。今之思想混亂者，殆不明士之眞義耳。

所謂志者，由士心二字以成事理一貫之會意字。士之心卽謂之志。說文：士者事也。從十一二字而成之會意字。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者道也。說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又云：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一爲南北，一一貫而基於道，則四方中央備矣。蓋士以能事其事爲名，則天地萬物皆士人所有事也。以天地萬物極乎四方中央之間，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數之始事，十者數之終極。聞一知十，顏子之因端而竟委也。推十合一，學者之由博以返約也。通古今，辨然否，卽天地萬物之事也。數之具也。推數之具，以合乎數之始，又卽中庸所謂達道五行之者一也。士从一从

士其義最爲精奧。概言士之名。則任事之稱也。析言士之用。則推十合一之義也。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對以尙志。及言志在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是極乎士事之能矣。孟子又言一者仁也。是存乎中爲仁。行乎外爲義。一貫之指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所謂士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此卽返約合一之指也。

總之。爲士者必通天地萬物之情。任重致遠。而歸其道於一。其字从十。卽論語所謂多學而識之意。从一。卽論語所謂一以貫之之意。卽孟子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之意。故士所學者。總爲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由六藝之學。文則足以經邦。故講學道藝者爲士。窮理修名者亦爲士。武則足以戡亂。故軍旅之士曰軍士。介冑之士曰甲士。古未有其才不文武一致而能稱士者。由此觀之一。可爲文。一可爲武。一與一交叉爲十。則爲文武合一。由文武合一而基於一以貫之道。一則成士矣。文武合一而基於一貫之道者。卽爲武德。故爲士者必有武德。否則不足以稱士也。

士心曰志。心欲爲士。謂之志。士者能文能武而有道德者也。故志者何。志於文武道。

德也。換言之，必有武德之志，而後可謂之志也。夫人身之生，在於心，士之爲士，在於志。無心者，不能爲生，無志者，不能爲士。故士必尙志。志立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霄者，有本故也。志猶向也。志於東則東，志於西則西。志於義則義，志於利則利。志於大人則大人，志於小人則小人。志之不同，則本異而道亦不同矣。夫志之所以不同者，在於不明士之本義耳。士義明，則未有志不同而道不合者也。

孟子曰：「羿人教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士之意義，卽志之規矩也。無規矩不成方圓，無士義則不成爲志。故由規矩則方圓相同，一士義則志同道合。人人爲士，則人人同志。今之人各一心，思想混亂者，人之心無尺度規矩以方圓之也。故欲一人之心，則必一人之志。欲一人之志，則必一士之義。士義一於武德，則人人爲能文能武而有道之士。則國未有不強，文化未有不發揚者。今人恆言統一思想，統一意志，設不能統一士義，則必流爲舍本逐末之言，而思想意志之統一，將愈求而愈遠也。

士義旣明，則人各有志。士爲志的，志爲士本。故士之於志，較之生命爲猶重。禮記儒

行篇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蓋士人失志，則無以爲立人之精神，無所寄託，則人生意味，不過如行尸走肉，與禽獸何異？故寧可身危，而不可奪志。何也？不願爲禽獸耳。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語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之所謂道者，武德之道也。武德者，生之道也。治生焉，衛生焉，生生焉。克己以治生，克人以衛生，親親以生生，天地以生物爲心，武德者，天地之道也。士志同於天地，則志之所在，將與天地同其生存，則一身之生死，誠滄海之一粟，豈足以介士之心哉？故志士仁人，寧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而恥惡衣惡食者，更不足道矣。

大丈夫志在四方，以天下爲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盡己之心，以盡物之心，使天下萬物，皆備於我，通古今，辨然否，吾道一以貫之，然後自信，足以任天下之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諸葛亮高臥隴中，自比管仲、樂毅，古來聖賢，莫不高尙其志，非以自爲高也。蓋以謂士之責任心，所驅使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致遠。」故有志者，必須持之以毅力，自強

不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又須加之以不忘溝壑。不恥惡衣惡食。志之所在。生死以之。然後有志者。可事竟成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然欲弘毅。非養氣不爲功。此所以孟子言尙志。欲養浩然之氣也。志者氣之帥也。氣者志之士也。無士之帥。則帥等於虛設。無帥之士。則士等於烏合。夫志者人之心。而爲一身之主宰者也。氣者人之血。而充乎一身之全體者也。故心之所之爲志。血之所之爲氣。血常流動。故氣亦易浮。醉後面紅耳赤。叫囂狂暴者。血之流動太速。氣亦自然浮耳。故必須練其心以制其血。持其志毋暴其氣。然後心志有定。而血氣有節矣。世之所謂意氣用事。與夫所謂血氣之勇者。皆由心志未定。血氣浮動。而無節制故也。養氣也者。在於能使浮動之血氣。以聽命於心志。氣常浮升。故必須弘毅。使其厚重。

志之所向。氣亦隨之。有天下之志。則必有浩然之氣。志於天下。則非天下之事。不足以動其心。然不動心。非養之有素。不能致也。孔子至五十而始不動心。孟子亦曰。吾欲善養吾浩然之氣。亦不動心之說也。夫善戰者不戰。非不戰也。必一戰而安天下。戰之善者也。心之不動。亦猶善戰者之不戰也。非不動也。必一動而安天下。養氣之說。亦猶養兵之

道矣。養兵多，則實力自厚。養氣足，則發用愈大。浩然之氣，一發則充塞於天地之間。流芳於千秋萬世。故士欲成其志，必須養其氣。養氣者，志之輔也。朱子謂之「志乾氣坤」，洵乎不易之言矣。

養氣之道無他。孟子曰：集義與放心而已。放心則志在四方。集義則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朱子曰：「人自從生來受天地許多氣，自是浩然，只緣見道理沒分曉，漸漸衰颯了。若見得真是真非，要說一直說去，要做一直做去，這氣自浩然。」人於臨事，多爲血氣所使者，只是見義理不透，而客氣動於中也。惟平日致力於窮理涵養，格物致知，然後義理分明。臨事則客氣自消，而不爲血氣所用矣。蓋血氣由於情感之衝動，而情感則往往不顧理智，不辨是非。如盲人瞎馬，則事未有不顛蹶者也。去情感之衝動，養是非之理智，茲卽所謂集義之功也。

志之不固，養氣之不足也。養氣足，則山河可吞，天下無復有難事矣。軍中勝負之數，可以觀士氣而定。士氣旺盛者必勝，國家盛衰之理，亦可以觀民氣而定。民氣萎靡者必衰，士氣之旺盛，在於軍中有必勝之志。民氣之萎靡，則在於舉國之無志。故等是國也，等

是人也。而有盛衰強弱之分。強國之民。人人均有強國之志。弱國之民。則人人均有亡國之態。有強國之志。則氣自勇。有亡國之態。則氣自餒。是知國家盛衰強弱之分。全視其民之志氣以爲斷。故強國之道。首在勵民志。養民氣。商鞅治秦。其民莫不有併吞六國之心。故民之見戰。如餓狼之見肉。而婦人女子。亦染雄風。今之列強。若英則稱霸海上。若法則盟主歐洲。若美則欲操經濟之霸權。若蘇俄則欲赤化全球。若日本則以亞細亞盟主自居。各有其志氣。若中國者。今日之人民。果有志氣否耶。有志之士。亦僅在於消極之救亡圖存。而以謂中國必亡者。又比比皆是矣。卽抱救亡圖存之志。能自信其必可成功者。有幾人。舉國皇皇。志薄氣餒。若是則國事前途。不堪問矣。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下。若我國僅以救亡圖存爲志。則其下流。必至充滿亡國之心理。而民氣消沈矣。

余不信中國將亡。且信中國之否極泰來。已啓其機矣。中國者天下之國也。中國人民之志氣。天下之志氣也。天下洶洶。莫衷一是。其必有王者出。而後可以定於一。王者何中國是也。中國者。有王道天下之思想者也。今天下已非王道不能救。而能負此王道之使命者。惟中國也。我有王道天下之使命。則今日之國難。正我有天下之志者。勵志養氣。

之時也。天之生聖人也。必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今日之國難。其殆天之欲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者歟。夫光明由於黑暗。成功由於失敗。今日之黑暗失敗。卽他日之光明成功也。天下事不患不成。患不立志。今日之急務。在於激勵人民之志氣。使人人知有王道天下之使命。而此使命成功之道。在於發揚武德。人人能有武德。則王道天下之使命。舍我中國其誰哉。

第十八篇 武德與心學

心學傳自虞廷。流派遠矣。虞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蔡傳『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此我國開祖之心學也。自古聖賢學問。一皆以心學爲本。換言之。我國之文化。謂之出於心學。亦無不可。孔子繫辭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即聖人本乎一陰一陽之易理。洗濯心中私意。渾然與天地同心。藏之緊密。不使放心入於邪僻。此所謂擇善而固執之也。陸象山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陸象山之心學。其自信可爲深矣。其所謂宇宙

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者。此說殆與萊伯尼志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8—1716) 之多元論之唯心論巧相脗合。

萊伯尼志者。富於天才。博學多能。於數學爲微分法積分法之發見者。於法律之國內法國際法。於歷史。於宗教。於哲學。莫不領袖羣倫。爲世所宗。其哲學思想。實調和純理學派之實體論。與經驗學派之個體論。以及自然科學之世界觀。與宗教之世界觀。而擇乎其中自成一說者也。彼謂物質之本性。卽是抵抗力。卽是求力。物質之存在。卽是活動。世間無不活動之存在。而活動卽是力。故力者物質之本性也。物理學上謂之「力核」(force-focus) 彼名此曰「純一」(monad 舊譯單元) 以現代科學解釋之。所謂陽電子 (proton) 一力核也。亦卽所謂「純一」也。所謂陰電子 (electron) 亦一力核也。亦爲「純一」。由「純一」陽電子與陰電子所構成之原子 (atom) 亦一力核也。亦爲「純一」。由原子所構成之分子 (Molecule) 亦一力核也。亦爲「純一」。「純一」之內。可包括其他「純一」。而其自身仍不失爲「純一」。推而至於一結晶體 (Crystal) 一有機體 (Organism) 皆爲一力核。一「純一」。大之如一太陽系。等而下之如一草一木。一人。

一犬要皆爲一力核。「純一」也。彼之學說與現代科學頗相脗合。無直流之時間。無橫遍之空間。一切惟力核之互相套合與架構而成。故「純一」之說使康德之精神與物質矛盾之二元論統而爲一。蓋物質之本性。既是「純一」。卽無廣袤之分。其所謂廣袤者。僅物質之現在吾前。而認爲現象之方法耳。故「純一」之現象。充其極。卽爲宇宙。以「純一」之個體而論。卽爲宇宙之縮圖。卽是宇宙之活鏡。(Miroir Vivant) 質言之。卽是一小宇宙。彼之言曰「純一」者。不通窗戶而可出入也。「卽雖在密室之各個「純一」。不因相互之影響。均獨立單一。渾然同趨如準時之鐘。各不相差。故「純一」各個之表現。卽全宇宙之表現也。(參觀張東蓀道德哲學。李石岑哲學淺說。北吟吉近世哲學史。)

由上之說。萊布尼志殆與我國心學初無二致。其爲「純一」。卽我國之所謂「心」。「純一」爲宇宙之縮圖。卽陸象山所謂吾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也。此誠東西海聖人同心同理者矣。若夫「純一」雖在密室。而能與宇宙同趨。豈非我國孟子盡心之道。以合天心者耶。

夫心者非形體之心。乃「心之中又有心焉。」邵子曰。「心爲太極。」太極者。易之道也。易者。陰陽之變。生生之謂太極者。其理也。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一動一靜。而萬物生焉。心爲太極之說。亦猶萊布尼志認活動爲物質之本性也。一切現象。外顯於內者。皆吾人自身之意識作用。陳白沙所謂「一點虛靈萬象存」者是矣。萊布尼志以各個「純一」之開展自己。表現宇宙無往而非「心」之活動。若顯於外者爲真實。則影於心者莫不相同也。此卽我國「誠」字之意。所謂誠則靈。靈則無所不感通矣。此猶王陽明之良知。識心見性謂之聖也。

萊布尼志又謂「純一」雖表現同一之宇宙。然其表現有明暗之差別。故分「純一」有三大階級。屬於植物礦物者。爲最下級之「純一」(monades nues) 其表象最不明瞭。彼名之爲微小表象。(petites perceptions) 屬於第二階級者。爲動物「純一」之表象。較爲明瞭。彼名之爲靈性。(ames) 最上級者爲精神。(esprits) 則其表象最明。不僅有自己意識之能力。並能分析自己所有之表象。而具備普遍認識之理性。屬於此者。爲人類及天使(卽聖人)之心。上級之「純一」必具有下級之表象。故人類或天使之精

神中亦含有微小表象。一切「純一」均具有自一表象至他表象之動向。故意志即爲存於理性的表象中之動向。此殆我國五行（木火金土水）之生，各一其性之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動植礦物，有動植礦物之性。人類有人類之性，惟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章潢圖書編云：「大哉心乎，其通天地人而一之者乎？惟人能全此心，則位天地，育萬物，參三才而一之矣。但人生天地間，雖同具此心，而不免淪於禽獸與草木同腐朽者，不識心故也。」邵康節之觀物內篇云：「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人之用也。」蓋人之與物，皆爲太極，皆爲「純一」。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天地之一體也。是故聖人（萊布尼志所謂天使）盡己之性，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萊布尼志所謂天使之精神中，亦含有微小表象，而能察乎表象中之動向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唯聖人然。」

後能踐形。能踐形則能反身而誠之。求諸己而天下之理得矣。」

心學之道無他。求諸己而誠之而已。求諸己則心虛。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心虛則靈。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故至誠如神者。心虛而靈之謂也。蓋胸中恢恢廣廣。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又如一片白紙。外象感應。則黑白分明。故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心虛則靜。靜則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故心愈虛則見愈廣。推其極則能體天下之物。視天下之物無一非我。此心與天心合一。是卽我大舜之所謂道心。孔子之所謂仁心也。故朱子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愛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心既爲生。爲仁。故心學者。仁學也。亦生學也。仁是生之理。心是仁之本。無心學則不能見仁。無仁則不能求生。由此可知。心學者。非空洞無物之玄學。惟無心學則不誠而空洞無物矣。心學若虛實則萬物兼備。不以萬物爲對象。則無心學之可言也。心至太虛。則燭理光明。萬物畢現。則無障蔽。然後聖人能盡人之心。以盡物之心。發爲眞理。以至於致中和而贊化育。故心學者。視之又若唯物矣。然唯物者。無心學之涵養。則有人欲之私。有所私。則有所障蔽。

則見理不周。而入於偏狹之途矣。馬克思階級鬪爭之論。此卽唯物派偏狹之代表也。若夫唯心者而無心學之涵養。則以心爲萬能。而發爲盲目之英雄主義。則其心地更不光明。而唯一己之私慾。則其所蔽更甚。而離公理遠矣。否則寂滅無爲。視若克己。實乃唯私。其蔽在於舍己無物。而與萬物隔絕矣。此皆偏狹之所致也。心學則苟在克去人欲之私。虛一而靜。洞照萬物。然與天地同心。一動一靜。生生不已。此心常與天地同流。萬物同生。固非宋學所謂寂然不動者也。唯能心動。故能虛己受物。故孟子有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其爲推求盡存云云。皆爲心之活動。故大舜名心學爲道心。道者。陰陽生生之謂。則道心之生生。其爲活動。更爲顯明。宋學以寂然不動爲心。雖於心學多所發明。然見仁而不能行仁。此寂然不動之說。有以致之也。宋儒以爲靜卽須不動。不知天地之間。無物不動。不動則不能存在。動靜云云。不過爲動之動。動之靜而已。固非動時始動。靜時眞靜也。宋儒旣知動極則靜。靜則極動之道。若靜爲不動之始。何能靜極而動。又如晝夜。晝似爲動。夜似爲靜。然夜亦非靜而不動也。若以時計計之。則一分一秒。莫不有動。雖在夜靜。而時計之動。固無間斷也。故動不分晝夜。不分陰陽。不分動靜者也。

宋儒誤爲靜爲不動。致不能推己及人。故北宋南宋。前後雖有數十聖賢。而無挽救生民赫赫之功。殆卽此誤歟。

心惟動。則事事關心。始有靈覺。譬如磁石。視之若靜。實則吸引力 (attracting force) 四射。無時不吸引遠方之物。無時不竭其活動也。虛心之說。卽將此心收斂之意。亦卽易經之洗心退藏於密之道。凝神貫注。集中動力。猶之科學上之集心力 (Concentrating force) 蓋力量愈集中。愈緊密。則發出之力愈大。故心學之道。全在將心之動力。操存而集中之耳。能操存而集中者。則萬物之動靜。莫不吸引而感應於心。何者爲善。何者爲惡。頃刻剖明。故聖人能知幾如神。能先憂人之所未憂。發人之所未發。所謂先知先覺者。在衆人之心力所未吸引所未感應之事物。已早動於心。而不能忍矣。如將夏之春雷。如冬至之陽生。已撥其機而啓其發。聖人亦然。治之於未發。制之於未形。布新滌污。撥亂反正。是故天道流行。君子亦自強不息。唯心動始可自強不息。此心與天心合一。則天心有生長收藏之動。則吾人之道心。豈可寂然而不動耶。故能動而合乎生長收藏之天理者。始足以稱道心。能心動則未有不發生力量者。推而言之。一國之強弱。有力與無力之表象耳。強國

之民莫不自強不息而動。弱國之民莫不麻木而靜。自強不息而動者。順天之則。麻木不仁而靜者。逆天之道。順天則昌。逆天則亡。猶之草木春生而不生。夏長而不長。秋收而不收。冬藏而不藏。則未有不自然淘汰者矣。今吾所以倡心學者。亦猶人之心也。人心無時不動。不動則死。道心亦無時不動。不動則亡。道心者。人心之推。在人爲道心。在國爲國魂。在天下爲公理。道心。國魂。公理。莫不以動力爲基礎。舍動力外。無道心。無國魂。無公理之可言也。換言之。舍武力外。無道心。無國魂。無公理之可言也。四時之變。天道之動力。不適者亡。天道之武力。天至公無私者也。而不適者則肅殺之。人道亦然。道心至公者也。不合於道者則肅殺之。肅殺不合道者。合道者始可以生存。天無動力武力。則不成其爲天。人無動力武力。則不成其爲人。心學之道無他。於人求動力之集中。於國求國力之集中。而集中之法在於虛心。虛心則在人爲無私。在國爲至公。故至公無私。卽心學之根本。孟子之所謂集義。莊子之所謂集虛。岳武穆之所謂練心。要皆心學之功也。

第十九篇 武德與敬慎

天下事之成敗。未有不本於敬慎而成。疏忽而敗也。敬者何。整齊嚴肅。收斂身心之謂。慎者何。畏謹恐懼。不敢放縱之謂。整齊嚴肅。收斂身心。則精神專一。心力集中。精神專一。心力集中。則所發出之力量將愈大。猶之物理學上之三稜鏡。足以集中光力。而能燃燒也。是以敬之工夫。足以發生集中之力量。力量愈大。則施之於事物者。將愈易成功也。然而敬者主於自身之發生力量。而慎者則在力量發生後。如何使用之謂也。

夫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人之力量。亦不可以暴露。虎豹伏處深山。狡兔亦有三窟。其所以衍類蕃族者。防之未恐不周。動物且然。況於人乎。故人之力量。必須如水之有防。馬之有索。稍一不慎。則奔馳流決。而力量渙散矣。故須畏謹恐懼。不敢放縱。易需卦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夫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寇敵之來。由我自致。自身力量既不能充實。而又招惹是非。示人以弱。此必敗之道也。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

乎。吾於此觀之。勝負見矣。」由此可知兵之勝負之數。全在於未戰前之廟算。廟算者。計算彼我之力量。勝算居多。則能取勝。勝算居少。即不能取勝。故兵家之要在於知己知彼。謀定後動。然後可以運籌帷幄之中。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廟算者。即敬慎之道也。敬在於知己。在於定謀。皆自身準備實力之謂。慎在於知彼。在於後動。皆謹防他人之謂。故軍中能敬慎者。必操勝算。亦即易經之所謂敬慎不敗也。

敬之一字。含義至廣。直可謂人生進德修業之本。德者。人生之目的。而敬則爲達到人生目的之唯一方法也。故曲禮曰。「毋不敬。」夫曲禮一篇。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之禮首。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所以孝經曰。「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禮。可謂德之實行。而敬則禮之實行也。敬之整齊嚴肅。收斂身心。即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敬之於身。則律己以嚴。敬之於人。則待人以恭。律己嚴。則莊敬日強。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此即莊敬之工夫也。貌敬。則儼然人望而畏之。色敬。則凜然人望而

憚之言敬。則恭然人聽而信之。君子由貌敬色敬言敬之三者。足以令人畏憚而信。此所以莊敬而能日強也。反之而怠慢放蕩。以見於貌色言之間。則不特使人無畏憚信仰之心。且反而啓其輕蔑欺侮厭惡之心。此所謂安肆日偷。自暴自棄者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外貌之斯須不莊不敬。猶水堤之稍有漏洞也。水堤之稍有漏洞。則水將涓涓而出矣。於是水愈流。洞愈大。終至堤防壞而水流奔決矣。人之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漸漸而入。於是愈易漫而愈不莊敬。終之完全無莊敬之貌。而心亦完全怠慢放蕩矣。敬則正心誠意。不敬則不誠無物。於是不敬之人。貌雖肆無忌憚。其實不過虛驕之氣。而中心則毫無力量也。夫力量者。操之在我則存。非由外入。而由內生也。我能莊敬。則可以將散漫之力量操之存之。以成一集中之力量。而力量生矣。反之不能莊敬。則散漫之力量。依然散漫。則不見力量矣。一盤散沙。則沙之力不可知也。沙而成爲水門汀。則沙之力可堅爲石矣。由此可知。天下事物。優勝劣敗之道。只不過敬與不敬而已。

治國之道。亦惟敬而已矣。自古聖人垂訓。皆以敬爲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

傳心法皆在於敬字。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放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能敬便能精神專一，方能於道理通明。道理通明，自然文理祥察，燦然可觀。此所謂文思安安者，言其因欽明故能恭己正南面，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堯之德，徹上徹下，要皆在一敬字。卽已。舜典曰：「欽哉，惟時，亮天功。」我國古聖，本天道以立人道，典天敘禮，服天命，刑天討，無一事不本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爲，而人代之。帝舜於此語，以欽哉，惟時，亮天功者，欲使知天以不失時爲功，而人當以敬天之心，以敬人事，亦以不失時以盡人之功。此舜之代天行道，亦在一敬字而已。大禹謨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此言居其位，立其願，皆不可以不敬。皋陶謨曰：「敬哉，有土。」言有土之君，皆當以敬臨之。益稷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言興事而必本於法，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必守法，必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夏書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此言君臨兆民，必以固法民心爲本，而民心之向背，爲六馬之奔放，人君稍一不慎，則民心離散，君民間之維繫，不

過如朽索之馭六馬。人民時時有背叛之可能。故爲君者。尤當敬慎小心也。商書高宗彤日曰。「王司敬民。」言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周書洪範曰。「敬用五事。」五事者。貌言視聽思。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貌之敬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是言視聽之敬也。整其思慮。三思而行。思之敬也。能以此五事而敬用者。則身修而治。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在於敬而已。召誥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言既定有目的。必緊著精神。汲汲用功。此敬德之義也。由此觀之。古聖爲治之道。莫不由於敬也。

古之所謂孝治天下。德治天下。禮治天下者。要皆用力於敬之工夫耳。夫天下之所以治者。在於和衷共濟。而敬之工夫。可以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者。則敬之於民。實爲團結精神最要之道矣。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仁。正己南面。篤恭而天下平。無他。敬而已矣。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者。敬之謂也。祀天卽所以敬天。人則天。道法自然。故敬天卽所以敬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敬道卽所以敬身。哀公問。「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由此可知。能敬其身者。百姓可不命而敬恭。於是上下相親。而精神團結矣。此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故治國之道。以敬天爲大。治家之道。以敬祖爲大。治身之道。以敬身爲大。能敬天。則能惟時。亮天功。能敬祖。則能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能敬身。則能敬用。貌言視聽思之五事。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是皆以敬爲本。則敬之爲義。不亦要哉。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尙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尙父曰。先王之道不北而。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尙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

於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夫敬勝怠者去。怠勝敬者滅。敬怠之分。而存滅之所繫焉。此誠千古不滅之名言也。宜武王之廣以爲銘。以自警也。

能敬則心有所立。心有所立。是謂心力集中。心力集中。是謂聚德。故敬者德之聚也。然德雖聚。仍必小心翼翼。戒慎恐懼。惟恐德之或散。而功虧一篑也。故君子敬身之道。尤在於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雖在幽微之間。亦不敢怠而不敬。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夫荃蓀孤植。不以巖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暗密。亦不以隱翳而迴操。詩云。「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斯。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溫柔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惕也。有是心。則有是顏。此皆內外之符也。孟子觀人心之邪正。在於眸子。蓋發於中。未有不形於外也。譬如電波 (Electric Wave) 不顯不覯。然遇無線電收音機。則高低清濁。纖毫靡遺。人之誠僞。亦猶是矣。愚者可欺。而

智者不可欺也。以不可欺而欺之。此之爲自欺。行悖於幽。以爲人不知而鬼不覺。不知一舉一動。必有反應。雖在密室。而電波之傳達。已在千里之外矣。俗云。若怕人不知。惟有己莫爲。行悖於幽者。自欺之謂也。且人之所以持敬者。欲心力之集中也。心力之集中。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操舍之道。只在敬怠之間。須當於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兢兢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可。若曰。此非顯明之處。人莫予見也。此心一萌。則便間斷。則便怠矣。怠則心力便渙散矣。則雖敬之於顯明之處。而怠之於幽微之間。而欲心力之集中。烏可得哉。故世有貌似君子。而未能有所成就者。必其心力未集中也。心力之未集中。必其於幽微處。怠勝敬故也。若此者。不特敬之意義不明。而其所以敬者。實欺人而自欺耳。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修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誠意本爲敬之功夫。故慎獨又爲敬之功夫。敬之作用。本在自身力量之積集。非以示外人也。聖人惟恐人之不知敬之真義。以謂敬係對人。於是在無人處。使可不敬。此則於敬之意義相違。故謂之自欺。故誠能敬者。必須於無人處。亦能敬其身。

此所以須慎獨也。昔蘧瑗夜行，乘車至衛君門前過，下車揖門而過。衛君在內聞之，乘車至門，不聞行車之聲。衛君曰：必是蘧瑗也。是蘧瑗雖在夜行而不變節，勾踐與范蠡被吳王囚於石室，仍行君臣之禮，不改易也。顏回雖在夜浴，仍不改容。冀缺耕於堦野，其妻餉食，冀缺見妻，乃行賓主之禮，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敬而無失，至誠無息，此卽慎獨之謂也。

慎獨所以爲敬，所以使敬而發生力量也。譬若軍事，必不能臨陣方事操練，必先在無事之際，操之練之，如臨大敵，不使稍有怠忽，然後軍力日強，然此尤爲對內而言也。慎之一字，尙有對外之義，卽如何使用此力之義。昔孔明用兵，一生在於敬慎，軍事之勝負，關係國家之生存，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不慎乎？觀歷來國家所以失敗之由，雖非一端，而不能敬慎將事，其要端也。遠者不具論，卽以清末之對外失敗，莫不由於肆慢怠忽所致。如中日之戰，李鴻章龐然自大，內而不敬，不能備充實之力量，外而不慎，不能知敵之虛實，於是因中日之敗，一蹶不振，拳匪之亂，謂符咒可以抵禦鎗砲，慈禧以無知女流操

切從事。致召八國聯軍之禍。夫敬勝忘者吉。怠勝敬者滅。處此存亡絕續之際。謀國者。可不敬慎乎。

第二十篇 武德與克己自省

主敬與慎獨。足以閑邪存誠。猶之軍隊之防禦。工事愈嚴密。則寇來愈不易。慎獨尤與軍中之單哨毫無二致。雖在嚴冬深夜。亦必凝視敵方。不得越雷池一步。凡此之整齊嚴肅。宛如吾人進德修業之防禦妄念也。若夫稍一疎虞。敵侵而入。兵家唯以一劍兩段之法。奮其勇氣。殲彼敵人。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故不能不迅滅之也。人之有過。亦猶敵也。克己改過。亦猶殲敵也。明唐荆川謂「治戎之道。可用以治心。」誠哉斯言。

宋王安石原過曰：「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固不能無過。而卒不害聖且賢者。亦善復常也。」人雖堯舜。亦不能無過。故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訓。若非有過。則不能有此感覺也。惟堯舜之過。僅在人心一動時。便以爲危而克之。過不形於外。故能成聖。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改過而成者。成湯改過不吝。太甲自怨自艾。仲尼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人告之以有

過則喜。子夏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每日三省其身。以察其過。文子終身不聽琴瑟。蘧伯玉二十歲知非改過。直至行年五十猶知四十九年之非。是知聖賢未有不由改過而成者也。周濂溪曰。「君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故欲改過者。則克己自省尙矣。

古人云。「自勝者強。」抑暴猛之氣。克方縱之欲。皆自勝之強也。易大壯卦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夫雷震于天上。聲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然則克己復禮之功夫。非有如雷霆之大壯。不能竟其功矣。夫治心猶治戎也。防線外之敵。禦之尙易。侵入防線後之敵。則驅之較難。必奮倍其力而後可克之也。克己後禮者。己已有過。禮已有壞。而去克之復之。是亦必奮倍其力而後可。故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王陽明曰。「破賊易。破心中之賊難。」由此可知。心中之賊可以破者。則一切之賊不足慮矣。故赴湯火。蹈白刃。匹夫之勇可能也。至于破心中之賊。則非大勇之君子不可能也。

鳳不知美。鷓不知惡。衆人皆能知人之惡。而不能知己之惡。此心中之賊爲之梗也。

故人貴治心。而能知其善惡。夫兵法以士氣爲主。哀者勝而驕者敗。節制之師。必能勝烏合之衆。衛公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是知所謂哀者。節制也。畏我者。皆軍中之治心功夫。唯其哀。必同仇敵愾。有滅此朝日之心。唯其節制。足以步驟統一。衆志成城。唯其畏我。則必戒慎恐懼。小心翼翼。此卽軍中所以致勝之道也。人心亦然。物欲之引誘。每啓驕惰之心。精力渙散。亦猶烏合之衆。人情每責人而不能責己。防人而不能防我。此卽畏敵者不畏我也。故自省者。同於軍中之檢閱。克己者。同於軍中之紀律。軍中無檢閱。則不能知軍中之虛實。無自省。則不能知心中之善惡。無紀律。則不能制違法。無克己。則不能制人欲。軍而無檢閱。則必無紀律。人而無自省。則必不克己。無紀律之軍隊。則必禍國殃民。不能克己之人。亦必爲非作惡。是故克己者。修身之本。自省者。克己之母。最能自省者。必最能克己。最能克己者。必最能自治。強國之國民。能自治者衆。弱國之國民。不能自治者衆。能自治者。則能治人。不能自治者。則必被治於人。國家之興亡盛衰。在於國民之能自治與不能自治耳。東印度公司以義勇隊二千之衆。臣服三萬萬之印度臣民。何也。二千之英民。能自治之國民也。有紀律之軍隊也。三萬萬之印民。不能自

治之國民也。一盤散沙，不成其爲軍隊也。古諺：折一枝箭易，折十枝箭難。二千之英衆，猶一束之十枝箭也。三萬萬之印民，猶無束之各個一枝箭也。是則印度雖有三萬萬衆，乃三萬萬之個人也。則烏足以勝二千生死如一之英衆哉。我國甲午之役，宣戰之前，日本朝野亦有以爲中國究係大國，恐日本與中國宣戰，大小非殊，不能取勝爲慮。當時伊藤博文卽力闢此種杞憂，謂中國雖大，各省分立，果十八省一致行動，誠可顧慮。今日本與中國戰，戰其一省耳。何足道哉。及後中日之戰，果不出伊藤之料。僅以直隸一省之力，與全日本戰，其取敗辱，固無疑矣。當時清廷所命之統兵大員，多忤於戰勝太平軍之餘威，自恃大國，惟虛張聲勢，不求實際，其士氣之驕惰，紀律之窳敗，不自知也。嗚呼！誰實爲之，孰令致之。推本求源，吾人不能不責彼統兵大員，自省克己之學有所未逮，有以致之耳。夫不能自治者，不能治人；不能治心者，不能治戎。甲午之敗，與其認爲敗于軍隊之衰弱，無寧認爲敗于不能治心之統兵大員，非苛論也。

由此可知，一人之自省克己，關係於國家之興亡盛衰，重要甚矣。然而自省克己之難，雖賢者亦有所不免焉。是以易有非大壯君子不能克己，王陽明有破外來之賊易，破

心中之賊難之言。此皆言克己之不易也。然而無欲則剛。無私則公。剛則守道愈固。公則義理分明。故克己之道。莫善於無欲。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居陋屋則思峻宇雕牆。飯素食則冀酒池肉林。處貧賤則求高官厚祿。私欲所至。一往直前。於是知有利而不知有義。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知有己之富貴安樂。而不知人之貧賤危苦。其作奸犯科。皆因人欲之私。過於天理之公故也。夫富與貴。安與樂。常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則傷天理之公。雖得之亦必失之也。克己自省之說。非絕富棄貴也。唯欲富貴。須克自己省。富者積財。貴者積德。不克己之欲。則不能積財。不自省其過。則不能積德。儉者侈之反。德者逸之反。人能克侈。所以成儉。人能省逸。所以成德。小人識其小富小貴。足以勤儉起家。典型鄉黨。大人識其大富大貴。足以富利四海。掌治萬民。小人安於小富小貴。故克己自省。功夫至小富小貴而止。大人志於大富大貴。故克己自貴。功夫不至大富大貴不止也。

自有天賦民權之說。而有民主革命。自有社會主義之說。而有階級鬭爭。此其說在於防弊。而非所以治本也。故民主革命。而其弊有資本主義。階級鬭爭。而其弊則返於專制。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己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

禍而不能知己之禍。能責人而不能責己。是以換湯而藥不換。民主者責。專制爲惡魔。共產者責。民主爲惡魔。是皆能鑒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亦猶人之惡也。故民主也。共產也。皆倒因爲果之學說。以暴易暴耳。故欲平治天下。須在治本。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卽治本之道也。今之資本家。爲富不仁。私欲之過也。如能克其私欲。省其不仁。則資本家之爲資本家。正如萬家之生佛。階級鬪爭之學說。將無由而生。今之勞働者。唯以減時。間。增工資。打倒資本家爲事。此能責人而不能責己之過也。人既有智。愚。賢。不肖之不同。則富貴貧賤亦有所不免。今不求其愚之爲智。不肖之爲賢。而但求其貧者富。賤者貴。天下寧有是理耶。故勞働者能自省其智。愚。賢。不肖。克去其妄想。知富者崇儉。貴者修德。師法而從事之。富貴固不限人也。如此則階級鬪爭之說亦無由而起。故欲天下歸仁。在於人人能克己復禮。凡作天民。天賦民權之說。均貧富社會主義之說。我先儒莫不言之詳矣。然歸結在於克己復禮。蓋知治其本也。

克己之學甚難。然其要在於自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自信者。譬如明鏡。善惡畢現。能自省。則知己之善惡。善者長之。惡

者克之。世之怙惡不悛者，無自省之功夫，猶之囚首垢面者，無明鏡照之，則不知其醜也。美女嫌醜，故愛明鏡。君子嫉惡，故常自省。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日日自省，纖惡必除。有一私欲，克之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然後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心安理得，莫非天地生物之仁矣。

第二十一篇 武德與物我公私

邵康節漁樵問答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譬如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我物皆致意。由是則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見朱子大全答陸子美）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又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徇物而化者。故物爲我之與矣。由此可知物卽是我。我卽是物。百年之中。偶寓形爲人。百年之前。何者爲我。不知也。百年之後。何者爲我。亦不知也。然我雖不知。而物質不滅。物質不滅。則我之爲我。亦不能滅矣。若以我言。則天地萬物莫非我也。若以非我言。則我之形骸。亦非眞我。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

物是我。以物觀物。然後能一萬物之情。「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人我相同。故民爲吾之同胞矣。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衷。而中無一爲矣。」（見邵康節漁樵問答）中無一爲。物我渾忘而公矣。

夫人者。萬物之靈。「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

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參閱邵康節漁樵問答）由此可知能盡萬物之心者，人也能盡萬人之心者，聖也。世之聖賢愚不肖之別，全在盡心之廣狹而已。換言之，卽在於物我之觀念透澈至如何程度耳。

人之所不能得道者，皆我之一字害之也。人之所以易於爲惡者，皆起於有我之私見也。執此私我之見，以爲是我耳。我目，我手，我足，我口，我腹，我田，我屋，我衣，我粟，我金，我玉，我官，我祿，我奴，我僕，我得，我失，我利，我害，我榮，我辱，我是，我非，我毀，我譽，於是計較生焉。妒嫉興焉。爭奪起焉。貪吝行焉。形骸隔礙，私妄日深。去大道之公，日以遠矣。然則人之所以有我者，其故何哉？礙於形骸之私，蔽於物欲之情耳。有形骸之私者，見小我而不見大我。故有私而無公。蔽於物欲之情者，知人欲而不知天理。故有物質而無精神。自私者必有物欲。有物欲者必爲自私。惟私有小人之私，與夫聖賢之私之別。故天理之明亦

有遠近深淺之分。苟萃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小人之私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參天地。贊化育者。聖賢之私也。顧炎武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是卽集天下之小我以成天下之大我。以一人之心推而爲天地之心。由此可知聖賢之私。大私也。大私則無私而爲公矣。

人有形骸之私。然後有物欲之情。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而不孝以無後爲大。又如耳目之於聲色。鼻口之於氣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而或以之死。或以之生。或以爲賢智。或以爲庸愚。由於處之之異也。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魚鳥死矣。夫水與木。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聲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天理自然。人所固有。惟一旦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人欲生焉。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宋何垣西疇常言。「君子安分養恬。凡物自外至者。皆無容心也。得則若固有之。不得。本非我有也。欣戚不加焉。豐不見其有餘。夫何羨。約不知其爲乏。夫何

慊。義利先立乎其在我。故人欲弗之累也。」夫天理人欲。幾微之間。上蔡語錄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是故天理人欲。同行異情。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相同。但堯舜能循理中節。公貨公色。便是天理。桀紂違理無節。私貨私色。卽爲人欲。夫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欲之過理。自私之也。自私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情慾之萌。如木之方蘖。火之始然。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盛也。枝榦凌雲。焦灼燎原。雖盡力運斤而不能斷。竭池灌溉而不能熄。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及其熾盛也。雖襲情卷慾而不能止也。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而必欲山珍海味。錦繡華裳。則私欲萌矣。爵祿富貴。天下所公。而必予所識窮乏。則私欲萌矣。物我本一。救人卽爲救己。而內交要譽。必欲功成自我。則私欲萌矣。人有私欲。禪家謂之理障。私欲勝則天理泯矣。程子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顧憲成語錄曰。「有欲低。無欲高。有欲垢。無欲淨。有欲軟。無欲剛。有欲煩。無欲簡。有欲忙。無欲閒。有欲險。無欲穩。有欲牽纏。欲無撇脫。有

欲凝滯無欲圓通箇中妙處難以言述。人之私欲乃白欺之情故作僞者心勞日拙。有一我私之心則我之外均非爲我。於是不能不一一計較圖謀不亦苦哉。若胸中廓然大公則推己及人莫非爲我。人之富貴亦我之富貴。人之貧賤亦我之貧賤。寄胸懷於八方履坦蕩以永日。斯非聖賢之無爲而治。心廣體胖者乎。聖賢唯其無私視天下之人皆各一人。視億兆之心皆爲一心。故易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明大同之義也。夫陰陽之利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君子之德不阿一人。管子所謂「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是也。

去物我之私然後謂之至公。至公然後能推己及人以天下爲心。以天下爲心則心地至廣矣。心地至廣則萬物並育矣。萬物並育則一視同仁矣。一視同仁然後能辨別眞善惡眞是非。此所以公生明偏生暗也。治天下者必以至公。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欲爲天下之公者而有我一人之心則入於私矣。入於私者則有所偏。有所偏則必不能公。不能公則天下不能平治。天下者均得之以公而失之以偏。得之以明而失之以暗。觀乎歷史之明君暗主。即可知治亂盛衰之分。莫不

由於明暗公私之別。公則得人。私則失衆。得人者昌。失衆者亡。人之得失在於公私。公則如萬流趨海。不見其足。私則如淺塘小池。水滿則溢。若以爲私之心而欲得人。亦如池塘之水而已。今之時語曰。奪取民衆。甲欲奪取民衆。乙欲奪取民衆。甲奪取之矣。曰。此我之民衆也。乙奪取之矣。曰。此我之民衆也。於是各以民衆之多寡以爲武器。比權量力。以爭勝負。然後黨同伐異。生焉。則所謂奪取民衆者。適足以遂其私而已。民衆而須奪取者。則必不公矣。公則民衆不待奪而取。不待令而歸也。因奪取而行欺騙。由欺騙而設陷阱。如此。則民衆愈奪取而愈畏之。若蛇蝎矣。茲皆公私一念之差也。

治天下者。必先遺其身。然後能無私而至公。是以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見荀悅申鑒政體篇）然而所謂至公無私者。豈真無私哉。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形骸既異。卽不能無我。惟我之爲我。不過寓形於百年。滄海之一粟耳。愚者但見形骸之小我。而斤斤焉。百年之後。卽沒世而不聞。智者則能見形骸以外。

之大我。其身雖亡。而精神不死。故聖賢非無私也。惟不私一身而私天下耳。不私一時而私萬世耳。大私之私。卽爲無私。卽爲至公。故公私之別。在於大私小私之別耳。有大私者。不屑小私。僅小私者。不知大私。昔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楚共王能公其弓於楚。仲尼惜其不大。蓋謂其僅私於楚耳。若仲尼者。以弓公於人。則以人皆私之矣。故爲大公。又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又藺相如自秦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

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因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鴛，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此皆所謂私怨不入公門，彼咎犯與藺相如者，雖非大聖至公，然公私分明，知公之重於私也。不以私怨而害公，反觀後世之人，往往因公而致私怨，因私怨而害公義，國事敗壞，每由此起。是故公私不明者，則不能有公義。明乎公私之分者，雖有私，亦不害公也。至公之道，固以無私而無私之要，首在明乎公私之分也。

第二十二篇 武德與義利是非

天下之事。大抵不出於義利與是非而已。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義與是皆天理之公。利與非皆人欲之私。故義卽爲是。利卽爲非。義卽爲公。利卽爲私。然義之中有利焉。利之中亦有義焉。是之中有非焉。非之中亦有是焉。易經乾卦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夫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者亦宜也。惟義之宜宜於公。利之宜宜於私。宜於公者。則私之宜亦在其中矣。宜於私者。則公之宜亦受其害焉。故義之於人大。利之於人小。義之於人是。利之於人非。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義爲大。利爲小。然世人多趨利而忘義。喜小而失大。此所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也。

喻於義者。有公爾忘私焉。喻於利者。有私爾忘公焉。忘私有身殉者矣。忘公亦有身

殉者矣。以身殉義，以身殉利，豈非害耶？然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毒蛇噬手，壯士斷腕，斷腕害也，然不斷腕則流毒遍身，害更甚焉。則斷腕不過害之中取其小耳。殺身成仁，死難赴義，殺身死難，害也，然不殺身不死難，則仁義掃地，正氣蕩然，其禍將殃及天下，害更甚焉。則殺身死難，又不過害之中取其小耳。譬猶拯溺者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唯君子能喻於此，故不避小害而就大利。小人反是，見利思得，既得患失，專欲益己，貪黷無憾，不知利於己者必害於人，害於人者人亦害之。夫猪肥見殺，多財賈禍，以身殉財，豈非害耶？是知有利而不知利之反爲害也。爲義爲利固同有害焉。然一則雖殺身而天下利焉，一則雖殺身而利亦去焉。是知君子者，識其義而得天下之利，小人者，識其利而仍不免於禍。故義利之辨，在於大利小利之別耳。

天下事有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相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于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迫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壞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

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楚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楚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謁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見淮南子人間訓）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憂患興國。逸豫亡身。衆人之所未曉。而賢者之以爲訓也。衆人皆知利爲利。害爲害也。而不知有時害之爲利。而利之爲害也。此其故在於不識義耳。不識義。故不知其宜矣。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此之謂也。

唯計較利害者。常人之情也。權衡義所當爲不當爲者。君子之事也。君子之於利害。非不計較也。權衡義所當爲與不當爲。則利害在其中矣。故君子不言利害。而唯義之與

比計較利害而不識義。是猶盲人瞎馬之迷途。終不能明乎利害也。利害在心。則私欲日熾。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在心。則父子爲仇。善惡之分。如同冰炭。利害在心。則薰蕕同器。世之朝秦暮楚。今是昨非者。利害爲之耳。老子曰。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故有利害則無是非。無是非則善惡不分。君子小人無別。則天下亂矣。

夫義利是非之辨。談何容易哉。凡物多相類而非也。事多同行而異也。狗似獾。獾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狗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走則同。其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者亦入水。入水則同。其所以入水則異。夫義利之同異。殆有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攫金竊璧。利也。有揮金抵璧而亦不謂之義者。墮閒嗟來利也。有據地喀喀而亦不謂之義者。簞瓢之與糟李。同飢而異趣。曲肱之與布被。同儉而異心。耕莘辭聘之爲義。而隱居終南。號曰巧宦。散財發粟之爲義。而大斗貸民。號曰篡夫。義有在乎尊主。而責楚之師。則並與尊主而竊之。義有在乎不殺。而於泓之戰。則並與不殺而竊之。嗟乎。義利之辨。談何容易哉。學者將紹明正學。統一聖真。則必於義利之辨先焉。辨之也者。如善視者之於

枉直無隱形也。如善嘗者之於淄澠，無竄味也。爲善權者游移於一衡之上，不失錙銖以謬低昂也。鉅之乎綱常，細之乎動作，侈之乎萬鍾，約之乎羸豆，顯之乎大庭廣衆，微之乎暗室屋漏，曉然有以見其如此而爲義，如彼而爲利，義之所在，斷乎其必爲，利之所在，斷乎其必不可爲，是故其視義也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寒暑之於裘葛，汲汲乎不得不止也。其於利也如蠅之汙，如蠹之蝥，如莫邪之傳體，亟亟乎不遠不休也。是故蟬蛻濁穢，中情潔白不可染也。意氣宣通，翔於千仞，不可詘也。延至三旌，餼以萬鍾，不可留也。刀鋸鼎鑊，卒然臨之，不可亂也。不爲衆人之觀飾，其情貌亦不爲衆人之不觀，易其情貌，不爲衆人之譽樹，其操行亦不爲衆人不之譽改，其操行何者，彼其辨義利者至熟也。（見鄒德溥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論）

是非之辨亦談何容易哉。老子以爲「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列子謂「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南華子云「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朱子曰「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

惡。」又曰。「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程子曰。「天下事，只有一個是一個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個公論，纔說有個公論，便又有個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又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君之君臣乎。」由此可知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是者今之所謂真理是矣。日暈而風，楚潤而雨，不得謂之真理不可也。陰陽交而生電，水蒸汽而成力，不得謂之真理不可也。剛者易折，柔者易迫，謙者受益，滿者招損，不得謂之真理不可也。天下萬物，各有真理，真理唯一，不容舍混。黑是黑，白是白，馬是馬，鹿是鹿，善是善，惡是惡，是是是非，是非然世之是非無定者，非是之或非，非之或是，馬之或鹿，鹿之或馬也。在於辨者之不明耳。有已是而舉世非之者，有己非而舉世是之者，已是而舉世非之者，己是耶，抑舉世非耶。

已非而舉世是之者。已非耶。抑舉世是耶。是則不可以不辨。若以舉世非之而不知己之是。舉世是之而不知己之非。是非隨衆。阿譽曲世。是豈君子之道哉。易卜生之國民公敵。實國民之父母也。嚴嵩世稱爲九千歲。實乃大奸也。夫大奸似忠。大忠似奸。若不辨別。則忠奸倒置。豈不危哉。我國深中鄉愿之流毒。以不辨是非爲渾厚。知有利害之相求。不惜今是而昨非。利之所在。指鹿爲馬。亦恬不爲恥。害之所在。顛倒黑白。亦不以爲怪。若是則欲世之不亂。不可得也。

夫天下之有是非。亦猶天地之有陰陽也。有是亦有非。有非亦有是。陰長則陽消。陽長則陰消。陰陽消長。亦猶是非之消長也。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何嘗無非。亂世。何嘗無君子。何嘗無是。堯舜至治。亦有四凶。桀紂至亂。尙有三仁。惟堯舜之世。君子多。是多。所以能克小人。能克非也。桀紂之世。小人多。非多。所以能克君子。能克是也。是之足勝非者則治。非勝是者則亂。天下之治亂。在是非之長消耳。豈真無是非哉。

天下不能無是非。亦不能無義利。是非義利。一一在於吾人之前。義利是非。隔若霄壤。而初僅毫芒。判若蒼素。而端僅斯須。昔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

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于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于是正樂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利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于宋君。宋君令人問之于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見呂氏春秋察傳）又如民十三國共合作之際，同爲國民革命，然一則三民主義，一則共產主義，國民革命相同，可也。主義相同，則不可也。毫釐之同而有千里之別也。同志都有於革命相同，而忽於主義之別者，在毫芒斯須之際，而不能辨其是非義利，則鮮有不惑者矣。國共合作，乃至國共分裂，同志所受之犧牲，人民所受之犧牲，何可勝數。是皆是非義利不能辨別之過也。而天下烏乎定。孟子曰：定於一，一者何，是之謂也。義之謂也。故莊子曰：天下莫

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殀也。世人知是者義者多則天下定矣。故定天下者首在於辨義利別是非。

第二十三篇 武德與清介廉恥

清者何。不濁之謂。介者何。不苟之謂。不濁不苟。謂之清介。水清則明。沙和則濁。不與沙苟和。則水自水。沙是沙。清白清。濁白濁矣。清而不介。則清濁難分。人之清也亦然。有卜居山水之間。幽室靜廬。焚香掃地。啜茗攤書。風神高曠。蕭然映人。此可謂之清乎。曰。否。此不過境地之清。而非心地之清也。亦猶水中之沙。水清於面。而沙濁於底耳。今之達官貴人。富商大賈。往往作避暑之舉。或放情於山水之間。縱樂於清涼之地。濁夫所至。雖境地亦不清矣。心地能清。方可爲清。管夷吾貪粟不立小節。而匡時定霸。建不世出之偉功。郭汾陽畜聲伎。窮奢欲。而大忠大勲爲唐社稷之臣。晉之謝安石。宋之蘇子瞻。皆風流蘊藉。留心絲竹。放情山水。流連詩酒。外示通放。內存貞素。和而不流。涅而不緇。道門謂之和光。禪味謂之驕提。達者高其風標。愚夫誚其佚蕩。迨日久論定。風華照人。千秋令人艷慕。嗟乎。賢達風流。市人亦風流也。賢達放蕩。市人亦放蕩也。賢達市人之所異者。在心之染不染耳。不然。管夷吾之與梁丘據。同一貪粟。郭汾陽之與元載。同一奢欲。謝安蘇軾之與熙

載陶穀同一風流。其邪正清濁何啻判霄壤乎。此心地清濁之別也。雖然伏波有言：「畫虎不成反爲狗。」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管郭謝蘇諸人，賢達而已，未能造聖域也。若夫素養不逮於管郭謝蘇，而效倣儻曠達之風標，則鮮有不同流合污者矣。

清風亮節之士，必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清介之道，清心之功也。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之所在，不苟和，不苟取，不苟予，不苟失，不苟之道，必剛與廉，剛廉相合，故其介如石。然乘復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實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實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於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以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旣深乎。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矣。不苟取之謂介，然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呂氏春秋曰：「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

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朋。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此不苟取之謂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亦知所取者也。不苟予之謂介。然不問是非。總以予人爲義者。則非介矣。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不苟失之謂介。然不問有道無道。總以去位爲高蹈。既得利於前。則亦非介矣。孔子曰：「邦無道。貧且賤焉恥也。」茲卽不苟失之謂矣。孟子曰：「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又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是故清介之道。要合於義。義明然後知中正以守。而其節介。可如石之堅也。

易大過卦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程傳曰：「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無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禮記儒行篇曰：「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

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鷲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藍田呂氏曰。「儒者之行。既得其所以自貴者。獨可保而往也。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大人所以立於世也。鷲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者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也。」由此可知清介之道。至剛至廉。昔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爲濁。湯將伐桀。謀于卞子。旣聞讓位。隨以爲恥。薄于殷世。着自汙己。自投潁水而死。伯夷叔齊讓國至周。及聞伐紂。叩馬而諫。殷亂旣平。恥食周粟。隱於首陽。采薇而死。吳師旣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旣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並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擣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譖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

磬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邱，見而卞壺餐以脯之。爰旌目三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邱也。爰旌目曰：譖，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見呂氏春秋）此數子者，或恥聞禪代，或高讓帝王，或功成身退，或恥食盜飯，抱義守真，寧死不屈。亮節高風，足以揚清激濁。故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蓋謂義之所在也。苟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清介之士，惟義是尙，嚴慎取予，一毫不苟。賈氏說林記：「子產沒，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於邢山，國人悉輦以沈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貧士傳記：「黔婁先生者，魯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公以鍾粟辟爲相，齊王以黃金聘爲卿，俱辭不就。著書四篇，抱潔而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至於此。」

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又「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公當夏五月。披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鎌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後漢書楊震傳。「震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到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梁書阮孝緒傳。「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饜。僮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此數子者。或功業鼎盛而無以爲葬。或義不受聘。死不蔽體。或披裘負薪而見金瞋目。或不受深夜之餽遺。或不食竊樵之飯。雖纖微之間。亦耿介自守。此誠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者矣。

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取舍之際。聖人所嚴。是故能嚴明取舍者。卽能至於清介。能清介者。未有不嚴廉恥者也。夫廉不蔽惡。恥不從枉。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夫惡有人我之分。我固不可蔽人之惡。亦不可蔽己之惡。蔽人之惡。是謂阿世。蔽己之惡。是

謂欺世。阿世則無是非。欺世則成奸邪。不阿世則仁義立矣。不欺世則清介成矣。枉者非也。非固不能爲。枉亦不能從。爲非固是小人。從枉亦是小人。不爲非則中正自守。不從枉則特立獨行。是以廉恥之道。立人之大節也。蓋不廉則世無是非。奸邪橫行。不恥則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如此則世之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矣。

廉恥二者之中。恥尤爲本。故孔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顧亭林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悖。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爲國恥。」蓋士大夫爲國之首民。首民無恥。國事必敗壞。國事敗壞。必召外侮。外侮之辱。國恥生焉。且夫國者。民之積也。國恥也者。民恥而已。首民無恥。餘可類推。民而無恥。國未有不恥者矣。觀乎我國之今日。國恥之多。幾難盡述。然蚩蚩者氓。知國恥之可恥。而不知民之無恥之可恥也。不雪民之無恥。而欲雪國恥。是舍本而逐末矣。故管子牧民篇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

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

夫經國之務以廉恥爲本。廉恥興則士風盛。士風盛則風俗厚。風俗之於政猶樹藝之於土壤也。豐壤必茂。磽野必荒。風俗醇厚則君子矜節而勵志。小人謹行而不淫。風俗凋敝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改易風俗所以須修小廉節小恥也。書經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細行者小廉小恥耳。能知小廉小恥然後大廉大恥可推知矣。今人往往以細行無關大節而小廉小恥不能謹嚴。士風敗壞。風俗隨之。談國是者動輒歸咎於民之麻木不仁。不知國恥不知民之所以不知國恥者。在於在上者之不知謹嚴於小廉小恥耳。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今在上者既無小廉小恥之風以化下。而欲民之有大廉大恥。是欲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烏可得耶。是以君子謹修德行。絲毫不苟。正衣冠。端視聽。謹微慎獨。耿介自守。凡此之道。悉由於恥。知恥則近乎勇。勇則意志堅強。而不爲物欲所誘矣。是以修行者不惟恥於人。而不恥於神明。不惟恥於神明。而又恥諸己。能恥諸己。則一邪念之發生亦且恥之。况細行乎。故君子審乎自恥。

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風俗醇美。天下以治。夫治者撥亂反正之謂。兵者撥亂

反正之具也。故古人治軍之道，亦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傅曰：「明恥教戰。」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軍旅之事，以勇爲尙，以死易生，可謂勇矣。故治軍之道，必教以廉恥。太公對武王曰：「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夫禮者，足以止亂，力者，足以逞能，止欲者，足以有勇。若軍中好財貨，則士無鬪志，故必須教廉。若軍中無爭勝之心，則臨陣退卻，故必須教恥。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鏐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又唐書言：「王佖爲靈武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壩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並役成橋，仍築月城守。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爲患，由佖之贖貨也。」明季邊事敗壞，莫不由於將帥貪贖，軍旅不振，有清之際，綠營窳敗，貪夫爲帥，亦其主因。往事如斯，殷鑒不遠。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

怕死。則天下治矣。一今當伸其說。謂武官不愛錢。文官不怕死。則天下治矣。夫能不愛錢。能不怕死者。其惟勵廉恥之行。守清介之節乎。

第二十四篇 武德與質素儉約

說苑反質篇曰：「孔子卦得賁，喟然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夫質，實也。素，純也。質素者，實而純，故白當正白，黑當正黑，而無文飾以掩之也。琴操曰：「伏羲作琴，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夫天真者，人之本性，化學於物之本性，有所謂元質，有所謂元素者，是故質素，卽爲人之本性，亦卽天真之謂矣。上古之世，巧僞不作，見素抱樸，質而已矣。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陸氏希聲解曰：「太古有德之君，無爲無跡，故下民知有之而已。德旣下衰，仁義爲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及仁義不足以治其治，則以刑法爲政，故下畏之。及刑法不足以服其意，則以權譎爲事，故下侮之。此皆由誠信遞降，故漸有不信。若天在上者，行不言之教，而及其成功，百姓各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不生於世矣。」

所謂不言之教。人各遂其性。自然而然者。卽老子之所謂之大道。亦卽天真質素之謂也。夫質之美者。不待文飾。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鉛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毛嬙西施。不飾鉛黃。人亦爲美。蓋其美本之於天然也。若夫女子。必待鉛黃而後爲美。則其本質固不美。而所美者。文飾之假形耳。故質不美而後待飾。人情虛而後作僞。

李氏嘉謨曰。一道散則降而生非。僞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子子。而人以煦煦子子懷其德。則大道之公者散矣。又不幸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之似而行之。則僞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僞既多。無非非者。羣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况而愈下也。故老子教以絕利一源。返本救末之要。蓋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美利不言所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

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聖人惡僞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源。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樸素先民而不欲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如此。故不敢以文欺物。而亦不以文自欺。」

由此觀之。大道之源。在於質素。（卽樸素）而質素之本。在於無私欲。老子之所謂無爲而治者。非不爲也。無私欲耳。故君子修身理性。先在於去私欲而反質素。白卽正白。黑卽正黑。仁卽正仁。義卽正義。天真自然。而不稍假以作爲。不但無名利之心。抑且不以勉強而行。如天地造化。四時行焉。萬物育焉。一皆出於自然。天爲天地。地爲地。不待飾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無私欲也。人生天地之中。與天地合而爲三才。則天地之道。當爲吾人之道。斯道之所以稱大也。是故大道無私。大道無爲。無私無爲。卽爲質素。故欲治大道者。當以質素爲本。

古者有文質之別。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爲君子。」禮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所謂文質彬彬者。按說文本爲文質。

份份。彬與份通。古文作彬。今論語从古文。又作斌。禮記樂記鄭注欲其竝行斌斌然。俗份作斌。取文武相半意。文質份份。孔注文質相半之貌。鄭注雜半貌也。說文份者文質備也。由上之說。份彬斌皆通。則質之一字。卽爲武之意義。文質卽爲文武之意義。份份卽彬彬。卽斌斌。文質彬彬。卽文武兼備之義。彰彰明甚。孔子以爲文武兼備者。始得稱爲君子。故云質勝文則野者。其意卽爲武多於文。則近於野蠻。文勝質則史者。其意卽爲文多於武。則近於能說不能行之史官。按說文。史記事者也。小篆中謂持書者謂之史。專持書而記事。豈非能說不能行之謂乎。故武多於文。或文多於武。皆非君子之道。孔子不取。因是禮記所謂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其意卽爲虞夏尙武。殷周尙文。在孔子卽有所不慊於心。故謂之野。謂之史。虞夏尙武少文。其失在於朴野。殷周尙文少武。其失在於儻薄。孔子生於春秋之際。見周之衰。不能威令諸侯。致失朝覲聘問之禮。雖周之文事大備。亦僅供一般持書者記事而已。此則尙文之過也。雖孔子亦曾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孔子極贊周之文事大備。以爲有天下者。必須從周之文事。始可。惜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是以雖有文事。徒能說而不能行耳。故必須有文事。有武備。

文武并尚。始足以君臨天下也。

質素之義。上文已說明爲無私無爲。無私無爲。卽爲無欲。而無欲卽剛。剛則爲武矣。故質素之義。武亦在其中也。按說文。武古文𠄎。蓋人持戈而能止之。武之意也。止戈而不用。武之至者也。故欲使止戈而不用武。則舍無私無爲之質素。孰能至於此哉。蓋人而至於無私無爲。則無所謂爭。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不爭云者。豈非止戈而不用武之至者乎。由此可知質素之效。至於止戈而不用。何其盛哉。

質素之義。已卽上述。今當論其所以致質素之功者。則爲儉約也。夫質則儉。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儉則固。奢則不遜。」說文。儉約也。从人僉。或作險。古假險爲儉。易否象傳曰。「君子以儉德避難。」論語里仁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何注。儉約無憂患。由此可知儉約者。可以避難。可以不失。可以固。可以無憂患。其效果。不幾於止戈之武耶。是故欲求質素之功。必須先修儉約之行。欲達武道之極。尤非儉約不爲功。

儉約之道。在於克己寡欲。欲念之動。卽爲心中之賊。王陽明嘗言克心中之賊最難。宋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文定公聞之。爲之擊節嘆賞。由茲觀

之人能耐苦者。則天下無復有苦事。人能制難者。則天下無復有難事。人能克己者。則天下之人無不可克。故能克己者。卽能克人。卽能克去一切。此武道根本之極意也。蓋事事反而求諸己。使自身問題減少至最低限度。堯禹之茅茨土階。文王之栝柱茅茨。則宮室之美不動於心矣。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則錦繡狐裘。不動於心矣。晏子一豆之食。闔閭食不二味。則膏粱珍饈。不動於心矣。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顏淵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失大也。」晉王通曰。「廉者帝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今人每以物質生活及衣食爲問題。士大夫間此語尤多流行。無他。恥惡衣惡食耳。誠不足與議也。殷康明慎曰。「古人云。驕奢人之殃。恭儉福之場。」驕奢淫佚。則世風澆薄尙爭。而天下亂矣。天下亂。則人之殃也。若夫恭儉廉約。則世風淳厚尙禮。而天下治矣。天下治。則人之福也。衣食之奢儉。關係於天下之治亂。則儉約之重要可知矣。何以言之。夫天地之產物有限。人工之製造更少。若用之者奢。不愛天物。不惜人工。則器物有時而窮。窮則變亂生矣。今日西洋之物質文明。窮奢極欲。以爲科學萬能。故

致光怪陸離。無奇不有。其間機械之資於實用者。固屬甚多。而僅資消費侈靡之奇技淫巧者。亦復不少。是以生存競爭。愈演愈烈。則所謂科學者。致成人類自相殘殺之具。此所以吾國聖賢對於機械。往往以奇技淫巧論之也。孔子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捷。用之者舒。」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我國聖賢之道。教人儉約。節用。使生活減低。知足常樂。同時使明利用厚生之道。不失天時。不戕蕃滋。是以用之不窮。取之不竭。

西洋崇拜個人主義。以物質享用爲文明。以科學機械爲利器。故凡足以使個人享樂之工具。莫不萬頭鑽動。盡心力而爲之。是以物質文明愈發達。則生存競爭愈激烈矣。生存競爭愈烈。則優勝劣敗之跡愈顯。勝者愈富。敗者愈貧。於是貧富懸殊。而階級鬭爭之說起矣。凡此皆我國古聖先賢早計及之。故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均之道。無他。使優者不逐於物質之欲。不營於機巧之心。非飲食。薄起居。樂道而忘貧。知足而常樂也。昔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見史記循史傳）此則在上者能儉約持身。不特

足以化儉成俗。抑且均富之道也。反觀西洋政治。往往政黨以資本家爲奪取政權之資。源。資本家以政黨爲營利之工具。官商勾結。唯利是圖。道德正義。蕩焉無存。此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吾人苟能放遠目光。以瞻西洋之政治。雖其物質文明愈發達。而其民生則愈無聊。物極必反。非採我國儉約之道。將不能救死圖存。可斷言也。儉約之道。卽爲此正本清源之計。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得可而兼。捨生而取義者。也。重其義。不謀其利。故主儉約。謀其利則不能有義。故以奢侈爲當然。我國聖賢之教。以義。西洋政治之教。以利。義利之別。卽中國與西洋政治之所由分也。

儉約二字。卽今語之所謂簡單。合理化中有一原則。所謂簡單化 *Simplification* 者。訓練軍隊之唯一要件。有所謂簡單確實者。生活之流行語。有所謂簡單生活者。凡此簡單云云。實皆儉約之意。簡單化在於工業上。則爲化複雜爲單純。去浪費爲節省。工業卽可有利。簡單之於軍隊上。則能裝輕身便。行動敏捷。趨赴戰事。必操勝券。簡單生活者。則衣食住行均趨於簡單是也。衣足暖身。食足果腹。住足蔽體。行足安步。此卽儉約持身之旨矣。儉約爲歸真返樸。人生合理化之要道。所謂合理化者。卽大學在止於至善之義。止於

至善者莫善於天地之道。天地之道無私無欲。至誠至公。人生天地之中。與萬物共存共榮。故天地之無私無欲。至誠至公。亦卽人生止於至善之道也。唯人之稟受不同。優劣互異。優者不以優私於己。而以優公於人。則將推己及人。天下胥受其利。反是而競攘私利。則優勝劣敗。大利歸於一人。天下遂蒙其害。是以君子之道。尤嚴於克己去私。以利天下也。夫共存共榮者。始爲人生合理化之大道。質素儉約。卽爲達人生合理化之事功。人唯質素。然後至誠。人唯儉約。然後至公。此不易之道也。

第二十五篇 武德與威儀器度

威者何。有威可畏。儀者何。有儀可象。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曾子所謂合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德也。詩經民勞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鼻山謝氏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可不爲。侮老成。遠耆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豐城朱氏曰。「敬慎威儀。欲其修身也。以近有德。欲其親賢也。修身以爲之本。親賢以爲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爲寇虐矣。」詩經抑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臨川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夫人之聲音笑貌。行動舉止。莫不本乎內而發於外。是以孟子觀人之邪正。在於眸子。孔子觀人。則謂觀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呂希哲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故君子修身自治。在於正

容貌。慎威儀。使聲音笑貌行動舉止一歸於正。如車之有軌。馬之有馭。範之圍之。規之矩之。則內心雖欲不正。不可得矣。夫發於內者。固未有不形諸外。治諸外者。亦未有不形於內者也。是以我國聖賢。於敬慎威儀之道。深注意焉。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我國禮記一書記載敬慎威儀之道詳矣。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劉氏注曰。「篇首三句。如曾子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蓋先立乎其大者也。毋不敬。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儼若思。則正顏色。斯近信矣。安定辭。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三者修身之要。爲政之本。此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至於安人安百姓也。」禮文首記威儀之大要。繼復於聲音笑貌行動舉止之端。皆有所規定。曰。「聲容靜。頭容直。」曰。「頭頸必中。」所謂靜者。不喧嘩。不噉咳。所謂直者。不傾斜。不低昂。使頭頸必中也。曰。「氣容肅。」曰。「盛氣顛實揚休。」陳注謂「顛填實滿也。休與煦同。氣體之充也。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填實於內。故息之出也。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肅者。散慢之反。氣容肅者。氣象嚴肅之謂也。氣象嚴肅。則精神貫注。故陳注謂「似不息者。」是矣。曰。「立容德。」曰。「

立如齊。曰：「山立。」曰：「立容貶卑毋詔。」所謂立容德者，中立不倚而儼然有德之氣象，立如齊者，立正之謂。山立者，如山之巖然不搖動也。立容貶卑毋詔者，不爲矜高之態也。雖貴而仍貶損卑降，然又須必貴於正，若傾側其容，柔媚其色，則流於詔矣。故戒以毋詔焉。曰：「色容莊，坐如尸。」蓋尸居神位，坐必端正而貌必莊矜也。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舒遲者，困雅之貌。齊遯者，謹而不放之謂。曰：「喪竊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訥訥。」此皆居喪之容。纍纍，羸憊失意之狀。顛顛，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味味。瞻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訥訥，猶緜緜。聲氣低微之貌。曰：「戎容暨暨，言容詒詒，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此皆軍旅之容。暨暨，果毅之貌。詒詒，教令嚴飭之貌。顏色欲其嚴厲而莊肅，視瞻欲其澄徹而明審。曰：「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齊齊爲收持嚴正之貌，濟濟爲威義詳整也。翔翔有張拱安舒也。此卽在廟堂之上，必須持嚴正之貌，而態度則威而不猛也。曰：「目容端，口容止。」蓋無睨視，不妄動也。曰：「足容重，手容恭。」者，謂重則不輕舉移也，恭則無慢弛也。曰：「燕居告溫溫。」者，謂凡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則皆欲其溫和也。曰：「凡行容惕惕。」者，謂惕惕然直而且疾也。

行於道路則然。蓋以回枉則失容，舒緩則近惰故也。曰：「時行。」持當行則行也。曰：「端行。」頭雷如矢，弁行剡剡起履。蓋端者直也，直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頭如屋雷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弁急也，剡剡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身屢恆起也。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而當疾趨者，其屨頭固欲發起，不以接武繼武爲拘，然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變其常度也。

不特此也。古之君子，凡帶必有佩玉，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之於德。玉藻曰：「趨以采齊。」（詩名）行以肆夏。」（詩名）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古之君子一舉一動，必周旋中禮，恐其失節，常佩玉以自警戒，其律已可謂嚴矣。

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又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惟民之則者，民之模範也。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以我爲模範者，未之有也。民不以我爲模範，則慢之者至矣。管子曰：「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

慢動作虧。衣冠情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昔者成王將崩。猶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公之難。夫以崩亡之候。白公之難。猶不失威儀。則以遊宴之際。其聲色容貌。行動舉止。必更恭敬而不苟矣。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揚雄法言修身篇曰。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昔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爲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

則不威。學則不固。夫豈不重而學卽不固矣哉。輕重之間。實禍福之所由也。

由此可知凡人之聲音笑貌行動舉止。能出之以重者。則有威儀矣。有威儀卽足以正己而正物。是乃福祿之門。成功之母也。夫重者。形諸外則爲威儀。影諸內則生忍心。更由忍心而成器度。威儀者。人之學問事業之重量。器度者。人之學問事業之容量也。無重量則學問事業虛而不實。無容量則學問事業流而不固。是故重與忍。威儀與器度。缺一則學問事業不能成也。

器度旣爲人學問事業之容量矣。則容量愈大。器度愈弘。而器度所載之學問事業亦愈廣矣。夫剛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鐘之物。諺謂「宰相腹裏好行船」。蓋宰相者。有宰相之器度。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處人之所不能處。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是以能宰制万物。態度雍雍。而不覺其煩劇也。大凡天下之事。不如意者恆十之八九。若器度狹隘。將與舉世爲仇。烏可得耶。故書曰。「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忍者。勉強而行。猶有堅制力蓄之意。容者出於自然。而恢恢乎寬兮綽兮有餘地矣。故能忍如能濟。能

容則德大矣。然忍與容，不過淺深之分。習於忍，則可以至容也。自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跡泯，而廣大之德成矣。故君子修德成器，在於容忍。

天下事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不惜一朝之忿，逞其方剛之氣。小則亡其身，以及其親。大則禍其國，殃其民。以成大亂。自以忍之一事，於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夏忠靖公原吉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王沂公常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故忍之一事，乃衆妙之門也。昔勾踐忍恥於會稽，卒能報復吳仇。韓信忍辱於袴下，卒成佐漢之大功。張公藝九世同居，僅書忍字百餘，以對天子。婁師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富文忠公少日，有詬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日斥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者？」晉謝安在符堅以八十萬師進寇之際，與人對弈，若不爲意。比及報捷，猶弈如故。宋寇準於澶淵之役，獨贊上議，御駕親征，乘輪方渡河，敵騎已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

規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明王陽明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俄報伍文定焚須幾敗。衆皆色怖。公笑曰。此兵家之常。已而捷至。公起行賞畢。還座曰。頃報寧王已擒。想當不僞。但殺傷衆耳。理前語如故。（見吳肅公明語林卷五雅量）又梁書張率傳。率事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十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上所舉例。皆於容忍之功。養之有素。或忍小辱而成大功。或忍小恥而化敵爲友。或忍於疑難震危之際。足以鎮物安民。或忍人之過失。以竟德化之功。或以能忍自安之道。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以成九世同居之美。由此可知忍之一字。實爲衆妙之門。而人之器度雅量。悉由此而成焉。

然而忍耐之功。則甚難也。雪濤小說曰。一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之甚易。而其實有難能者。若真能忍。真能耐煩。則其取禍必少。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富兒。素慳。亦能從事於忍。遇仇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日託乞。故出言詈之。富兒不爲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動。丐者乃裸而露其醜。曰。爾能啖我此物乎。富兒不勝忿。持挺撻之。

一擊而斃。爲仇家所持。竟坐償。此知從事於忍。至於難忍。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己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爲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與耐煩爲難能也。」

能忍自安。不特此也。惟能忍。始爲成功之母。凡一切學問事業。莫不由能忍而成。能忍者。卽能克勝勞苦。克勝艱難。克勝忿欲也。卽軍隊作戰。亦可能忍制勝。所謂勝利在最後之五分鐘者。卽能忍勝之耳。且能忍者。喜怒不形於色。軍旅之事。尤以機密爲要。或先發而制人。或謀定而後動。凡此皆本於機密。而機密者。卽能忍之功也。且愈忍耐則含蓄力愈大。將欲揚者。必先抑之。將欲勝者。必先哀之。夫軍以哀勝。以驕敗。含垢忍辱。所以哀也。是以教戰在於明恥。昔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五丈原。懿堅不出陣。諸葛亮曾以婦巾致送。辱之使戰。然司馬懿深知蜀軍勞師遠征。利於速戰。故雖蒙辱不爲所動。惟以孔明飲食起居爲詢。其忍辱負重之處。所以能卜最後之勝利也。由此可知能忍者在能忍其

所不能忍。能忍其所不能忍者。斯真爲能忍。豈血氣之徒。逞一朝之忿。以爲不能忍者。所可同日而語哉。我國人於國恥。僅有五分鐘之熱度者。此真日人所謂「短氣」者耳。吾國人當以此最先五分鐘之熱度。以移於最後五分鐘之勝利。則國恥可雪矣。

第二十六篇 武德與慎言

言有二。口出者爲語。筆述者爲書。語與書皆所以達其心者也。面相之辭相適。揀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嚙嚙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嚙嚙。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故語者心之聲也。書者心之畫也。聲出畫形。而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所以驗君子小人者也。是以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聽其言而觀其書。察其外而知其中矣。故君子必修辭以立其誠。蓋辭之不修。由於誠之不立也。誠於中。則必形於外。立其誠者。修心之謂也。心學之謂也。繫辭所謂「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易其心者。修心之謂也。修其心則亦修其辭矣。故言語之要在於修心。而修心之要在於立德。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自來注疏者。每將此立德立功立言分而爲三。以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衆。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如禹稷。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如孔老荀孟管晏楊墨。屈宋馬班。制作子書。

撰集史傳文章皆是此大謬不然者也。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不可分離者也。不立德何以爲言。不立功何以爲德。夫德者得也。有得於心之謂也。功者工力也。有得於心而力行之謂也。言者形於外者也。得於心而力於行。力於行而形於外矣。太上立德者。首先須立德之意也。於是次立功。次立言。此不過言所立之程序不同。固非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固立德也。然非不立功立言也。禹稷。固立功也。然亦非不立德立言也。孔老荀孟。固立言也。然非不立德立功也。德功言三者相互而成。相形而生者也。然而功德之有無。關係於言語之正邪。是以言之不本於德行者。則非正言。是以先聖重德行而慎言語。

天地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育焉。德已大。功已高。我雖不言。而人亦爲之言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尙行則可不言而信。尙言則雖舌敝唇焦。而人亦不信。是以君子首先須立德立功。然後爲言。君子之言。重如軍令。軍令者。令出而必行者也。軍旅之事。必先勵其志氣。習其武藝。然後將帥始可以下令。或攻或守。無不如意也。夫志氣者。德也。武藝者。功也。軍令者。言也。必有志氣與武藝。然後始可以下令。若志氣不强。武藝

不精而隨便下令。必至敗軍覆將。可無疑義。故不本德行之言。言出而禍入矣。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昔智伯失言於水灌。韓魏躡其肘足。魏武漏語於英雄。玄德遺其匕筋。是以頭爲穢器。師馳徐州。地分三晉。土割岷蜀。亡敗長覺。爲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棠谿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之于左右也。古之聖賢。是以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如蹈水火。臨危險也。是故與其多言。不如少言。與其少言。不如不言。何也。言出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於心。孔子曰。一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一言而信者。能行於身而盡于心者也。行於身者。功也。盡于心者。德也。能有德行者。雖不言而亦可以信也。

然君子非不言也。不特不言而且好辯。孟子曰。余非好辯也。余不得已也。末世之際。巧言亂德。口誅筆伐。君子之責。君子非好辯也。別善惡。明是非。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不得已也。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若夫智足以關奸。才足以濟衆。居亂世而守口如瓶。以爲明哲保身者。則必非誠士也。天下興亡。匹夫有

責。生死榮辱。過眼浮雲。若以一己之私。忽天下之公。豈誠士哉。近世君子。負天下國家之改革重任者。每藉宣傳以爲之導。口誅筆伐。惟恐不周。而近世科學之進步。印刷技術之猛進。宣傳之效。疾如雷電。雖然。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宣傳之效。固可操生殺之權者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失於己。不可遏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退矣。故宣傳之效。雖大而宣傳之害亦大。若不顧德行。專事宣傳。欺世盜衆。雖博一時盲從之利。而蒙永久失信之害。是盜竊奸詐之行。而非博施濟衆之爲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者。猶爲輕言者耳。若夫藉宣傳之利器。不顧政治之道德。造謠陰損。茲又小人之尤者矣。

居今之世。誠所謂言滿天下之時矣。報章雜誌。日必數十百萬言。夫言多必失。而一言之得失。吉凶榮辱。惟其所召。且有一言而興邦者。亦有一言而喪邦者。是以有言責者。不可不慎。我國士大夫間。自來誤認立德立功立言。可分爲三。各司其事。於是立德者。以謂可不必立功立言。而德之爲得。固終不可得。而自以爲有德者。亦不過端坐如木偶。而

己立功者。以謂可不必立德立言。而功之爲功。將無的放矢。不特功終不可得。或且功愈大而害愈甚矣。立言者。以謂可不必立德立功。於是出言之際。肆無忌憚。言不由衷。行不顧言。夫天下將亂。則人必尙言也。尙言則詭譎之風行焉。今日之言論界。若徒尙言而不尙德行。則詭譎之風行。勢所必然者也。然言論界。則以謂言論者自由權也。言論自由。固爲民主國家人民首先之權利矣。於是俱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小人則利用之以爲攘奪殺人之工具。而立言之尊嚴失矣。識者憂之。至於今日各國。遂有言論之統制。而言論之自由失矣。雖然。此必有待於賢明之政府也。政府而果賢明。必有言論之統制。而言論之自由。雖然。此必有待於賢明之政府也。政府而果賢明。必有言論之統制。正所以納言論之於正軌也。設政府而不賢明矣。則言論之統制。正鉗民之口舌而已。西洋言論自由之爭。殆卽此等不良政府之淫威所致也。雖然。言論自由。言論統制。要須以立德立功爲本。則言論自由而無自由之弊。言論統制而無統制之弊矣。人人皆願先立德立功。以行代言。則政府固無須有言論之統制。而人民亦無須有言論之要求矣。

人固不能無言也。然言語則不能不慎。慎言者。君子所以進德修業之工夫也。若人

知立德立功在於武事。則軍中之言。其嚴如山。一言一語。尤貴雖實。是以軍中肅穆簡默。屏氣折聲者。其軍必強。以此觀各國之民性。而強弱之分。可瞭然也。我國慎言之訓。自古已然。明敖英慎言集訓彙集至詳。有戒言二十二則。貴言十則。其關於吾人之進德修業者。至爲重要。爰全錄之。以供參攷焉。

戒多

金人銘曰。毋多言。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魯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仲長統曰。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孔文舉曰。多言令事敗。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禍莫大於多言。韓文公曰。囂囂多言。徒相爲訾。范魯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林和靖曰。多言則背道。程子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華陽范氏曰。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劉道原曰。多言不中節。鄒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朱子曰。多言害道。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言語多。愈支離。辭達則止。不貴多言。余子節曰。察神鑒昏昧。於多言之際。聖愚之分。斷可識矣。薛文清公曰。爲學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不可乘喜而多言。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之動。

戒輕言

揚子雲曰。言輕則招憂。華陽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朱子曰。無恥的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九峯蔡氏曰。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

戒妄言

淮南子曰。妄言則亂。不可不慎也。程子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劉安世問盡行心己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媿辭。朱子曰。言語不可妄發。李子方對賓客。一語不

妄發。薛文清公曰。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者。皆妄也。

戒雜言

韓文公曰。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不鳴其甚善鳴也。張籍與昌黎書曰。比見執事多尙駁雜無實之談。此有以累於令德。薛文清公曰。雜言最害正理。雜言多。能存道者鮮矣。羣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或問多言輕言妄言雜言何以異。英曰。多言傷煩也。輕言傷易也。妄言言不忠信也。雜言言不及義也。四者均言之病也。而多言尤病根乎。

戒戲言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顏魯公曰。君子無苟戲。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劉道原曰。吾有一失。戲謔不知止。潛室陳氏曰。德盛者。必不狎侮。今雖大人先生。猶有戲語。皆是未過此一關。薛文清

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人。亦弗之信矣。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端。英曰。夫戲謔所以動盪神爽。而宣洽情況者也。故武公善戲。而詩人美之。夫子於子游。亦曰。前言戲之耳。顧予豈敢惡絕此哉。第慮或匪其人。或匪其時。漫然謔浪。而至於虐無益也。不戲不猶愈乎。

戒直言

晉伯宗每朝。其妻戒曰。子好直言。必及於禍。賈山曰。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稽叔夜曰。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甚不可也。顏延之性褊激。肆意直言。人多忌之。劉道原曰。吾有一失。直言自信。不遠嫌疾。或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舍容。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量狹。張南軒曰。狃於能直者。所發多弊。司馬溫公曰。劉道原與王介甫有舊。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道原獨奮厲不顧。直言其事。不合衆心。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憂之者。寒心。張天祺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直陳其事。詞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天祺怒曰。參政笑哉。哉亦笑參政。豈惟哉笑。天下無不笑之者。嗚叔甫之曰。察院不須如此。天祺顧曰。

只相公得爲無過耶。

英曰。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非則古之直道。而君子尙焉。乃若太厲聲色。靡恤顧忌。徒激怨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必然哉。此道原天祺之直。予不敢取之也。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揄揚之。其可哉。英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薄。簿獨長者。一口宴集酒半。簿亡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耶。丞亦愀然不悅。予惶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僚友某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佐執不可。當路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賢可嘉。當路者怫然曰。我獨蔽賢者耶。乃并劾之。夫善善長。乃自古記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於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以止之。予於是益嘆古人之慮。真有見哉。

韓文公曰。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新安陳氏曰。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蔡居安在祕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客徵瓜事。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將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衆嘆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外補。

古人座右銘曰。言語不可說盡。薛文清公曰。小人不可與盡言。或曰。子於人概不盡言。非忠也。且子不欲盡言於人。人亦將不盡言於子。以是求益。不亦難乎。英曰。古稱惟善人能受盡言。予於親厚之能委心者。何敢不盡言哉。第愧無可盡言者耳。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或撰述文字。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則終身服膺而不失。予於親厚者。固嘗求其盡言以益我矣。况有言焉。敢不虛以受邪。

戒漏言

詩曰。無易由言。可屬于垣。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洩敗。劉道原曰。吾有一蔽。慎密而漏言。唐充之曰。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洩之者。不足以爲人。漢有司。刻賈

捐之楊興漏洩省中語。捐之棄市。興滅死。石顯言。京房張博漏洩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曹操與劉備言。備洩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宋眞宗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以爲憂。一日請聞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準竟以是罷相。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劉勰曰。韓昭候與棠礪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洩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洩於左右也。吳明卿曰。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不然不靜矣。

戒惡言

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曾子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樂正子春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樂毅曰。君子絕交無惡言。荀子曰。君子口不出惡言。與人惡言。深於矛戟。太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民。

謂之窮奇。省身銓要曰。刀瘡易沒。惡語難銷。傅獻簡公曰。以帷簿之罪。加於人。最爲
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詭乎。

英曰。近見當路者。鑄譙屬吏不職。乃出惡語。振暴其短。渠不能堪。亦出不遜語。持之。遂
至交惡。不可收拾。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
戰。

戒巧言

書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孔子曰。巧言令色。鮮
矣仁。巧言亂德。惡似而非也。東方朔曰。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陳思王曰。
巧言雖美。用之必滅。宋太宗與諸王宴射。賈琰侍側。頗稱贊德美。竇稱叱之曰。賈氏子。
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范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故明皇信而不疑。周子曰。巧
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凶。拙者吉。程伊川曰。不可以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
求人之比已也。慶源輔氏曰。巧言之人。徒尙口而無情實。鄒道鄉曰。過於褒美。便入
於巧言。朱子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詞

色間。務爲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洪景廬曰。木訥者無巧言。吳文正公曰。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淡。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淡閑適之言。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許魯齋曰。若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或問巧言何以亂德。英曰。夫有德者必有言。其言皆發於和順。切中義理。彼利口者。言不由衷。然乃彌縫抵當。而文說爛然。亦似有理有義。若校人欺子產。放魚之類。真巧言哉。此與論篤君子何異。蓋德言譬則化工之神也。巧言譬則畫筆之精也。故曰。惡似而非也。苟察之弗審。將與有德者同聽。能不亂耶。

戒矜言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矜其能。受厥功。公羊子曰。矜之者何。猶曰。莫

我若也。鄭元曰。矜者。自尊大也。習鑿齒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唐莊宗滅梁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久長。吾無憂矣。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

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談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洪景廬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上蔡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薛文清公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尋常事處。置得公。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宜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英曰。余讀周易六十四卦。維謙一卦無凶爻。又嘗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也。人幸之。其窮也。人惜之。若夫矜者。率忌之惡之。若怪物焉。彼顧居之不疑。卒致名位俱困。雖其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令若是。

戒讒言

書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肥義曰。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江文通曰。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韓文公曰。市有虎而曾

參殺人。讒者之效也。李太白曰。讒者沮善者也。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爲讒。朱子曰。

讒口交鬪。爲亂之階梯。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蘇文忠公曰。小人爲讒

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之。楚懷王

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曰。王使屈平爲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楚平王使費無

忌爲太子建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

女。而絕愛幸之。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恐一日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放王曰。

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平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

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王怒殺伍奢。太子奔宋。班孟堅曰。仲尼患利口之

覆邦家。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卻。而晉厲殺。豎牛奔。仲叔孫

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誅。上官訴屈懷。

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泣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洪景廬曰。田單復齊國。信陵君取秦兵。周勃誅諸呂。陳湯誅邳支。廬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却苻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吞渾。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寇準決澶淵之策。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爲譖人所忌。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英曰。予觀上官大夫以下。讒口之機。概肇自瑣瑣之怨。卒至薦毒之慘。甚矣哉。孔子曰。以直報怨。忠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薦毒若是邪。雖然。讒口之來。禦之者且奈何哉。詩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有德也。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也。沈尹戌曰。智者除讒以自安也。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蘇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后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讒入之。言明無讒也。慎斯術也。讒何力之能爲。

戒訐言

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韓非子曰。彼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

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孔光曰。以計爲忠直。人臣之大罪也。楊惲性好刻害。發人陰伏。卒以此敗。吳明卿曰。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韓魏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言也。薛文清公曰。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英曰。人有隱慝。猶幸人不之知。煦煦然陽爲善也。乃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由此。

戒輕諾之言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子路無宿諾。顏師古曰。灌夫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呂大臨曰。張天祺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己病。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諾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胡文定公未嘗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卽常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苦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言矣。一言不可輕許人。

戒強聒之言

詩曰。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之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孟子曰。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崔駟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韓文公言箴曰。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嘔嘔以害其生邪。胡五峯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反。雖納忠而不愛。張子韶曰。終日譏譏者。爲善多不終。胡明仲曰。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汪氏曰。非可言之時。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中。或反貽其怒矣。邵康節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吳明卿曰。韓魏公知歐陽公。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蓋知其性偏也。薛文清公曰。未信者。不可強言以聒之。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鉤之。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入。彼將易吾言矣。

戒譏評之言

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

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語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嵇叔夜曰。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程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伊川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邵康節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胡五峯曰。以言人不善爲至戒。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涉世淺也。張南軒曰。工於論人者。察已常疏。曹武惠王局量寬博。未嘗言人過。范蜀公慎默。口不言人過。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崔遵度篤厚長者。口不言人是非。和平時曰。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官鑰。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位。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葉道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實無過。衆賓負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范益謙座右銘曰。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不言衆人所

作過惡。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恥之甚乎。人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英曰。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譏評。厚矣。然脫職司激揚。或論世取友。於以綜覆名實。又不可以譏評例拘也。雖然。論之過。要當原其心。不可泥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其誰賴之善。必誅心。恐矯飾之行。難罔其實。而天下無完人矣。漢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戒出位之言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曲禮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司馬溫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于伊川。伊川曰。初若泛論人才。則可。今

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公曰。出于君口。入于光耳。又何害。伊川終不言。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陽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言咕咕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司馬溫公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韓蘄王既罷典兵。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

戒狎下之言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薛文清公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英曰。左右小人。最善于言語。間窺人淺深而迎合之。一墮其術。未有不僨事者。子曰。近之則不遜。夫狎者近之也。其不遜之招邪。

戒諂諛之言

繫辭曰。上交不諂。孔子曰。上不答。不敢以諂。子貢曰。貧而無諂。子思曰。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宋元王曰。諛者賊也。荀悅曰。違下從上。則爲諂諛。王嘉曰。議政諂諛。則主德毀。孔叢子曰。馬

回以詔言得罪。鹽鐵論曰：富貴多諛言。陳咸剛直有異才，父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跪謝曰：大人乃教咸諛也。萬年乃不復言。太史公曰：周文處詔，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伊川曰：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胡文定公曰：詔者，獻佞以爲忠。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于詔。歐陽公曰：是是近乎詔。薛文清公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爲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詞以諛己，而作文詞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於此者乎。英曰：詔之於人者，求乎人之悅己也，而好人詔諛者，悅人之求己也，二者均失之正也。

戒卑屈之言

繫辭曰：失其守者，其辭屈。進齋徐氏曰：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誠齋楊氏曰：鐘薄者無震聲，德厚者無卑辭。筆疇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郁離子曰：

失時之言。毋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或疑卑屈之言類謙。英曰。所謂謙者。或以貴而下賤。或以尊而下卑。或以賢而下愚。若卑屈則齷然。喪其所以自守。何其陋也。故謙之言有類屈卑者。卓屈之類謙。綜其實不然。或問諂諛卑屈之言何以異。英曰。諂諛乎人者也。卑屈乎己者也。二者恆相因者也。

戒取怨之言

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旣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歐文忠公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却之。故人多怨之。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色厲則取怨。英曰。甚哉。言不可種怨于人也。若人言有可怨者。我當忘之也。

戒召禍之言

司馬溫公曰。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朱子曰。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此語最好。節齋蔡氏曰：人之招禍，惟言爲甚。故言所當節也。建安丘氏曰：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殃禍立至。中溪張氏曰：言語不慎，則招禍。尹氏曰：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吳文正公曰：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敗事。雙峯饒氏曰：孔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英曰：取怨召禍二戒，宜與直言惡言盡言妄言訐言讒言漏言譏評之言參看。或問怨與禍奚異。英曰：怨者，怒蓄於彼也。禍者，害流於此也。怨其禍之根乎。禍其怨之形乎。其倚伏也，恆相須。諂諛卑屈之言，失之柔也。取怨召禍之言，失之剛也。

言貴簡

程子曰：言以簡爲貴。德進則言自簡。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輔漢卿曰：大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徐羨之沉密寡言。呂許公許沉靜寡言。吳遵路謹重寡言。胡文定公恬靜寡言。

英曰：余觀繫辭所謂吉人，程子所謂德進，輔漢卿所謂信實，以至徐之沉密，呂之沉

靜。吳之謹重。胡之恬靜。則言之簡者。豈適然哉。

貴誠實言

程子曰。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交通。則言出而人信矣。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胡文定公之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陳氏曰。言欲當其實而已。馬季機曰。青苗之法。只是東坡兄弟議論得實。魯宗道易服飲仁利肆。真宗急召之。使者入門。移時行自仁和肆歸。中使先入曰。與公約曰。上怪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使者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曰。臣貧無器皿。酒肆備具。適有親客。遂邀之飲。真宗益嘉其誠實。劉元城曰。漢大臣說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攻金陵者。謂其爲林甫。盧杞。王莽。故人主不信。薛文清公曰。千言萬語。只有實。句句著實。不脫

空方是謹言。

英曰：知言之貴誠實，則戲言妄言巧言讒言輕諾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和平

韓文公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明道每與荆公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言貴婉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示意警之。人多退省愧服。程子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不合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薛文清公曰：辭婉必能動人。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鄰人也。鄰人有送其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卽對。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

定。唐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太宗惻然，遂毀觀。唐肅宗卽位，李輔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泣然泣下，然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英曰：自公子鋤以下四事，皆所謂言之婉者，真足以感動人心，而不費詞說，然鄰人之喻，非善繹思者，莫易悟。若賈詡以下三事，庶幾能撥動天理人情之機矣。易曰：「納約自牖，豈詡等謂邪。」

言貴遜

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曰：「諾，吾將仕矣。」程子曰：「孔子與惡人言，故遜詞，以免禍。」朱子曰：「遜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明卿曰：「言遜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耳。」慶源輔氏曰：「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新安陳

氏曰。言遜則易誦。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誦。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蹶蹶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明道先生爲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明道爲鄆縣主簿。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殺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司馬溫公入相。盡變新法。東坡言變法宜有漸。溫公不然之。色忿然。東坡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於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謝之。

英曰。自李文靖公以下四事。皆遜言之可法者。然文靖之遜。非吃三斗醋者不能。其納汗之道邪。若明道東坡之遜。可謂從容不迫而有條理者矣。大抵下之遜上也。其勢易上之遜下也。其勢難。

或問。婉言遜言何以異。英曰。婉者不直己之意者也。遜者不激人之怒者也。皆因人之不可與言不得已而有言。法當如是也。知言之貴和平。貴婉。貴遜。則直言。訐言。惡言。矜言。諂諛卑屈。取怨召禍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當理

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朱子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王沂公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韓魏公嘗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勝者亦自然不爭也。平菴項氏曰。言之淺深詳略。必各當其理。楊龜山曰。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只是爭氣。

言貴時

公明賈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瞽。雲峯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張南軒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也。胡明仲曰：不問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吳文正公曰：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薛文清公曰：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英曰：誠能簡矣，實矣，和平矣，婉矣，遜矣，苟發之不當理，出之不以時，譬之奕焉，不免失先後之著也。

言貴養心

伊川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否？程子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語順理。朱子曰：卽其言之失，知其心之病。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大率說得容易的，便是他心放了。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胡敬齋曰：言者，心之聲，心正時，言必不差。薛文清公

曰。心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言貴養氣

韓文公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氣忿則招拂。或曰。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朱子曰。心氣和。則言順理矣。吳明卿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詞必厲。惟韓魏公則不然。薛文清公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

英曰。苟欲發言當理。出之以時。而不知豫養乎心之正氣之利。將見本之則無。襲焉已矣。何乃罪心聲詞氣不似之哉。

言貴有用

古語云。一言可以興邦。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左傳曰。仁人之言。以利溥哉。顏魯公曰。齊桓公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蘇老泉曰。昔者君子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薛文清公曰。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

及於人。晁氏客話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潁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英嘗因晁氏客話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不敢代魯北鄙，藺相如一言而完璧歸趙，申叔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秦，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而寤主，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盎一言而徹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爲劉，蘇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而南唐城陷，無一人橫羅鋒鏑，寇萊公一言而決策親征，遼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關南地，韓魏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所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爲口實者也。其利不既溥哉。

第二十七篇 武德與謙讓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易謙卦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夫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乃屈而止於地中。是外卑下而內蘊高大。謙之象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君子以之治世。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俾大小長短。各得其平。是謙之爲義。不特爲君子自身謙德之象。亦爲君子治一世使有謙德之象也。故謙德之義有二。一爲修身。一爲治人。

夫四時之序。節滿卽謝。五行之性。功成甚退。故陽極而降。陰極而昇。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則散。年盛返衰。樂極生悲。此人之恆情也。昔仲尼觀欽器而革容。鑒損益而嘆息。此察象而識類。觀霜而知冰也。夫登峯造極。居高則危。踐盈處滿。稍動則損。故君子知盛滿之難持。每居德而謙沖。雖有高世之行。過人之功。而守之

以謙卑以自牧。外示卑下，而內蘊高大。外示柔弱，而內蘊剛強。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其德，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居高位，如天道之下濟而光明。在下位，則如地道之下卑而上行。居高在下，君子無不身尊而名顯。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君子以謙德修身，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吉也。

好盈自賢，矜功伐善者，俗之常情，而亦失敗之由也。好盈自賢，則德業不進，矜功伐善，則人心不服。內修日退，而外怨日甚，其覆亡必矣。君子則不然，在榮以挹損爲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遺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常忘善，故能以善下物，情恆存善，故能以善勝人。大禹謨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能過天下而不矜，故天下愈服其能，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功，不矜不伐，

所以去爭。去爭則無人毀其功能矣。荀子所謂爭之則失，讓之則至者也。故君子隱卽顯，微而名，辭讓而勝。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此之謂也。小人反是。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

然而謙讓之德，非時時謙而事事讓也。大概於權利之間，總以謙讓受益，而義務之事，則謙讓反爲自暴自欺者矣。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謙於權利，而爭於義務者也。權利者，一己之私，義務者，天下之公。爲天下之公，以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概，亦不以爲過。爲一己之私，則貴可忘，富可忘，富以貴而下民，以富而就貧，哀多益寡，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矣。史記：「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無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左傳：「襄十三年，晉荀罃士魴卒，晉侯蒞於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

壓辭曰。臣不如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晏子。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飾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魚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

者免。若此三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悅。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日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公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於君，退得罪於士，身死而財遷於他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君桓公，以書社正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上列三例，西伯教讓而得天下，范宣讓其下皆讓，而晉國以平，晏子公而忘私。

富貴而就貧窮，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是以令聞廣譽。君子以謙德修身，居尊而德愈光，居卑而人愈尊。雖涉險難，亦無患害，是以勞謙君子，有終吉也。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謙德者，君子所以受益之道也。荀子：「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担之於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土雖卑下，而無物不載，外視固陋，而萬物以生。君子甘居人下，而身修德厚，澤被天下，而不居其功，功愈大而謙愈甚，謙愈甚而益愈多。謙受益之道，與老子之說實爲一貫。老子後已章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於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配天章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又謙德章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

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此皆謙德受益之道也。江海雖大。而處於卑下。以卑下。而百川歸之。是江海以卑下而得益也。聖人欲在民衆之上。則言語必以下之。民衆之言爲言。聖人欲在民衆之前。則態度必以民衆之態度爲態度。必聖人在上。亦猶民衆之在上也。而不見其重複。聖人在前。亦猶民衆之在前也。而不見其害。聖人虛懷若谷。天下之民。皆爲其耳目手足。聞其言而信其心。感其德而誠悅服。從之如歸。若衆流之於江海矣。故欲上欲前。不必爭也。惟能愈爲下者。後者着想。自必實至而名歸矣。故爭者未必能爭。不爭之爭。始爲眞爭。配天章中謂之不爭之德。不爭之德者。不故用己力以去爭。惟利用他人之力。以達我之爭也。故善用人者爲之下。是卽恭養下士之道。有劉備之三顧茅廬。然後諸葛亮爲之用。以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漢高祖亦自言運籌帷幄。不如張良。斬將搴旗。不如韓信。飛芻挽粟。不如蕭何。然皆能用之。以成大業。善用人者。用人之長。以爲己長。若自恃才能。欲以一人之力。經營天下。此實大愚。非善用人者也。

謀國之道。老子亦主以謙德爲之。以爲大國謙遜。則四鄰之小國。莫不懷其德而往歸之。故以大國而下於小國。則取小國。若小國能事奉大國。則常蒙其庇蔭。而得安全。是

大國之力亦猶小國之力也。小國而能用大國之力，是所謂取大國也。謙德之效，小國大國皆適用之。孟子：「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孟子此章，與老子之謙德章，意義略同。惟老子之學，皆爲以柔克剛，以牝勝牡之道。俗云：軟繩可網硬柴，此以柔克剛也。牝爲常靜，而牡者常動。牝者雖雌伏，而實受益；牡者雖雄動，而實招損。西洋之騎士，爲女子而鬥劍犧牲，猶以爲勇。是女子雖柔弱，而能用人之勇矣。此卽老子以牝勝牡之道也。然天地之道，必剛柔並用。牝牡相生，始克有濟。老子之道，柔道也。牝道也。然天下不能專以柔，專以牝也。是在用之有其時耳。故易經謙卦三三，「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五陽位而陰居之，不富矣。陽實，富也。陰虛，不富也。不富以其鄰者，六四上六皆陰爻而爲六五之鄰也。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爲能聚人。六五在天子之位而不富，以天子之尊而不富，則人將愈親近之。鄰者近也。不富以其鄰者，謂不富而能使民衆親近也。如此執謙順以接於下，而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蓋君道不可專向謙柔，必須威武相

濟。然後能懷服天下。威德並者。然後盡君道之宜。而無所不利矣。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至「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讓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不勝其切。必須將其謙德。鳴而揚之於衆。雖居陰柔無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須剛柔相濟。今執謙順之德。已至極點。無可再謙。而人之不謙如故。則不得不振其剛武之威。聲罪致討。責他國之不謙。而使之謙。亦卽武裝和平之意也。夫謙者。本有實力在焉。如無實力。則弱矣。非謙矣。故謙讓之極。而人猶不悟其謙讓之志。且以爲畏已。故當一征而使外人向化。使人知我之非弱。而我之外示弱者。謙讓而已。

國之不競。非謙也。弱也。謙之於國。必集他國之長。爲己之長。他國之力。爲己之力。盡量吸收而融化之。則我之所得。皆爲他國之精華。而我之長處。我之力量。將駕乎他國之上。此非虛已受益之道。而不爭之德耶。故國可弱也。而不可以無謙德。若龐然自大。而內力空虛。將如輕氣之球。一觸卽破。而毫無所存矣。謙讓之道。實利之謂也。可以爭而不爭。則不爭之實利愈大。不可以爭而不爭。則爭之損失可免。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

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強弱之分，不在於爭一日之短長，而在於求內力之充實。不充實，則虛己以受益；充實矣，則不戰而屈人之兵。若至不得已，鳴謙而利用侵伐，謙讓之道，真武德之精神也。

第二十八篇 武德與知行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喜成功而恥失敗。然善且是而成功者少。惡且非而失敗者多。何哉。知之不足也。孩童不避水火。不知水火之能殺人。也。盲者不辨黑白。不知黑白之爲黑白也。不見高夏大堂。不知蓬華之陋。不遇西施。則東施亦且爲美。或心有所偏。則藍者爲青。紫者爲朱。善者爲惡。是者爲非。是故項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至死而不悟封建之非其時。梁武帝佞佛求福。餓死臺城。而不知佛氏不足尊。水濁不見影。燈翳不透光。所以然者。物蔽之也。物既蔽之。則所知不足矣。

故大學之要首在致知。而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致知者。致良知也。蓋能推致吾之良知。使無不盡。語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語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皆當尋究以求其理。然尤須在於格物。格物者。捍禦外物也。猶之金雜沙礫。淘之方可以求真。水滿洿池。澄之方可以還其原也。欲求知之止於至善。須先去其物之障礙。然後此心洞然。以通天下之感。致虛以立天下之有。至靜以該天下之動。而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既備。天理

存焉。此卽虞舜之所謂道心。王陽明之所謂良知也。然道心惟微。而有人心爲之障蔽。故必須驅除人心。使道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良知之說。亦與意及知識有別。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得知意之是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則無有不是矣。知識與良知亦有分別。夫知識者。良知之用。可學而能。慮而知。良知者。知識之體。不待學。不待慮。而爲自然之真誠惻怛。舍良知以求知識。則所知者必入邪妄。所學者必入異端。猶馬之無馭。車之無軌也。人處天地間。應事接物。隨處有意。隨處發生知識。惟能念念不忘。此良知之真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非單純求知識之謂。乃在求良知。能去其私意邪知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卽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致知功夫。必須致其良知。否則致其私意。致其邪知。則非大學致知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之本意矣。

然而物欲之蔽。私意之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稍一不慎。卽入歧途。馴至習焉若素。指鹿爲馬。亦爲當然矣。此王陽明所以有破心中之賊難說也。然天下事之成敗得失。其要在於知之真假而已。知得真者。卽有真理。循真理而行。則無有不成功者。猶之醫之視病。識其真因。則對症發藥。疾無不可瘳。知得假者。卽爲異端邪說。循異端邪說而行。則入

歧途而必致失敗。猶之庸醫視病，妄投藥石，病人必死。然天下事，往往真理少而異端邪說多。主異端邪說者，固亦自認其爲真理而非異端邪說也。何哉？物欲之蔽，私意之雜，不能辨別是非，故不得其真矣。坐井觀天，曰天小者，井錮之也。人能破去其所錮，致其良知，則置身於天地之間，留神於萬物之情，以天地之大，萬物之衆，爲自強不息可矣。若自大而不虛心，不學而自以爲多能，是皆私欲勝於天理，則所行所無不而爲私欲失。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之說，蓋深慨乎辛亥革命後之同志不知中山先生之計畫，使革命建設之大業格而不行。然竊謂與其認爲辛亥後之同志不知中山先生之計畫，無寧認爲辛亥後之同志缺乏致良知之功，而有物欲私意之蔽。故於革命建設之大業知之不真，行之不力也。夫辛亥以前，能隨中山先生一心一德，斷頭拆臂，赴湯蹈火而不辭者，非中山先生破壞計畫之易知而易行也。無物欲私意爲之蔽，真誠惻怛，同鳴相應，故雖萬難，知之真切，卽敢作敢爲。辛亥以後，同志或有惑於革命成功之說，墮於高官厚祿之奉，物欲私意，迷人如魔，則中山先生之建設計畫，較破壞易於萬倍者，因私意物欲之蔽，而亦謂爲理想，不肯奉行矣。故非建設計畫之難知，實良知之難得也。知難云者，致良知之難而

已。

方今文明日進。學如翰海。一藝之長。各有專門。畢生窮研。未可謂爲已足。苦以致知。格物之說。而盡將專門學問。一一窮研。苟非天神。孰能致此。况致知格物之義。亦非爲此。孔子大聖。樊遲問稼。尙曰「吾不如老農。」然則孔子亦豈爲不能致知格物者耶。由此可知致知之知。非知識之知。而爲良知之知。蓋知識無窮而不能盡。致良知則在於一心。可不學而能。不慮而得。人人可得而致者也。惟心中有賊焉。卽爲物欲之私。故致知在於格物。與物欲之私格鬪。能與物欲之私格鬪。而後可謂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大學之道也。是故修齊治平之功。本於良知之正心誠意。凡百科學事業。成功之道。一皆本於良知之正心誠意。神農氏有爲民療疾之正心誠意。然後甘嘗百草而不避。以至發明醫藥。哥倫布有尋覓東印度之正心誠意。遂冒巨險。破萬里浪。竟發現意外之新大陸。卽古今中外之志士仁人。或爲正義奮鬪。或爲人民請命。甘蹈釜鉞。殺身以成仁者。莫不本乎正心誠意。有以致之。是知一切發明家。冒險家。政治家。莫不先有正心誠意。而後有所成就。而正心誠意之本。卽爲良

知。有良知。則一切死生存亡禍福吉凶。皆不以爲意。蓋充其心以爲天地之心。推其情以爲萬物之情。一人之身已與天地萬物渾然一體。如此則一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吉凶。正渺乎其小矣。是以君子終日乾乾若惕。惟恐道心之或不固。個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吉凶。非所恐也。死生且不恐。豈畏行之難哉。故有良知之君子。行固易也。知亦易也。惟去心中之賊。以致良知。是爲難耳。

昔傅說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今吾乃謂非知之艱。行亦不艱。而爲知易。行易之說。抑又何也。夫動物之類。莫不有動。則莫不有知。腹饑莫不知也。覓食莫不行也。腹饑之知。與覓食之行。雖禽獸亦易爲之。此最淺顯之理也。更進而研究人類之知與行。則人人而有之矣。惟知識有深淺之別。行爲有善惡之分。有知識深者。亦有知識淺者。有行爲善者。亦有行爲惡者。知與行。人人而有。亦人人所易爲也。知識深者。未必爲善。行努力者。未必不惡。攷之歷史。禍國殃民者。都有極豐富之知識。及極堅苦之行動者。遠之如少正卯。近之如馬克思。其人莫不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視之若似行之則非。然一則遇孔子。七日而被誅戮。遂弭患於無形。一則生逢叔世。不逞之徒。緣爲

口實。致遺禍於無窮。少正卯與馬克思。知識不爲不豐富也。行爲不爲不堅苦也。而又難於致其良知。有所偏激。故其知行均有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之誤。又如王安石。非不可謂博學通儒。經國慮民者也。得君之專。施行之力。非無成功之望也。然急功好利。以致聚斂太甚。奸僞雜進。至於民怨沸騰。往勞無功。何哉。蓋亦鮮致良知之功。故未能盡格私意之蔽。蓋爲惡固盡私意。而爲善亦有私意者。其結果亦將與爲惡等也。太平軍光復漢族。改革社會。非不善也。然洪楊之徒。無良知之功。有私天下權利之心。假托景教。廢棄孔孟。不明環境。妄行共產。故曾胡左李之輩。得以覆滅之也。是知缺乏良知之知識。是爲邪知。缺乏良知之行動。是爲邪知。邪知邪行。愈豐富愈努力。則作惡愈甚。由此可知善惡成敗之分。不在乎知識之不足。更不在乎行動之不力。而在乎先致其良知。先格去其私意。然後可如指南之針。方向有定。又如取去有色眼鏡。則所視正確。如此。則所行所知。皆不失其正途矣。中山先生之知難。殆指此良知之難乎。若夫知識與行動。則皆易易耳。

且知識與行動。本非二事。行卽是知。知卽是行。王陽明曰。「知之真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

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
曰。「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則不足謂之知。故知行二者必會於一也。」夫學射則必張
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學理化則必實驗。學醫科則必診斷。否
則口說白話。紙上空談。知與不知等耳。觀乎科學家之發明。大率均由實驗而起。神農氏
嘗百草。而後知醫藥。華特見蒸汽。然後發明引擎。富蘭克林見雷光。然後發明電學。例不
勝舉。由此可知不特不知亦能行。且實行而後始知之也。文天祥曰。「所謂進者行之驗。
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
行也。非遠罪也。」（見題戴行可進學齋文）是可知行者。知之本。行一分可知一分。行十
分可知十分。不行則永無所知。卽讀書窮理學問思辨。亦行也。書不讀。則書自書我自我。
不知也。必持書而讀之。然後書之知卽爲我之知矣。推而至於窮究天下萬物之理。得其
理則天下萬物之理卽爲我之理矣。此卽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也。學問思辨以
窮理。莫不如讀書。同爲行動。由此可知非行則無以爲知。能行則必能知。故知行合一。行
卽是知也。又如建築家。自學校讀書。而後知建築者也。勞工泥匠。肩挑手砌。在工場實驗。

而後知建築者也。同爲建築，同能知之，惟知之有深淺精粗之別耳。然勞工泥匠之實行建築，亦不能不謂之知也。且往往有建築家缺少經驗，常有不如老練之工頭者。可知專恃讀書之求知，當不如實驗中求知之深且切也。且所謂知識者，經驗之報告也。經驗者，行動之事實也。是則知識乃行動之果，非先有知識而後有行動也。故中庸「曰利行，曰勉力，曰力行。」皆所以注重於行也。亦即所以爲知也。蓋不行而求知，是則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者矣。然世之知行之說，往往以良知與知識併爲一談。是以聚訟莫決。知識者，即行即知。良知者，知行之母。孔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則無良知者，不可以作爲，不可以爲真知也。明矣。

世人之患，不在於無知識，而在於不行。不患不行，而患不能致良知。不患不能致良知，而患不能格物，以與私意物欲格鬪。果能格去私意物欲，則天理公道自存。如撥雲霧，則日光普照，無物不見矣。然人之氣稟，由於宿業，有致良知之功。如日光者，則譬爲聖人。爲月光者，則譬爲賢人。如燈光者，則譬爲善人。良知之推之遠近，即爲行之遠近。行之遠近，即爲知之精粗。由知識之精粗，而有功業之大小。有爲一鄉之善人矣，有爲一國之善

人矣。有爲天下之善人矣。要之其成功。不過爲大小之別耳。反之。有爲一鄉之惡人矣。有爲一國之惡人矣。有爲天下之惡人矣。其爲失敗。亦大小之別耳。然成功與失敗者。莫不有知識。亦莫不力行也。一則知愈豐富。行愈努力。則成功愈大。一則知愈豐富。行愈努力。則失敗愈大。由此可知成功與失敗。不在知識與力行。而在於出發點之是否正邪耳。正者則愈行而愈成。邪者則愈行而愈敗。正邪之分。是非之辨。實爲成功之母。此所以大學之道。首須致知格物與王陽明之所謂致良知。然後得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矣。

第二十九篇 武德與兵器

古時謂戰器爲兵。周書大聚注曰：「兵者刃也。」呂覽慎行注曰：「兵者戈戟劍矢也。」穀梁莊二十五傳注曰：「五兵者，矛、戟、鉞、楯、弓、矢也。」後漸以執兵之人亦號曰兵。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呂覽論威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韓非子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漢書鼂錯傳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淮南子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末也。」凡此兵爲凶器，戰爲危事之說，例不勝舉。兵凶戰危之思想，遂成爲我民族重文輕武之根由。卽管子以霸者之佐，亦以謂「兵非備道至德。」故我國士大夫間，卽不以佳兵爲不祥，亦以兵非備道至德而輕之。其重文輕武，不亦宜哉。

然而重文輕武之結果，致漢有白帝之辱，晉有五胡之亂，宋亡於匈奴，明亡於韃靼，今將舉國而爲臣妾，大禍臨頭，其佳兵之不祥耶？抑廢兵之不祥耶？昔承桑氏之君，修德

廢武以滅其國家。（見吳子）宋襄公亦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遂至滅亡。總觀史乘，興者莫不以武而亡者莫不廢武，當其方興之世，卽中佳兵不祥之毒。秦始皇統一，卽燬兵鑄金人十二，自漢以下，鼎定之後，莫不制裁武人，崇尚文教，迨及武力已衰，變亂又作，此所以一治一亂而靡已也。夫武爲生存之本，國之大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之有兵，亦猶天之有秋冬，人之有手足，鳥之有兩翼，獸之有爪牙也。自然而生，亦自然而用，無所謂凶，亦無所謂危。兵者生生之道，衛己衛人者也。殺之卽所以生之，不殺卽不能生存，故殺人之兵，卽活人之兵也。惡人不殺，卽善人不能生矣。善人無兵，卽不能爲善，故兵者爲善之資，吉器也。凶何云乎哉？不祥云乎哉？

雖然，世固有窮兵黷武者矣。逞一己之私欲，而殺人盈野，持一己之強暴，而凌虐弱小。仁人君子，怒焉憂之。兵凶戰危之說，殆由此起。此不知根本之說也。以此而與惡人言，則如與虎謀皮，與善人言，是令其速亡。夫兵自來者久矣。黃帝造弧矢之利，戮蚩尤於涿鹿，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三苗，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騫有扈，以行其教。湯武放伐，爲民除暴，是知欲行大義於天下者，舍兵莫屬。故兵者義之用，道德之極則也。無兵

則今日之天下。蚩尤之天下也。桀紂之天下也。洪水猛獸之天下也。則炎黃華胄。豈得生存於今日之中原哉。仁人君子。亦豈得談仁說義哉。是知兵者爲我民族生存之根本。而曰佳兵不祥。兵凶戰危者。豈非忘本之論也。

兵固不得已而用之。然非凶器也。戰固危事也。然忘戰必危。以兵去兵。兵吉器也。以戰去戰。戰生事也。說兵凶戰危者。但知兵戰之足以殺人。不知兵戰之足以活人也。去殺人之兵戰。而活人之兵戰亦去矣。則烏得不亡哉。故兵戰爲人生神聖之義務。立國之第一要義。有事無事。皆不可不備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戎二者。並爲神聖。是故日本視兵器爲神器。殆卽此意。今世對軍旗國旗以行敬禮。亦神而視之之意也。

兵戰之道發於自然。有事則以之禦侮救亡。無事則以之治產營生。猶人之手足。無事則雍容揖讓。有事則坐作擊刺也。亦猶獸之爪牙。無事則利用之食物。有事則利用之防禦也。世惟生產工具與武器合一。生產方法與戰事合一者。則其國必富強無疑。秦之興也。賴有商鞅之農戰政策。元之興也。賴有游牧民族弓馬之特長。英之興也。賴有島民經商之航船。是皆生產工具與生產方法與兵戰合一者也。姜尙於六韜之農器篇。關於

此義發揮最詳。今錄之如下。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笠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鑿鍾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用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鋸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在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安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太公之所謂「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者」，卽生產工具與兵器合一之道。若夫「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鋸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云云，卽生產方法與戰事合一之道。考之近世列強，亦

莫不採用此法。其耕田之火牛，Tractor 則戰時之坦克車也。其航行之飛機，則戰時之爆炸戰鬪機也。其運貨之商輪，即戰時之輸送船與兵艦也。其乘客之火車，即戰時之鐵甲車也。其製造各物之工廠，則戰時之軍需工廠也。其醫院，則戰時之野戰病院也。乃至一切生產之人，平時習於生產者，戰時則無不一變而爲戰士。此皆生產工具與兵器合一。生產方法與戰事合一之道也。凡其國愈能兵戰與生產合一者，即其國必富強無疑矣。

今爲國者，往往耗無量數之金錢人才，以從事於軍備，如兵艦也，飛機也，坦克車也。強則強矣，然非爲兵之善者，耗無量數之金錢人才，閒置於不能生產之地，其爲浪費，不亦甚哉。善爲兵者，當盡其智能，使生產工具均可一變而爲兵器，生產之人均可一變而爲戰士。平時之製造訓練，隨時隨地均可爲戰時之用。人民軍隊化，機械軍械化，吾人於富強之道，欲迎頭趕上者，舍是則無他道焉。然而以今日中國人民重文輕武之積習未除，機械之應用未遍，生產方法猶手工業之生產也，手農業之生產也。因是於戰術上猶以大刀隊爲利器也。雖戰爭之勝利，決於白兵，然飛機大砲之威力，已早使持白兵者燬滅無餘，其必致敗亡，猶以卵之擊石，彰彰明甚。故有以謂白兵足以制飛機大砲者，是猶

以鋤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同爲不通乎兵者之論也。管子兵法篇曰：「利適器之至也。用適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故兵之強弱器械之利鈍其要端也。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陣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陣礮以擊之。舟悉沈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見大學衍義補器械之利下）是則元人尙不特長於弓馬。抑且利用礮攻矣。宋之覆滅原因固非一端。而不能抵禦元之弓馬大礮。實亦覆亡之主要原因也。明室之亡亦亡於弓馬及紅夷大礮而已。是以明邱濬慨乎當時弓馬之缺。曰：「國家有十萬善尉之兵。內可以制盜賊。外可以制夷狄。禍亂不作。而國勢奠安矣。」可見當時缺乏善射之兵也。若夫紅夷大礮則因耿精忠之叛降而失。故明之不能敵清者。弓馬及紅夷大礮之不敵耳。

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唐之足以威加四夷者。其器械之利亦一要端矣。拿破崙縱橫歐洲。亦以利砲取勝。一二四一年元軍侵入俄國之利古克。

古亦使用火器。而德國勇強之騎士。於一四七六年之際。在摩拉頓那希之戰。則大敗於砲兵。歐洲騎士。由此衰落。卽上海一二八之戰。日本亦以飛機大砲取勝。管子曰「器械巧。則伐而不費。」是知器械之工者。勝利之所繫焉。且將來之戰爭。器械之戰爭也。而器械之製造科。工之學也。吳稚暉先生之科工救國論。洵爲至言。西洋因科工之發達。而生產工具由手工。而至於機械。因生產工具之機械化。而戰爭之器具亦進而爲機械化矣。因戰爭器具之機械化。而戰爭之法。亦非有科工之學者不足戰矣。故練兵不如精器。精器不如科工。而科工之學。莫如以生產工具與兵器合一。

今吾人提倡科工之學矣。當知科工之學。爲富國強兵之道。學科工爲生產也。富國也。學科工爲精器也。強兵也。懸茲二標。朝夕從事於斯。則其效果可計日而待者。然科工之學。提倡亦既數十年矣。而科工之不發達如故。卽使稍有進步。較之西洋。尙瞠乎其後也。夫科工之學。非難事也。習焉用之。夫人而能。今我國之生產。尙不脫於手工業與手農業之時代。窮鄉僻巷之人。見機械之應用。尙有詫爲神怪者。則欲躋富強之域。誠迥乎遠矣。夫科工之不能發達。原因固多。而科工之教育。不得其道。尤其要者焉。余昔一科工之

學生也。至大學二年始讀熱力引擎 *Hert Engine* 之學。繪圖案。讀定律。算公式。引擎之實况。仍茫然不知也。至四年級始專攻一門。而爲時僅一年。卒業之後。且靦然以工程師自居。幾何其不爲工頭 *Foreman* 所竊笑耶。中國科工之學。其情形乃大類於科舉。其實科工之學。非難事也。以無線電原理之神奧。今用之者。孩童亦能之。以飛機汽車構造之神奇。今用之者。稍習練焉。夫人而能。夫機械者。熟能生巧。世界之大發明家。大半非出自學校。專心致知於機械之構造。一農夫工人亦可得而發明者也。昔管子教四民分居而處。士之子學士。農之子學農。工之子學工。商之子學商。則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以其能以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也。今吾人固不必盡採管子之法。然亦可以師其意也。故科工之學。不必待有學校。而後可以爲學也。生產之所。卽科工之學校也。生產之父兄。卽科工之教師也。故欲求科工之發達。不在科工教育之發達。而在科工應用之普遍。省不急之費。去奢靡之資。節衣縮食。以從事機械之生產。多一機械之應用。卽多一科工之教育。多一科工之生產。於是生產與教育合一矣。生產與教育合一。則人人皆能生產。而國富矣。

生產與教育合一。可以富國。而生產工具與兵器合一。則可以強兵。今之戰爭。科工之戰爭也。科工發達者。則兵器自精。如航空發達者。空軍亦必發達。航船發達者。海軍亦必發達。平時以爲生產者。戰時卽以之爲武器。若平時之飛機。戰時可一變而爲空軍。平時之航船。戰時可一變而爲軍艦。平時耕田之火牛。Tractor 戰時可一變而爲坦克車。乃至平時之機械廠。可一變而爲戰時之兵工廠。平時之生產者。一變而爲戰時之武士。一切生產工具。皆須成爲機械。方合近代之生產。一切機械。皆須合於戰時之武器。方可成爲近代之戰爭。一切人民。皆須習於武事。方合於近代國家之人民。生產工具機械化。生產工具武器化。生產人民軍事化。則國未有不能富強者矣。

第三十篇 武德與技藝

技猶藝也。技藝者，才能也。巧力也。天生萬物，陰陽互異，寒暑來往，各適其性，是天地之才能也。巧力也。聖人治民，賢愚不同，因才器使，各適其用，是聖人之才能也。巧力也。技藝者，所以旌智節能，作物造器，利用厚生，統事御羣者也。天地之所自然，人生之所不能已也。人莫不欲飲食起居也，而所以能飲食起居者，則技藝也。同一飲食，而有糟糠珍饈之別。同一起居，卽有宮室茅茨之分。其所以致分別者，則技藝也。人類莫不圓頂而方踵，而有文明野蠻之不同。所以然者，則技藝也。人無犀利之爪牙，不如猛獸。人無兩翼之高翔，不如飛禽。然猛獸飛禽，俱爲人用。何也？人之技藝勝之耳。我中國土地之廣，人不如我。人口之衆，人不如我。然以廣土衆民，俱爲人迫。何也？人之技藝勝之耳。獸雖猛，鳥雖飛，而不敵人類之網罟弧矢。土雖廣，人雖衆，而不敵人國之飛機大砲。由此可知，生存之理，在於爭技鬪巧。優勝在於尙技，劣敗在於棄智。此自然之公理也。禮記坊記：「子曰：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尙技而賤車，則民興藝。」凡爲國家者，必須獎勵技藝，而不吝

於賜車。然後民興於習藝。而國家賴以存焉。夫國家之所以能存在者。賴有武力也。而武力之所以能成爲武力者。賴有技藝耳。漢書藝文志。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曰。「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由此可知。技藝之於武力。勝負之所繫焉。技藝勝者。武力必強。技藝劣者。武力必弱。不特此也。武力者。根本卽爲各種技藝之結晶品也。由蒸汽機之發明。而後有鐵甲車。巡洋艦。由馬達之發明。而後有飛機。無線電。由火藥之發明。而後有大礮機關槍。一切利用厚生之具。莫不可爲爭殺鬪伐之用。德意志之強。世人莫不知其爲軍國主義也。雖其所以成爲軍國主義者。不一端。而有一克虜伯廠。其要者焉。克虜伯者 Alfred Krupp 一八二〇年前。一小鐵匠耳。以一小鐵匠而足以強國。則百工技藝之於武力。豈可忽乎哉。

技藝之於人生。如魚之於水。不可須臾離也。禮記少儀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士之翅。而藝者。士之水也。魚無翅。則不能成魚。翅無水。則不能成游。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故士無德。則不能成士。德無藝。則不能成德。必須依於德。而游於藝。德藝兼資。文質彬彬。然後可以爲士矣。德者何。案周禮。師

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彼汪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又案周禮。大司徒職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又中庸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總之。士之依於德者。不出於此三德。六德。達德也。藝者何。六藝也。周制。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二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也。三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四曰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六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總之。禮者。知揖遜之威儀。樂者。達節奏之高下。射則明五射之法。御則熟五御之節。書則明六書之品。數則知九數之計。是皆才之所長。故命之爲藝。雖然。時異勢遷。今古不同。六藝之學。固不必泥於古。師其意則可矣。譬如五射之法。昔用弧矢。今用鎗礮。五射者。固未嘗不可以飛機射擊。大礮射擊。機關鎗射擊。步鎗射擊。魚雷射擊等等以代之。五御者。固未嘗不可以駕御飛機。駕御汽車。駕御輪船。乃至騎馬。游泳。以代之。六書者。固未嘗不可以曉通中日德法美俄等文字以代之。九數者。固未嘗不可以數學。物理。化學。農業。電機。機械。土木。礦學。

商業等以代之。至於禮樂之妙，與天地同流，今古雖遠，其道則一。應時趨變，是在適用而已。今之士者，以此三德六德爲本，而以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用，則士之所以能博古通今，新舊兼資，才藝雙全，言行一致者，盡在此矣。

古之教士，必以實學實學者，學而能致用者也。是以禮記學記曰：「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藝者實用者也。有實用之藝，而後所學有所用。技藝之用度愈廣，而士之學藝者，必羣趨而樂從之。水大則魚聚，藝興則士集，興其藝，所以獎學也。不興其藝，而令其學，此所以六藝廢而眞士鮮矣。且夫學者學藝而已，去藝而學，則所學者皆不能成才。馴致窮年累月於詩詞歌賦之雕蟲小技，而居然以士傲於世，且居然以之爲經國治民之具，學之不興，世之不治，馴成爲一切不競之禍階，皆不知學藝之故耳。周制：「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大司徒頒職事十二於邦國都鄙，又以六德六行六藝賓興萬民，而鄉大夫州長黨政閭師保氏司諫，皆以藝術教民而糾察之。」可知古之教民無他學，藝術而已。按周禮天官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

泉。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又「地官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凡此九職十二事。鄉三物者。要之所謂德行道藝而已。古時德藝兼修。於此可見。

夫行繫於德。事由於藝。非德無以爲行。非藝無以成事。車之如何行駛。德之事也。車之如何製造。藝之事也。武力亦然。武力之如何使用。德之事也。武力之如何成就。藝之事也。御者無車。則不能施其技。有德者無武。則不能行其德。不特此也。御者必習於車。然後能御。不習於車。甚至不見於車。而曰能御車者。未之有也。有德者亦必習於武。然後能用武。不習於武。甚至不見於武。而曰能用武者。未之有也。是以非車無以爲御。非武無以爲德。此所以德行道藝。必須兼資者也。自尙力尙德之說起。而德藝漸分爲二途。自德藝分而德藝之本旨失矣。尙德者以謂不必尙力。尙力者以謂不必尙德。不知德之所以爲德。正爲力也。力之所以爲力。正爲德也。三德六德達德者。不過力之上。如御者之事也。五禮

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者。不過力不下。如車之事也。是故禮記樂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先後。知所終始。則近道矣。」可知德行道藝。不過上下先後之不同。本末終始之各異。然先王非此無以制天下。聖人非此無以近於道。而後世以謂德上而藝下。德本而藝末。遂重德而輕藝。下技末藝。以謂雕蟲小道。士大夫所不屑學。於是德藝分而聖道失。下末賤而德不行矣。夫有上有下。然後後天地。有本有末。然成萬物。上下本末。未可或缺者也。觀大學之道。何嘗賤末而貴本。故其主旨。即當今之科學方法也。科學方法者。有本有末。有終有始者也。一加一而不得二者。即不成其爲科學。故科學者。最注重其結果者也。所謂末者。其結果也。故科學之道。最重技藝。有德之士。不重技藝者。是無誠心以行德也。則德之爲得。終不得矣。是猶一之未加一。而二之終不能得也。數千年來。士大夫貴本而賤末。重德而輕藝。是以雖有王道天下之理想。而終不可得。不特不可得。且即以所重之德。亦不成其爲德。而技藝之落後。固無論矣。自海禁開。而弱點暴露無遺。至於今日。而敗亡之危險尤甚。此皆由於尙力尙德之謬說。以致德不成。武不

有藝矣。

夫生存之道，莫不由武。技藝之興衰，武之優劣見矣。觀乎今之武藝，與其發展之過程，而國家之盛衰，可瞭然也。然今之武藝，殆莫不利用火攻，而火攻之發明，乃遠自我國。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火人者，燒其人也。火積者，燒其芻糧也。火輜者，燒其輜重也。火庫者，燒其財貨也。火隊者，臨戰之時，以火礮、火車、火牛、火燕、火箭、火鎗、火藥、火器、火簾、火石、火雞、火獸、火兵、火弩之類，以焚燒其隊伍也。證之歷史，用火人者，如班超令士順風縱火，而鄯善震怖，陸遜勒兵，各持把茅，火攻蜀軍四十餘營，而先主夜遁，黃蓋以舟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焚燒魏軍，而曹操敗北。孔明引蠻兵至盤蛇谷，盡燒之，是也。用火積者，如崔乾佑以草車數十乘，攻燒哥舒翰之氈車，劉賈燒項羽積聚，而楚軍乏食，高潁燒江南房舍儲積，而陳人益敝。孔明燒曹軍博望之屯，是也。用火輜者，如曹操知袁紹輜重屯在烏巢，自將步騎，抱薪燔之，而袁軍驚潰，是也。用火庫者，如李師道等畏討罪，陰使人燒唐軍器府，是也。用火隊者，如田單以火牛數千，焚攻騎劫，江道以火雞數百，焚攻羌衆，段韶以火弩攻桓谷，皇甫嵩勅兵士束火。

投張角之營。諸葛亮進兵攻郝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死。是也。然火攻之法。雖發明於我國。然以兵凶戰危。尙德不尙力之說。不特不能從事改良。且一切奇技神藝。至於失傳。如帝王世紀所載。「奇肱氏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湯復作車。遣賜之去。」飛車云云。殆卽今之飛機歟。又三國志所載諸葛亮作木牛流馬。殆卽今之坦克車之流歟。凡此已皆失傳。馴致造成今日不競之禍階。亦可嘆矣。

觀乎西洋之隆盛。莫不由於武藝之發達。爰將其武藝發展之過程。如鎗。礮。飛機。軍艦之類。依次序述其概略。其亦國人之所樂聞者歟。

今日武器之最普遍者。厥爲步槍。然步槍之起原。已不得而詳。其殆我國古之火鎗歟。然阿拉比亞人亦曾用黑色火藥。納入鐵管。裝於木製之圓擣體內。而應用於北阿非利加。十四世紀末。法蘭西人意大利人荷蘭人作手礮。Hand Cannon。以火索點火。十五世紀之後半。發明火繩鎗。Match Lock。用火索近火門。而點火發射。於十六世紀。發明車輪發火裝置。Wheel Lock。之鎗。用黃銅鑲與車輪之摩擦。而發生火花。以之爲點火之具。此

種鋼與燧石之點火法。實爲步鎗發展之一大紀元。稱之爲燧石發火裝置。Flint Lock。自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中。發明種種之後裝式鎗。鎗之發達史上重要之雷汞。係十九世紀之初。英人威克思 Joseph Wix 所發明。用打擊法發火。於是作動敏活。發火迅速矣。在一八四〇年之際。最初應用。十六世紀之際。已有後膛鎗之發明。其後由拿破崙之獎勵。法人包雷 Panley 努力而完成之。在一八四〇年際。普魯士首先採用後膛鎗於陸軍。一八六六年。法蘭西亦倣效之。爾後後膛鎗之製法。風行於各國。爲德意志之毛瑟。Mauser 俄羅斯之波定。Berda 英吉利之馬丁尼亨利。Martini Henry 皆爲著名者也。一八七七年之俄土戰爭。土耳其軍使用美國之亨利輝乞師脫 Henry Winchester 連發鎗。威力強大。頗著聲名。於是列國競用連發鎗。用小口徑。用無煙火藥。至於現在步槍之發展。已不如多少。均已採用自動式步槍。其至最新之作戰。收以機關槍代步槍矣。

大砲之起源。見於唐書者。有將軍砲。以機發石爲攻城。一一六一年。采石之戰。南宋之虞允文。用霹靂砲大破金軍。一二三二年。元軍圍汴京。金以震天雷守之。南宋末。元以西域人亦思馬因與阿老互丁所造大砲攻襄陽。是爲中國戰事用火砲之始。考之西史。

砲係一三二六年。最初鑄造於意大利之弗羅蘭史。一三四六年克來西之戰役。英軍使用火器。法軍爲之大創。一三七八年作青銅砲。十四世紀之末葉。作大口徑砲似白砲。一四一三年。默罕默德二世攻君斯坦丁諾時。曾使用白砲。十六世紀之後半。作加農砲。然皆係前裝砲。彈丸如球。十六世紀之中。德國作後裝砲。機構仍不完全。殆至十七世紀。因科學之進步。始有彈道學之研究。一方因工藝之進步。而造砲術亦漸發達。於是野砲。山砲。攻城砲。海岸砲。海軍砲等。相繼而出。但皆爲滑腔式砲。至一八四五年。意大利始創腔線於砲之內腔。更因閉鎖機之完成。而滑腔砲遂廢。後裝式施條砲之時代至矣。同時廢球形彈而爲長彈。法蘭西創始裝箍砲。英吉利於一八五四年。阿意末思脫倫克發明優秀之尾栓。於是各種後裝砲之創製。在造兵界中放一異燦。且德意志於一八二〇年。克虜伯已將其在愛生市之製鋼廠開始經營造兵業矣。由是作後裝式大口徑砲之鋼砲。在一八六五年。美國之喀脫林克有輪回砲之設計。茲爲機關砲之先鞭。一八八三年。英吉利作鋼線砲。一方因冶金所之進步。德國在一八九一年。用尼開羅鋼作野砲之材料。一八八〇年中。有無煙火藥之發明。各種之火砲。威力頓高。各國遂爭先採用新式砲矣。

一八九七年。法蘭西採用砲身長後座式野砲。於是天下均以爲模範。終十九世紀以至於二十世紀。莫不在於可驚之進步與競爭之中。由各國新銳兵器之設備。而釀成日俄之戰。乃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以後之大戰也。乃新式武器試驗之第一機會也。遂遣造兵界一重大之教訓。以至促成其後二十年間武器急速之進步。世界大戰之際（一九一四——一八）世界列強。殆以最新式之武器全部參加矣。而大戰中新武器之發明尤多。其中以德國之四二糧攻城砲與長距離砲尤爲特色。大戰中列車砲與迫擊砲尤爲盛用。大戰後。進步之第一爲自己緊縮砲之完成。第二爲內管取換砲之發明。第三爲野戰材料之進步。於射界之增加。尤可注意。戰前射界在十度以上。而今之野砲已達四十五度。其他陸軍砲亦有同樣之進步。射程亦有顯著之增加。列車砲在戰後於美法二國有特別之成功。高射砲亦有顯著之進步。如測距儀。通信聯絡及計算等。均隨數理學而進步。下期砲爭之激烈。殆不難想像矣。而如何擊破戰車之對戰車砲。其型式及口徑等等。又爲今日造兵上之大問題也。

飛機之起源。見於我國史者。有奇肱氏之飛車。又韓非子。一墨子爲木鳶。三年成飛。

一日而敗。」又鴻書「公輸般爲木鳶以窺宋城。」所謂飛車及木鳶實皆飛機之濫觴。西洋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之憚西 Leonardo da Vinci 亦有人力飛行之設計。然乏實現性。固不脫於夢想之範圍也。十九世紀末葉人類之飛行始有實現之可能性。經英國之馬克西孟畢羅加。德國之李理恩泰爾。美國之蘭克來。向霞脫。法國之矮台羅等。從滑空機 Cider (利用空氣無發動機者) 而附以動力。由航空力學初步之開發。進而解決人類之飛行問題。繼此等先覺者之後。而有美國賴綺脫兄弟 Wilbur and Orville Wright 於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北開羅拉綺州。作歷史的最初之陸上飛行。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國亨利法勃 Henri Fabre 最初作單葉之水上飛行機。美國自一九〇四年以來。製造航空之發動機。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柯的思 Glenn H. Curtiss 成功水陸兩用之飛行機。更於一九一二年發明最初之飛行艇。其後日益改良。陸上機之速度。在一九〇六年每時爲四一・二九二。基羅密達。至一九三二年。已每時爲四七三・八二〇。基羅密達矣。水上機之速度。在一九二二年。時爲二八〇・一五五。基羅密達。至一九三一年。每時已達六五五。基羅密達矣。今則飛機之應用。範圍日廣。二十世紀之時

代已爲鐵鳥之時代矣。而將來戰爭勝負之數。尤以飛機之優劣多寡以爲斷。如偵察機也。爆炸機也。驅逐機也。乃至如巨型之飛船也。空中戰爭。而國家民族之生命繫焉。技藝之關係於生存。豈淺鮮哉。

我建國於大陸。海外之發展甚少。唐高宗時。使劉仁軌率一百七十艦伐高麗。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爲丹。元時陸軍之勢。雄甲全球。橫跨歐亞。爲亙古所未有。惟海軍非所素習。征日之際。爲巨浪所沒。致僅片甲而還。明初鄭和出使南洋。曾造巨艦。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容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而南洋羣島由是而成爲中國之殖民地矣。有清光緒甲午年前。我北洋軍艦定遠鎮遠至橫濱。威容甚盛。日人憚之。水兵登岸。以細故與日警衝突。華官要求禁日警帶刀。日本從之。引爲大恥。時東鄉平八郎觀我艦。獨以爲不足畏。彼據爲評斷者。因見中國某艦上。有水兵以所洗濯衣服。晾於大砲上。謂爲不知兵器之莊嚴云。果也。中日之役。我海軍盡爲覆沒。自後一蹶不振。至於今日。海軍已有若無矣。反觀列強之海軍。莫不精益求精。而噸位數量之競爭。尤斤斤較量焉。考海軍之發展。十七世紀以降。僅用於遠征海賊。與夫爲陸軍之輸送軍需。

而已。然自一六五二年乃至一六七四年。美國對荷蘭之戰爭後。即以驅逐海上之敵。獲得制海權。爲海戰之要訣。其後推進機械之發明。軍艦之製造。遂益發達。自互特鐳式汽機之發明。一八〇七年。勞勃脫弗羅通。於黑尊河之汽船運轉成功以來。軍艦更益進步。一八六一年。美國開始用鐵材建造軍艦。至一八七三年以降。軍艦之製造。總以鋼爲材料矣。自日俄戰役之後。由戰略及戰術上之要求。建艦史上即有一大改革。自日俄之戰。以至世界大戰。各國大以巨艦大砲爲主義。自世界大戰之後。更促進軍艦之進步。如巡洋艦。潛水艇。水雷艦。航空母艦等。日益求進。於是有華盛頓及倫敦之海軍制限會議。於備砲排水量等均協議有一定之標準。但科學之進步。無有止境。軍艦之威力。豈備砲與排水量所可限制哉。海軍爲國防之要圖。而我海軍則有等於無。豈復有國防之可言哉。

自科學之昌明。機械之發達。兵器武藝均隨之而進步。現在之新兵器已力求其機械化。而將來之戰爭。實爲科學之戰爭也。故科學發達之國。即具有優勝之武力。而能得偉大之生存。反之。科學落後之國。武力即爲落後。而欲圖存難矣。觀歐美科學機械之進

步。而後有兵器武藝之進步。而兵器武藝之進步。遂成爲歐美致強之原由。夫科學機械者。技藝也。有國者不可以不尙技。奈何我國士大夫以賤技末藝視之。不亦謬哉。